

吳縣汪榮寶
武進許國英
編纂

清史講義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史講義

第三編 憂患時期

第二十一章 嘉慶朝各省之亂事

大亂之
原因

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號稱極盛。既略如前編所述。然中葉以後，和珅用事，養成內外官吏貪墨之風，吸收民間數萬萬之母財，以置諸不生產之地，而民間始患貧矣。自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決，舉康熙以來綠營兵額之不足者，一一挑補，驟增兵六萬五千，歲添新餉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須用七千萬，而帑藏始大絀矣。（詳見曾國藩咸豐元年簡練軍實疏）以財力之日絀也如彼，而各直省人口之增殖，其速度又有可驚者。據乾隆末年之調查，各省丁口凡二億九千七百萬餘，較諸雍正末年人口二千七百三十五萬餘，康熙末年人口二千五百三十八萬餘，驟增至十倍以上。如是人口財富，相爲反比例，而豪民始疾苦思亂矣。當乾隆五十六年，內閣學士尹壯圖，嘗以「督撫藉詞賠項，勒派屬員，倉庫遂致虧缺，商民蹙額興歎」等語，具摺奏聞。顧以事無左證，反得欺罔之罪，而下情始壅於上聞矣。亂源之醞釀，既非一日，於是乾隆六

湖貴苗
地之沿革

十年發難於湖南貴州間之苗民。越明年嘉慶改元。而湖北四川之白蓮教徒紛然繼作。九年之間蔓延五省之地。同時東南沿海有海盜之亂。戡定未幾。而河南山東直隸間有天理教徒之亂。二十年中羣盜如毛。此仆彼興。迄無寧歲。諸役中以白蓮教徒爲最劇。而苗民之變。又教徒之亂之導火線也。今各撮其顛末。依次略說之。

湖南貴州接壤之處。有臘耳山山脈。緜亘其北方。其附近一帶。自古苗獠聚居之地也。當明時。朝廷以鎮撫此等蠻族之故。設永順等處軍民宣慰司。屬湖廣都司。清初因之。及康熙四十三年。始以尙書席爾達巡撫趙申喬剿撫之結果。增闢乾州鳳皇兩直隸廳。降生苗百四十寨。雍正初。鄂爾泰經略西南。斷行改土歸流之策。廣西雲貴諸土司。既次第征定。於是永順等土官。懾其餘威。自請獻土。清廷籍其地爲一府四縣。又於乾州之北。增設永綏。廳城故在今永綏城南。當辰州府治正西三百里。嘉慶七年。以同知傅鼐之建議。遷治花園汛。卽今城也。於其西增設松桃。屬貴州。而後臘耳山苗地。悉受治於流官之下。其始苗民畏隸如官。畏官如神。有司引以爲利。往往以纖芥之爭。訟病及全寨。又數十年來。漢民之移住其地者。日漸繁殖。至乾隆末年。而永綏城外四

周之苗地。盡爲移民所占。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亂端起矣。

六十年正月。貴州銅仁府屬苗民石柳鄧。始據大寨營。舉叛旗。湖南永綏屬之石三保。鎮筸（鳳皇廳）屬之吳隴。登吳半生。乾州屬之吳八月。各起兵圍廳城。數日之間。遂陷乾州。又分衆攻掠保靖。西陽。秀山。松桃。銅仁。附近地。川湖貴三省邊境。同時戒嚴。於是湖南提督劉君輔。馳保鎮筸。湖廣總督福寧。調集兩湖諸軍繼之。雲貴總督大學士福康安。率總兵花連布以下。督雲貴兵進銅仁府。四川總督和琳。統川兵進秀山縣。閏二月。雲貴四川兩軍。聲息漸通。會攻石柳鄧所據之大寨。破之。柳鄧遁走。清軍乘勝焚苗寨四十餘。降二百四十餘。貴州苗略定。總兵花連布。遂將兵二千五百。以三月進援永綏。劉君輔亦以兵二千。自鎮筸轉戰保靖花園間。與花連布合軍解永綏之圍。是時乾州爲清軍目的地。福康安和琳。皆由銅仁府屬正大營。越臘耳山脈而東。道險不易進。苗兵專伺大營所向。據險死守。福寧駐鎮筸。欲通道瀘溪。軍甫出。卽爲苗兵所遮殺。跟踰折回。劉君輔等雖繞出乾州西北。轉戰有功。而兵單餉阻。又扼於主帥。舉動不得自由。以故乾州回復之計畫。頗極困難。自四月至九月。福康安等雖累克要寨。覆苗酋石

三保吳半生根據。乘勝渡沱河上流。生擒吳半生。而吳八月復據平隆。（乾州城西三十里）自附三桂後。稱吳王。石三保石柳鄧皆附之。勢轉盛。清廷方日盼捷書。亟封福康安貝子。和琳一等伯。先後疊賜從征兵丁一月錢糧。欲以高爵重賞。收驅策之效。而福康安等既曠久無功。一方則懸翎頂金錢。廣行招納。降苗受官弁者百餘人。月支鹽糧銀者。無慮數萬人。一方則增調兩廣雲南四川兵數十萬。來營會剿。數省轉輸。費巨萬計。其間苗酋吳隴登。雖以清軍招撫之影響。誘擒吳八月。致諸大營。而八月子廷禮廷義。復與隴登仇殺。負嵎自若。浸尋至嘉慶元年四月。湖北教徒。已所在蠶起。而福康安和琳等之征苗軍。尙阻滯於鎮筸城西北一帶。軍士不習水土。觸暑雨死者日衆。幾於剿撫兩窮焉。

五月。清軍始生擒苗酋石三保。又訊知吳八月子廷禮已病死。乃分圍攻平隆之軍。漸逼乾州。而福康安遽以是月卒於軍。越六月。乾州復。和琳亟思苟且葺事。一方使領侍衛內大臣額勒登保等專力平隆。一方與湖廣督撫。（時福寧已調任兩江總督。仍駐鎮筸。湖廣總督爲畢沅。湖南巡撫爲姜晟。）奏陳善後章程六事。大略言苗地歸苗民

苗亂之
鎮定及
傅鼎之
善後事
業

地歸民。盡撤舊設營汛。分授降苗官弁羈縻之。皆一時姑息之策。就中惟購收槍械一事。稍有關係。然當時竟不能實行。至八月而和琳又卒。詔額勒登保繼其任。又詔將軍明亮自湖北往會之。時苗勢漸蹙。清軍以十月破平隆。盡焚吳氏廬舍。以十二月擒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遂以苗亂肅清奏聞。會川楚事日急。諸將不得不移師北去。於是明亮赴達州。額勒登保赴湖北。留兵二萬分防。移湖南提督駐辰州。增設綏靖鎮。竄兩總兵統之。然自是苗衆仍四出劫掠。邊無寧日。且藉口於和琳苗地歸苗之約。益蔓延乾鳳三廳地。及嘉慶四年以來。鳳凰廳同知傅鼐。以才幹總理邊務。始力講善後之策。移永綏廳治花園汛。先後修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又廣設書院義學以教之。如是經營十餘年。而後苗事始大定云。

方征苗軍之起也。調兵轉餉。牽動七省。(兩湖四川雲貴兩廣)各地失業之民。已囂然思亂。而是時河南湖北官吏。方以白蓮教案之牽涉。行文各州縣。所在窮治。民間不勝其擾。桀黠者乘機號召。亂端遂作。白蓮教者。蓋佛教之支流下乘。其起源不可知。據其

經典則云起自前明正德四年。又有牛八掌教彌勒轉世等語。亦不詳其所指云何。要之其始不過一二首倡者。假之治病眩俗。以爲斂財之計。及信徒日衆。蔓延日廣。而明季遺民。亦思藉此祕密會黨。以逞志。及乾隆四十年頃。河南民劉松者。爲白蓮教領袖。事發被捕。遣戍甘肅。其徒安徽民劉之協。宋之清等。復分赴川陝湖北一帶布教。日久黨益衆。倡言劫運將至。以同教河南鹿邑王氏子曰發生者。詭稱明裔朱氏。煽動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覺。其黨先後就捕。而劉之協解至河南扶溝。乘間脫走。清廷嚴責所司窮緝。自河南而安徽。而湖北。三省大吏。輾轉根究。不肖州縣。變本加厲。按戶搜緝。胥吏乘之爲奸。其尤昏悖者。如武昌同知常丹葵。奉檄荊州宜昌。株連羅織。至數千人。民間坐是破家亡命者。不可勝計。於是劉之協未獲。而荆宜之民。且公然發難矣。

嘉慶元年正月。荊州之枝江宜都。宜昌之長樂長楊等縣。教徒起兵。率以官逼民反爲詞。數月之間。蔓延湖北西半部五府（襄鄖荆宜施）一州（荆門）地。南及於四川之西陽。北及於河南之鄧州新野。而襄陽教徒數萬。最猖獗。其渠魁自劉之協外。有姚之富。及同教徒齊林妻王氏。皆强悍出四方羣盜之上。清軍先後蒙奏『殺賊數萬』。而教徒

湖北
之
初
起

川教徒
起及徒
襄陽教
徒之北
進

益熾。於是始定分地任事之策。鄂督畢沅、侍衛舒亮、當荆門、宜昌等江北方面。鄂撫惠齡、總兵富志那、當荊州、江南方面。都統永保、將軍恆瑞、明亮等、當襄陽方面。提督鄂輝、陝督宜綿等、先後當鄖陽方面。五月，襄陽教徒分道出隨州。安陸、鍾祥、進逼孝感。距漢陽僅百餘里。武昌戒嚴。幸教徒爲大濠所隔，不得進。自七月至九月，清軍所在勝利。襄陽兵既東南犯不遂，仍折而西北，或竄入河南界。於是湖北境內教徒，北惟襄陽，南則歸宜，勢漸蹙。至十月而四川達州民徐天德復興，太平東鄉民王三槐、冷天祿等並起。形勢又一變。

先是金川之役，官兵潰於木果木（事具前編），其逃卒之無歸者，與失業夫役，無賴悍民，散匿四川東北境巴山老林間，以剽掠爲生。及官捕急，則投入白蓮教會，資其應援。已而達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貪墨，胥役等假檢查邪教爲名，徧拘富戶爲勒索地。而徐天德等以行賄得釋。至是襄陽敗兵之一部，或竄入川東。天德等乘之，遂聚衆舉事。川督英善、成都將軍勒禮善、剿之。陝撫秦承恩防禦興安，皆無敢疾馳掩其烏合者。教徒遂由大平入陝，分擾興安府屬縣，勢日熾。而是時湖北方面，則永保總統諸軍，當追剿。

襄教徒之任。惠齡、福寧等與宜昌教徒相持於長楊附近。河南方面則巡撫景安駐兵南陽，防襄教徒北走。永保軍最衆，然其對敵方略，惟尾追不迎擊。敵兵往來，棗陽光化穀城間，橫行無忌。十一月，朝旨逮永保治罪，而以總統軍務之任屬惠齡。惠齡至襄陽，乃建議嚴守漢水及其支流唐河、白河等，斷教徒東西通路。徐分兵四出以蹙之。而景安擁兵四千屯南陽，不出一卒截擊。敵窺北路可乘，遂以二年正月分三隊：（一）王廷詔、（二）李全、（三）姚之富、齊王氏直趨河南，略取州縣二十餘，遂進逼商雒。寢尋由陝西渡漢水而南，以與川教徒相會合矣。

川楚
之會
合

方川教徒之未起也。陝甘總督宜綿、方統陝兵會剿鄖陽。及徐天德等起達州，掠興安，乃回軍而西，與教徒角逐於東鄉附近。會湖南苗事略定，將軍明亮及都統德楞泰等引征苗軍赴達州。而四川鄉勇羅思舉等亦助清兵奮擊，先後殺敵不下數萬。徐天德、王三槐所擁殘衆，止二千餘矣。及襄陽教徒入陝，以西北阻秦嶺，不敢向西安，乃并三隊爲一，將由洵陽渡漢，而清兵鄉勇已扼漢而守，敵兵不得渡。乃由北岸趨紫陽，奪船渡上游，遂以六月分道入川。於是達州屢敗之衆，及雲陽萬縣間新起之寇，同時響應。

衆頓數萬。仁宗以惠齡恆瑞等追敵不力，防漢不嚴，盡奪所得封賞，仍令戴罪追剿。而以宜綿總統川陝軍務，節制惠齡以下諸軍。宜綿方督諸將分道要截，欲蹙敵兵於一隅，以爲聚殲之計。而襄陽教徒以川北路險，人煙少，無所掠食，欲回陝楚富庶之地。然川陝間通路已爲清軍所扼，遂不復北走，而分攻萬縣雲陽大寧，號召徒黨而東。

是時教徒首領惟李全留川，與王三槐合。其東還者，首隊則姚之富、齊王氏，後隊則王廷詔，各擁衆萬餘。先後自夔州趨巴東，破興山，乃分道。一東北由保康南漳以向襄陽。一東南由遠安當陽以窺荊州。於是惠齡恆瑞等留川當李全，而明亮德楞泰等自川東追躡，轉戰至宜昌遠安間，數破王廷詔軍，復扼荊門州以待之。而總兵王文雄亦擊走齊王氏等於南漳，適都統阿哈保新以木蘭哨兵赴援，復追擊諸宜城東北。又是時江漢沿岸之殷富市鎮，若沙市、若樊城，皆新建堡柵，捍衛甚嚴，無可掠奪。漳宜二路之教兵，旣不得志於荆襄，乃折回房竹，焚掠所經州縣，陽走陝西，欲引官兵入山，而乘間北渡漢。時漢防甚固，教兵不得逞，乃一意西奔，蔓延及白河洵陽。會九月，故留川首領李全復自巴州與王三槐分黨，將由陝還楚，沿漢東走。於是東西兩路教兵相會於安

康亟謀北渡。而王三槐、徐天德等亦據巴州，銳意欲斷川東、川北運道，以困清軍。敵勢日張。

襄教徒自陝西渡漢及齊王氏之姚富死

先是宜綿代惠齡爲總統，名爲節制諸軍，而勁兵健馬俱爲明亮、德楞泰率以東行。及李全還陝，惠齡恆瑞等踵去，川中兵日薄，而敵勢不加弱。於是宜綿奏言：『近日諸將皆入陝，獨臣一人在川，川東千里無人調度，請別簡大臣總督地方，而已親督師專一辦賊。』詔以勒保總督湖廣，赴川代宜綿統軍務，而以宜綿督四川，兼理軍需。仍令諸將各辦各事，不相統屬。是時東西追敵之清軍雲集興安，敵衆阻漢不得渡，乃合軍西進，欲乘冬期水涸，自沔縣寧羌間徒涉漢源。清軍追之急，敵兵分道陽折而南，引清軍入川，而別令首領高均德等間道折回寧羌，乘虛疾渡。時恆瑞已爲宜綿咨調，助剿川北教徒，通運道。明亮、德楞泰等聞高均德渡漢，懼其攻略全陝，蔓延豫楚，急放任齊王氏等，而引大兵馳還漢中。於是齊王氏督馬步二萬，以三年二月由西鄉洋縣分道踵渡。密令高均德引清兵東北追，而自與李全王廷詔合掠郿盩，將乘勝薄西安。總兵王文雄以兵勇三千拒戰，大破之。敵不敢北進，遂以三月折而東南，自山陽趨湖北。明亮

德楞泰躡其後。鄖陽鄉勇扼其前。諸軍合圍於鄖西界上。敵不得脫。其衆尙八九千。悉爲清軍所殲。齊王氏姚之富皆墜崖死。清軍鬻割之。備極慘酷。且傳首三省云。於是襄陽首領已就敗滅。其歸宜間教兵亦已於去年秋冬間次第爲額勒登保等所破。惟李全高均德以下十餘首領尙分衆角逐陝西境內。保其餘燼。而川中獨張。

川督宜綿以境內教徒蠶起而已所有之兵東西馳突日不暇給。乃自陝西咨調恆瑞。自湖北咨調額勒登保福寧等入川會剿。及三年正月廷議以川省軍務日棘。而事權紛屬。無指臂之效。乃令宜綿回督陝甘。福寧治軍需。而勒保以總統兼四川總督調度諸軍。時川教徒之尤主要者川東則王三槐。徐天德。以達州爲根據。川北則羅其清。冉文雋。以巴州爲根據。彼此相援。繫急則并攻一方。暇則分道旁出。所蹂躪州縣不下十餘城。自姚齊二渠魁死。襄陽教徒失領袖。其餘黨若張漢潮。劉成棟等一股。則出沒川楚陝三省邊境。衆尙萬餘。李全高均德等一股。則欲東出武關。還湖北。而中途爲清軍所遮。乃折奔寧羗。謀與川北教徒合縱。悉衆而南。以故川東北形勢益惡。六月詔以「陝楚羣賊均逼入川。諸道將帥顧此失彼。當爲之分定責成。使無所諉過。」乃令明亮

德楞泰專剿李高。且會同惠齡恆瑞夾剿羅冉。宜綿額勒登保專剿張劉。湖廣總督景安專守楚境。防川東教徒之闖入。而勒保自專剿王三槐等一股外。仍兼偵各路敵情。相機布置。以副總統之實。然當時任事諸臣。大都受和坤風指。專以老師糜餉。殺脅從。冒功賞。爲目的。縱令朝旨若何處置。其無效率如故。及此諭下。而諸將又稍變其方略。卽一意誘擒敵首。而置其餘黨於不問是也。故自是年七月至十二月。其間諸軍效果。可得而言。

川教徒
首領之
被殺

勒保自任總統以來。未嘗有尺寸功。屢被嚴旨切責。至是年七月。而有生擒王三槐之事。先是四川牧令以南充知縣劉清爲循良最。自教徒發難。清數以鄉兵從征。教徒素重清名。遇之輒引避。當宜綿督川時。常命清徧入王徐羅冉各營。廣行招撫。清將三槐俱還。約降。及釋歸。則復叛。至是勒保思復用舊策。以貢生劉星渠嘗隨清至敵寨。乃遣往說三槐。三槐意未決。恃前此出入軍中無忌。因留星渠爲質。而自詣清軍。勒保遂以生擒首逆。張皇入奏。得封一等威勤公。和坤及戶部尙書福長安各進爵爲公侯。而勒保弟永保前以失機逮問者。亦坐是蒙恩得釋。然三槐擒而其部衆盡爲彼黨。冷天祿

所有抗拒如故。徐天德亦屢攻川東州縣。鼓勇不稍息。其川北諸軍。則額勒登保以十一月生獲羅其清於石洞。德楞泰惠齡以歲除斬冉文儔於通江。視勒保差勝。而外此如宜綿。則終歲屯駐無兵之地。曾未一戰。景安則以和珅族孫故。益專意趨奉阿附。而軍事更非其所問矣。

如上所述。教徒之蔓延。殆與和珅之用事。有直接間接之關係。故和珅之敗。實清軍命運之轉潮也。仁宗固夙知和珅專恣不法狀。特以太上皇帝始終寵幸。舉動恐有所掣肘。故隱忍未發。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帝崩。而和珅適爲言路所劾。帝乃即日詔暴和珅壓閣軍報。欺罔擅專。致各路領兵大臣冒功糜餉罪狀。奪職賜死。以將帥乏人。驟難更易。命勒保仍以總統爲經略大臣。明亮額勒登保均以副都統爲參贊大臣。先後罷惠齡。逮宜綿。景安及肇禍地方官戴如煌。常丹葵等。分別治罪。而更新剿撫方略如下。

(一) 下哀痛之詔。言『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凡敵中脅從之良民。有縛獻賊首。或臨陣解散者。赦之。或予以相當之獎勵。』

(二) 實行堅壁清野之策。令勒保會同川陝河南湖北各督撫。曉諭州縣居民扼要團練。與官軍犄角。

(三) 定優卹

鄉勇之制。先是諸道將帥專務媚上虐民。臨陣則以鄉勇衝鋒。請賞則以旗兵居首。功罪賞罰。有相反之比例。至是令嗣後鄉勇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卹。(四)開敵衆自新之路。是時各路教兵自往來掠食以外。未嘗有僭號據城之舉動。特許悔罪投誠。不復追其既往。於是大憝已去。計畫改良。而後用兵之效。稍稍可言矣。

勒保經
略時期

勒保既任經略。責額勒登保。德楞泰。以合剿徐天德冷天祿之事。責明亮以殄滅張漢潮肅清陝境之事。而自住梁山太竹適中地。調度督率。自正月至六月。惟額勒登保一軍。殲閬中教魁蕭占國張長庚於營山。斬冷天祿於岳池。逐儀隴教魁張子聰於通江。所在有功。而德楞泰一軍。則與徐天德角。逐川東。轉戰入鄖陽境。明亮一軍。則踣距秦嶺山脈間。東自商維。西至秦州。往返千餘里。迄未獲勝。而川北教徒在廣元寧羌間者。且西寇階州。圍鞏昌。折奔秦州。蔓延甘肅東南。加以高均德等一股。又分隊取道川東。思乘間還楚。沿途收新起之教兵。數且日增。計川東北各府廳州縣所稟報。多者萬餘。少亦數千。其不得主名者。尙不知凡幾。而勒保顧安坐達州。不能出一策。於是福寧奏『賊愈剿而愈熾。餉徒糜而罔益。乞特申乾斷。早決大計。』清廷乃以七月詔奪勒保

明亮與
永保之
互計及
額勒登
保之任
經略

甘肅及
川西之
騷亂

職擢明亮經略。以魁倫署川督。令俱赴達州。

自軍興以來。諸將中戰功最著者。無逾額勒登保。福寧。勒保嘗交章薦其知大體。得士卒死力。至是更易經略。仁宗念勝任者莫彼若。顧以其不識漢字。不能治軍書。而明亮老於用兵。資望爲諸將冠。故姑以代勒保。而意實未愜也。會永保代秦承恩撫陝。方以張漢潮一股遷延未滅之咎。與明亮互訟。清廷密諭陝督松筠。審兩人曲直。而副都御史廣興。又奏明亮挾私怨望。有意玩寇。仁宗恐明亮終不足膺重任。乃命尙書那彥成佩欽差大臣關防。赴陝監其軍。兼會同松筠勘問。而卒以經略屬額勒登保。比松筠等以兩人先後互訐情實。具疏定擬以聞。而明亮適以十月擒斬張漢潮於五郎。詔以其挾嫌僨事。功不蔽罪。與永保並逮入京。而命那彥成代治陝西軍事。

是時陝西境內教徒。自張漢潮餘黨外。復有高均德等。悉衆屯興安南境。將西渡漢水上游。會德楞泰自湖北逐徐天德等入陝。急引兵赴之。生擒均德於西鄉。盡驅敵兵而南。均德黨冉天元者。故以雄黠善戰豪衆中。至是統殘兵入川北。與徐天德合。額勒登保聞之。以十二月進剿天元於蒼溪。戰不利。陷死副將以下二十餘。軍士二百餘。相持

一晝夜。教兵却走開縣。額勒登保留大平。遣部將楊遇春穆克登布等。與德楞泰夾剿。以必克爲期。而川北之王廷詔等一股。輒乘間踰老林入漢中。犯甘肅。陝南教黨隨之。而西。勢大張。額勒登保德楞泰聞陝甘事急。先後引兵西北行。獨魁倫留達州統川東北餘兵。於是徐天德一股復分攻勛陽。冉天元等收殘兵數百。且以五年正月。由定遠東境渡嘉陵江。從者日衆。遂分攻潼川綿州龍安。將北合甘肅諸寨。於是清廷先後起明亮以領隊大臣赴湖北。赦勒保以藍翎侍衛赴川。尋授四川提督。專辦川北兵。詔德楞泰回援。以成都將軍專勤川西教徒。而以梓潼河之防禦。嚴責魁倫。

川西之
肅清

五年三月。德楞泰既回軍赴援。分兵蹙冉天元於江油縣西。激戰五晝夜。殪天元馬。蹙而擒之。敵衆尙萬餘。走劍州。窺魁倫守梓潼不嚴。復宵渡。焚大和鎮。（潼川府屬）西震成都。仁宗以魁倫既失嘉陵於先。復失梓潼於後。使敵衆得縱橫川西。實爲僨事之尤。乃褫職按問。（尋賜死）命勒保署川督。是時清兵會集潼川。敵遂不攻成都。乃分軍。一留潼西綴官兵。一渡潼趨嘉陵上游。以通東北諸寨。勒保議以潼西餘敵付德楞泰。而自任潼東追剿事。兩軍先後殺敵數千。肅清嘉陵江以西。而甘肅教徒復自階文折入。

甘肅之
鎮定及
教主劉
之協劉
緝獲之

龍安分掠松潘番地。川西再震。於是德楞泰自劍州進扼廣元。絕川陝通路。而勒保并將魁倫兵回勤龍安兵。相持數月。教兵無所掠食。更以五月自番地走秦州。自川兵起數載。其蹤跡所及。止川東北一隅。清軍餉需頗賴。川西川南協濟。及冉天元渡嘉陵。而川西州縣被奪者復十餘城。至是始逼歸東北。成都得解嚴云。

額勒登保自王廷詔一股走入甘肅後。急移師追勤。同時那彥成亦以秦嶺餘黨（張漢潮舊部）付陝撫台布搜捕。而自率所部追西走之敵。與額勒登保軍會於伏羌。并力邀擊。至五年三月。隴州鞏昌間各散徒。盡爲清軍逼歸渭水南。復分道狂走。或東趨商雒。窺河南。或南出階文。迫川西。額勒登保既倍道還陝。而那彥成逐階州教黨出境。遽以道險不敢窮追。亦踵經略而東。（旋以縱賊罪奉嚴旨召還。）時經略駐軍鎮安。既分兵扼敵東走豫楚之路。又布戍棧道要隘。杜川陝甘三省之交通。敵兵局促漢北。數日減。而河南布政使馬慧裕。適以是年六月訪獲教主劉之協於葉縣。檻送京師。誅之。清廷以爲罪人斯得。乃命諸道將師。布告敵寨。謂教徒劫運已盡。又御製邪教說。以「但治從逆不治從教」之旨。宣示中外。以安反側。於是元年以來。縱橫五省之劇寇。已

教徒之
末劫

失其原動力。大局之鎮定。自此始矣。

川西甘肅之騷亂。皆旋踵卽定。旣略如上文所述。惟徐天德一股。自去冬走湖北後。出入襄鄖荆宜間。與明亮相持。其餘諸方驍勇者。先後驅至漢北。雖時或潰圍一出。皆不久卽復逼歸。六年正月。德楞泰以川東北團練堡寨。所在林立。足制敵死命。乃以肅清餘黨事。屬勒保。而自赴額勒登保軍。議并力先清漢北。而後移軍漢南。清川陝交界。兩月之間。陝西境內教首。自王廷詔以下十餘人。擒斬過半。（王廷詔以二月爲楊遇春生擒於西鄉之兩河口。獻俘京師。）其僅存者。皆走湖北。德楞泰以三月與明亮等會於竹山境。議東西夾擊。時明亮轉戰荆鄖已歲餘。先後殺敵近萬。徐天德亡命。往來三省邊境。黨衆略盡。卒以五月爲德楞泰所追。溺死於均州之兩河口。於是三省餘黨。都不過二萬四千餘。各散匿邊僻。苟求倖免。清廷乃以明亮老病。詔解軍事還朝。又詔額勒登保等。量遣征兵之傷病及家無次丁者還營。別簡精銳。以作士氣。

六年六月。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會軍平利。議一軍自東北。一軍自西南。欲驅敵至三省交點。聚而殲之。至十月。餘黨尙稱大隊者凡六。皆逼入四川境。每隊千餘人。其

分匿陝楚者皆無名之軍。都不過六七千。而滿漢官兵共七八萬。額勒登保議次第酌減。令三省提鎮各盡本省兵力。分地搜除。又令地方官聯合堡寨鄉勇。以數十寨爲一組。佐兵力所不及。詔以經略調度有方。封三等伯。以德楞泰功在川西。數殲巨憝。封二等伯。期今冬肅清。時川東各路敗兵匿老林者。皆冰雪凍餒之餘。更無鬪志。惟川北教首苟文明。糾合殘衆。尙二千餘。復馳突陝甘。亘半歲不滅。七年五月。詔奪額勒登保爵。令懸重賞購募。限六月中卒事。嗣是諸軍百計搜捕。乃以七月斬文明於秦嶺山脈之花石巖。(孝義廳西)浸尋至是年十二月。三省首領已盡。惟殘衆千餘。歸善後事宜籌辦。額勒登保等始會同三省督臣。以大功戡定奏聞。乃舉力鋪張。祭告高宗陵廟。宣示中外。封賜額勒登保德楞泰一等侯。勒保明亮以下諸將爵秩有差。是時清廷所耗費。與教徒所刼奪者。不可數計。民之困苦可知矣。

時三省腹地。雖已肅清。而山林邊界。餘黨猶有存者。額勒登保等不敢遽還朝。復分道掃蕩。至八年七月。始會奏肅清。德楞泰額勒登保先後更迭入覲。於是官兵凱旋。而各營之隨征鄉勇。皆當繳兵器回籍。鄉勇故多驍桀。或本無家可歸。至是遣散。所得歸資。

既不足用。官吏又從而剋削稽難之。遂致糾衆戕官。出沒爲患。且皆百戰之餘。具悉官軍號令及老林徑路。故數雖僅少。而三省不得解嚴。參贊經略。復先後出都。勞師轉戰者。又一年有奇。至九年九月。事始大定。自軍興至此。閱時九載。用軍費達二億兩。所殺傷以數十萬計。而清兵鄉勇之陣亡。與五省良民之被難者。無得而稽焉。

寧陝新
兵之變

白蓮教徒之役。清廷既以滿漢額兵徵發不便之故。而廣募鄉勇。佐臨時之戰守。同時又以三省（川楚陝）邊地形勢阻輿。建置疏闊。艱於統治之故。而議增郡縣營汛。保將來之治安。終乃卽以各營隨征之鄉勇。挑補各地增設之兵額。謂之新兵。於是湖北則襄陽置提督一。鄖陽置總兵道員各一。凡增兵三千五百。陝西則五鄖置總兵一。改稱寧陝鎮。增兵六千。四川則達州升爲綏定府。設副將一。駐太平。而固有之太平都司。移駐城口。其餘保寧夔州所屬要害地。各增設守備。凡增兵千。就中寧陝扼秦嶺之腹。地險而糧貴。建議者懼例餉不足以養兵。乃於例餉外。月給鹽米銀人五錢。議三年而減一錢。嘉慶十一年六月。當實行減給之議。布政使朱勛以未奉部文。併四錢停發。新兵大譁。時陝西提督楊遇春方入都。寧陝總兵楊芳調署提督。而副將楊之震護寧陝鎮。

輒以威力答治譁者。於是新兵二百餘。以七月殺副將遊擊。劫庫獄燬城以叛。遇春行次西安聞變。急調集各汛新兵之未叛者。歸大營。以絕其響應。楊芳亦馳守石泉。阻叛兵南下。詔以德楞泰（時方爲成都將軍）爲欽差大臣。赴陝督剿。先是川陝軍中。二楊（遇春芳）齊名。而芳尤得士心。新兵之叛也。先護送芳家屬至石泉。而後舉事。至九月。叛兵集衆萬餘。北攻鄠縣。勢甚張。遇春芳先後赴援。芳議以兵皆百戰之餘。驍悍習地利。而清兵勤勞九載。瘡痍未復。且與叛兵多同功一體之人。以兵攻兵。終無鬪志。乃請遇春按兵緩攻。而已單騎入其壘。曉譬百端。聲淚嗚咽。萬衆感動。皆伏拜乞降。德楞泰令盡釋歸伍。而以兵窮蹙乞命奏。詎知帝忽大怒。責德楞泰專擅廢法。奪職留任。以楊芳平日縱兵釀變。遣戍伊犁。使率降卒出關。而文吏停餉激變者。置不問。是年十二月。四川復有綏定府新兵之變。明年正月。陝西更有西鄉新兵之變。皆旋踵卽定。清廷遂以四方新兵效尤。爲寧陝縱叛所致。令盡誅無赦。論者謂寧陝之役。叛兵中有建議者。將分道衝突秦隴川楚。假令楊芳招撫之議。遷延數日。則燎原勢成。明季之禍。滿清將不獲免。芳有此奇勛。而清主忽信讒言。反顏若不相識。罰不當罪。且慘戮以逞淫威。專

海寇之
起原

制之毒固不獨滿清爲然。而虐待漢族實爲尤甚。此事理之最不平者也。

當教徒發難。西北騷動之際。而東南沿海。又有海寇之亂。其劇烈蓋亦不下於教徒。自康熙二十四年海禁大開。內外市舶往來江浙閩粵沿岸者不絕。及乾隆末。安南阮光平父子以力征經營得國。生財政上之困難。不得已而以盜賊政略爲補苴之策。乃招瀕海亡命。資以師船。誘以爵賞。令劫近海南舶佐國用。自是夷艇出沒粵海。夏至秋歸。大爲商民患。已而內地悍民附之。或受安南總兵若王侯勅印。爲之嚮導。益深入閩浙。有鳳尾幫水澳幫等目。朝廷未嘗不知安南政府發縱指示之罪。顧以西事方亟。不暇窮治。惟責地方大吏。自爲防禦。五年六月。海寇艇百餘艘。聚偪台州。將登陸。定海總兵李長庚以三鎮水師。乘颶風雷雨。大破諸松門衛附近。獲安南總兵四人。處以磔刑。以所得勅印。擲還其國。會廣南王後裔阮福映。得法蘭西人之援。以七年八月。恢復舊領。求中國册封。乃一變前政府之方略。杜絕海寇。然海寇雖失。安南政府之保護。而其中尤雄桀者。輒兼併羣盜。自謀進取。一時蔡牽朱潰之徒。復縱橫海上。患且益亟。

蔡牽者。福建同安人。豪強能用衆。既併有夷艇夷礮及水澳鳳尾餘黨。乃以閩海爲根

李長庚
與蔡牽

據號令商船出洋者，納通行稅四百圓，入港者倍之。又交通陸地，會匪使陰濟餉械，以故儲蓄日富，公然握海上之霸權。是時李長庚以功擢浙江提督，新造戰艦三十艘，配以大礮四百餘門，號曰靈船。任浙海之防禦。八年正月，牽以進香普陀，故至定海。長庚出牽不意，掩襲幾獲，晝夜窮追，入閩海。牽舟在下風，度不得脫，乃僞乞降於閩督玉德。請檄浙師收港，而乘間遁去。牽畏靈船甚，因厚賂閩商，更造新艦，令高大過靈船。先後載貨出洋。於是牽連得巨舟，復以九年夏攻臺灣，獲米數千石，分餉廣東海酋朱潰，連艘八十餘，猝入閩海。會温州總兵胡振聲，方以二十四艘就閩運造舟木材。玉德遽檄令攻擊，而不發本省一兵出援。振聲竟戰死浮鷹島洋面。詔以長庚總統浙閩水師，以温州海壇兩鎮爲左右翼，使併力辦海寇。八月，長庚合諸鎮兵，與牽潰聯合艦隊百餘艘，激戰於定海北漁山附近，幾粉碎聯合艦。敵乘大風雨遁去。自是頗畏長庚，不敢復犯浙。

顧閩中自乾隆中葉以來，歷任督臣，如雅德、伍拉納等，率貪冒不職，習爲風氣。吏治軍政之壞，旣達極點。至是玉德益以廢弛掣長庚肘。牽敗歸，則根據閩海如故，刷新戰具。

嘯聚轉衆。復以十年冬，率百餘艘攻臺灣。沈舟塞鹿耳門，號召土匪萬餘，圍攻府城（臺南）。自稱鎮海王，欲規復鄭成功故事。而福建水陸官兵七萬餘，赴援者不過三四千。明年二月，清廷方嚴旨詰責，議調德楞泰督川兵往剿。而長庚已以浙師三千餘渡臺，水陸兼進，五戰皆捷，包圍牽於鹿耳門。旦夕奏凱，而牽散錢四百餘萬賂閩兵，得以殘艦三十餘，突圍出海。清廷乃詔罷德楞泰之行，旋奪玉德職治罪，以阿林保代之。阿林保忌長庚益甚，蒞任未數月，密疏劾之者三。賴浙撫清安泰力白其誣，長庚得不去。轉戰閩粵沿海者復兩年，卒以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擊牽南澳洋面，中牽艦礮彈死。牽僅以三舟遁入安南海。長庚熟於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舵，雖老於操舟者不能及，以捐造船械，傾其家貲。家故與蔡牽同縣（同安）。長庚轉戰中，數過縣境，未嘗一顧。清廷雖倚以滅敵，然阨於奸佞，終未克盡展其才。及卒，追封一等壯烈伯，以其部將王得祿邱良功嗣任。

蔡牽自屢受長庚大創後，雖以閩師協剿不力之故，一時倖免，然精銳儲蓄亦略盡。十三年，自安南回棹，得朱潰資助，復聯合游弋浙海。時阮元再任浙撫，用反間策離之。潰

獨走閩。遂爲清軍轟斃。其弟渥代領其衆。終以十四年七月率所部三千餘。籍船四十。二礮八百餘。降於閩。同時兩廣督臣百齡。又嚴禁陸地接濟。廢止本省海運。先後降服寇艦數十。牽往來閩浙沿岸。勢漸孤。於是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合兩省水師。以八月十七日襲擊諸漁山外洋。牽舟尙三十餘。惟礮彈已盡。乃用番銀代之。清軍以全力注牽坐船。燬其柁樓。牽知不免。卒舉礮自裂。沈於海。其餘黨千三百人。及粵海餘黨萬九千四百餘人。俱以十五年各繳礮械乞降。而後三省海疆之巨患。始得消滅云。

海寇雖告肅清。顧清廷方鋪張功績。未嘗改革秕政。實踐罪己詔之言。故未幾而白蓮教支派天理教徒。又倡亂近畿。釀成奇變。蓋自白蓮教依託二氏。造作經卷畫像。流布內地。多分支派。其傳習畿南一帶者。有八卦榮華紅陽白易諸目。八卦教黨徒尤衆。遍布直隸河南山東西等省。而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爲之魁。變名天理教。會嘉慶十六年秋。彗星見西北方。欽天監謂其占主兵。奏改十八年閏八月於次年二月。教徒竊喜。謂清朝不利閏八月。又以其經有『二八中秋黃花落地』之語。轉相附會。

指星象應在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時。時文成黨數萬最盛。而清交結宮禁。賄通內侍。外倚文成之衆爲援。將乘是年帝狩木蘭時襲據京師。謀定而中外莫知也。是年秋滑縣知縣強克捷微聞其說。一方密封白撫臣高杞及衛輝知府。一方急捕文成下獄。刑斷其脛。教黨以事迫不能爲豫定之行動。遂於九月七日聚衆三千陷滑。出文成於獄。屠殺克捷及其家屬數十人。於是直隸之長垣。東明。山東之曹。定陶。金鄉。同時響應。曹及定陶皆陷。時仁宗方自避暑山莊啟鑾。謁東陵。中途聞變。立命直督溫承惠發兵馳剿。而禁門之變遽作。

禁門之變

滑縣教徒既倉卒舉事。不及赴林清外應之約。清黨曹福昌度十七日帝駕次白澗。留守諸王大臣且出扈。欲以是日乘虛爆發。而清狃經讖不欲改期。密令其黨二百餘。以十五日集菜市。由宣武門潛入。各藏兵器雜酒肆中。待日晡則分犯東西華門。約太監劉得才及楊進忠等分道引入。闖進喜等爲內應。而自伏黃村。尙覲河南黨徒集而後進。至期東華門護軍以覺察較早。得閉關格拒。教黨闖入者僅十餘人。餘悉奔散。而入西華門者八十餘人。反關以拒官軍。突入尙衣監文穎館。肆意暴動。遂叢集隆宗門。或

天理教
徒及箱
亂之平
定

手執白旗。登垣指揮。時皇次子旻寧立。養心殿階下發鳥槍。連斃二人。貝勒縣志亦續斃其一。教黨乃不敢踰垣入。諸王大臣聞警。先後率禁旅自神武門入衛。敗敵中和門外。竭二日一夜之力。搜捕教黨略盡。旋以十七日擒獲林清於黃村。仁宗自行在聞變。即日罷謁陵之典。自白澗回蹕。下詔罪己。而北京連日雷電風霾。訛言四起。居民自相驚擾。迨十九日帝駕還宮。始有回復秩序之望焉。二十三日。帝在豐澤園親訊教黨。即日磔林清及通謀諸內監。一時駢戮百餘人。

李文成既據滑。遂出兵圍濬。萃精銳於道口。號召直隸山東諸教黨。而數省督撫皆按兵不敢發。詔以陝甘總督那彥成代溫承惠。兼節制山東河南以固原提督楊遇春副之。十月。遇春彥成先後至衛輝。合兵攻道口。力戰破之。而山東運使劉清署直督章煦亦同時埽清境內。獨滑縣城壁堅厚。糧食足支一載。旦夕不得下。及清兵圍急。文成輕車潛出。西入輝縣山間。將募集黨徒。爲牽制運動。無何爲楊芳所追及。縱火自焚死。清兵乃以十二月復滑。殺人二萬餘。清廷方以三省戡定。大賚諸將。而陝西南山三才峽木商夫役。復以歲饑罷工掠食。萬二自爲首領。集衆數千焚木箱。陝撫朱勳遽以教匪

基督教
之嚴禁

聞。詔那彥成等移兵往剿。而陝西總兵祝廷彪、吳廷剛等已屢破其衆。以十九年正月事平。此後各地亂民蠢動。時有所聞。如江西民胡秉輝等以購獲殘書。見其中所載陣圖及俚語。輒擁一朱氏子。建號後明。徧發劄札謀舉事。十九年十月。臨安邊外夷民高羅衣等。以內地商販出邊貿易。侵奪夷人生計。遂假驅逐漢人爲名。聚衆劫掠江外土司。窺伺邊郡。二十二年二月。羅衣從子老五。旋又僭稱王號。渡江薄臨安府。二十三年六月。均以勢力未張。防剿較速。未能爲清廷大患云。

自教徒海寇騷亂十餘載。疲弊國力。清廷誤以宗教迷信與海上貿易爲致亂召寇之媒。以故對於歐人通商布教之事。排斥限制。惟恐不力。先是基督教之在中國。自康熙初年。已嘗極盛一時。全國信徒不下十餘萬。是時聖祖以獎勵天文算數之故。任用西士。又以耶穌伊德社之戒律頗極寬和。許入教者保存古來習慣儀式。於祖先之祭祀。孔子之崇奉。皆無所禁阻。故清廷雖未公布法令。聽臣民自由信仰。而實際已不啻默許之。然耶穌伊德社布教之法。大爲他宗派所非議。其異論者遂訴諸羅馬法王。於是法王克勒門十一世（Clement XI）以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年下教旨。公言中國一切祭

禮與崇拜偶像無異。非基督教徒所當行。乃遣教正鐸羅 Torrion 入中國宣命禁止。

清政府與鐸羅辯難數四。卒不得要領。聖祖震怒。遂以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年逮捕鐸羅。送

諸澳門。令布教師不守利瑪竇遺法者悉出境。是爲中國反對基督教之始。自是更雍

乾兩朝。政府益執嚴禁異教之方針。凡外國布教師。非以學術列仕籍者。不得留滯境

內。犯禁者率處以禁錮或誅殛之刑。然彼等百折不撓。往來傳播自若。及白蓮教禍作。

彼等乃益被異端邪說之嫌疑。於是嘉慶十年。御史蔡維鈺奏請嚴禁西洋人刻書傳

教。會廣東民陳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賜遞送書信地圖。至山西事發。下刑部嚴鞫。德

天賜坐禁錮。熱河厄魯特營房若望及其他滿漢人民任教會會長者。悉發遣伊犁。給

厄魯特爲奴。凡教會所刊漢譯經卷三十一種。並檢查銷毀。爾後地方官視基督教徒。

殆與叛逆同科。至二十年。而湖南官吏。又於耒陽縣地方。訪獲西洋人蘭月旺者。遂以

夷人潛入內地。遠歷數省。收徒傳教。扇惑多人等辭。處以絞決之罪。至是而國初以來

風靡一世之天主教。幾幾無容足之地矣。

基督教傳播之禁。既厲行如右。至廣東之互市。已爲百餘年來之成局。清廷雖以爲此

舉之無益於中國。顧尙欲藉以爲懷柔遠夷之計。不加禁絕。會歐洲以法國大革命之亂。生英法二國之抗爭。法帝拿破崙欲從財政上破滅英國。於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年。發布大陸條例。Continental system 禁歐洲諸國與英人通商。以葡萄牙王約翰六世梗命之故。遣兵併有其地。於是英法戰爭之影響。忽波及於中國。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年。英人恐法國自葡人之手奪據澳門。乃遣海將度路利 D'Almeida 率戰艦十三艘。進泊香山洋面。遂以防禦法國。保護中英葡三國貿易。及願與中國協剿海寇等語。投書兩廣督臣。公然登陸。分守澳門。礮臺。將實行占領之策。清廷怒英人桀驁已甚。嚴飭督臣吳熊光。抗詞拒絕。且封禁水路。絕其糧食以苦之。數月之後。度路利雖拋棄占領澳門之目的。一時引還印度。然自是英國兵艦。輒出入虎門。蔑視定制。會蔣攸銛督粵。乃以嘉慶十九年。奏定防閑策數事。一嚴禁民人私爲夷人服役。一洋行不得用歐式建築。一店號不得用夷字。一清查商欠。一內地民人不得私往夷館。並得旨允行。英人既以乾隆年間浙江貿易之請願。爲政府所拒。至是而廣東貿易上。復受種種之箝束。乃於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遣故印度總督亞墨爾斯 Amherst 等詣闕陳訴。然此次使節違例。自天

津海口登岸及入京而又以覲見禮節之紛議。臨時稱病而出。(是年七月)清廷以使臣對於天下共主。倨傲侮慢。又不先在廣東收泊。候督撫奏聞。而徑達天津。恐尙有他故。嚴旨斥逐回國。由是中英間之國交。更無尺寸之進步。獨鴉片輸入額。日以增加。禍機潛伏。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仁宗駐蹕避暑山莊。將舉秋獮之典。以途感暍。暑不豫。崩於行在。壽六十有一。先是嘉慶四年四月。帝遵家法。密立次子旻寧爲皇太子。因十八年林清禁門之役。旻寧有禦敵功。封智親王。至是扈蹕熱河。奉遺詔卽皇帝位。是爲宣宗成皇帝。以明年爲道光元年。

第二十二章 回疆之騷動

自天理教徒肅清以後。迄鴉片戰爭開始以前。此二十餘年間。中原本部。漸得小康。而天山南路有回教徒之亂起。當乾隆朝之平定天山南路也。布羅尼特子薩木克。及喀什噶爾地方人民。相率逃亡入教罕。清廷慮其潛蓄勢力。終爲邊患。歲賂教罕王銀一萬兩。使加約束。然薩木克雖以教罕王之監視。不能有所舉動。而其第二子張格爾

回疆之
亂源

dehanger 者。有膽力。復以誦經祈福。傳食諸部。天山南路諸回教徒聞之。漸有擁戴之意。而中國所遣官吏。又以統治無狀。失回衆心。蓋自烏什變亂以來。清廷雖號慎選賢能。改良積習。期與回民休息。然實則法令暗弛。弊風復作。參贊大臣以下。恃邊遠無稽察。恣爲暴行。所屬章京駐防。益乘之與各城伯克。因緣爲姦。朝廷歲征錢糧土貢。不過數十取一。而官吏輒於正供之外。需索百端。歲斂喀什噶爾普爾（回部貨幣之名。以赤銅爲之。形橢圓無孔。每枚約當內地制錢十）八九千緡。葉爾羌萬餘緡。和闐四五千緡。其他土產氈裘金玉緞布之屬。稱是大率各城辦事大臣。得總額十之二。而章京伯克等均分其八。彼等又廣漁回女。奴使獸畜。惟意及嘉慶末。參贊大臣斌靜。益以荒淫爲之倡。而回疆之吏治。乃愈不可問矣。

始開
豐之

嘉慶二十五年。張格爾知事機可乘。乃與故國逃人等。自敖罕北投布魯特。假其衆數百。以八月襲喀什噶爾近邊。布魯特頭目蘇蘭奇入邊告警。反爲章京綏善所逐。怒與張合。於是領隊大臣色普徵額。引兵擊之。擒敵八十餘。而斌靜遂以蘇蘭奇交通逆裔。聚衆滋事等詞入奏。會宣宗恐斌靜色普徵額。均不勝軍事之任。而起豐之故。或尙別

有所在。乃命伊犁將軍慶祥往勸。果得斌靜縱容家奴。倚勢婪索諸罪狀。詔奪職。按問旋以永芹代之。時張格爾據那林河源。募集義兵。暗結內地回衆。爲之耳目。屢騷掠近塞。引清兵出邊。則遠遁。又或詭詞乞降。變詐百出。道光五年九月。領隊大臣巴彥巴圖。引兵往捕。出塞四百里。不遇一敵。乃縱殺布魯特游牧婦孺百餘人而還。其酋汰劣克。憤甚。率所部二千。追襲清兵山谷間。擊殺殆盡。西四城回教徒聞之。一時盡變。勢遂大張。清廷乃以大學士長齡代慶祥鎮守伊犁。而以慶祥代永芹。視師喀什噶爾。徐籌進戰之計。

是時葱嶺以西諸回國。惟敖罕鷲悍善戰。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語。其王摩訶末阿利 *Mohammed Ali* 新立。知人能任。威服近傍。哈薩克諸部。銳意侵略。張格爾既出入近邊。知南路清軍薄弱不足患。欲乘間席捲西四城。而又恐北路援兵速集。乃遣使敖罕乞援。約事成則均分四城戰利品。並割讓喀什噶爾以報。而自集衆五百餘。以六年六月先入。拜其先和卓木之墓。據墓宮而營。距喀什噶爾八十餘里。清軍迎擊之。大敗。及七月。敖罕王將兵萬人至。則張格爾已偵知喀什噶爾守兵甚寡。旦夕可得。悔前約。

敖罕王見張格爾中變。留數日引歸。而張格爾復使人追還其軍。得二三千人。用爲親兵。遂以八月二十日陷喀什噶爾。慶祥死之。於是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三城同時失守。羣回響應。

阿克蘇
之防戰

先是七月。清廷知回疆亂事已成。決非伊犁烏魯木齊五六千援兵所能鎮定。特詔陝甘總督楊遇春發陝甘兵五千。馳赴哈密。又命山東巡撫武隆阿發吉林黑龍江騎兵三千出關。以長齡爲揚威將軍節制之。期會軍阿克蘇進剿。軍未集而西四城已陷。回兵前隊且逼渾巴什河。轉戰深入。距阿克蘇四十里。烏什庫車戒嚴。然張格爾方留喀什噶爾。亟亟以改革吏治爲事。不暇乘機東進。於是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遣百餘騎擊敵。遂渡河而陣。再戰再捷。敵不敢窺河北。及十月而大兵集阿克蘇者萬餘。東四城始無恐。

西四城
之克復

是時四方征回之師。先後出發者計三萬六千有奇。清廷初議大軍雲集後。自阿克蘇分奇正二路。向喀什噶爾進行。正兵出中路台站。循葱嶺北河而西。是爲攻擊之師。奇兵自烏什草地繞出喀什噶爾邊外。是爲邀截竄逸之師。然烏什邊外道險不易行。又

環邊布魯特部落情形叵測。恐孤軍深入不利。而阿克蘇庫車烏什諸城。又勢不可無。留駐警備之兵。兵愈分則力愈薄。長齡等乃決議變更方略。以步騎二萬二千。并力出中路。於七年二月六日出師。二十三日。至洋阿巴特。遇回兵二萬餘。時軍行半月。糧且盡。日食疲駝羸馬。深恐敵以堅壁清野之策不戰困己。至是相遇。皆踴躍鬪奮。盡得敵中牲畜糧食。士氣百倍。轉戰深入。遂以二十九日夜半。大風霾中。薄喀什噶爾城下。翌三月一日破之。獲張格爾甥姪及敖罕將二人。擒回兵四千餘。於是楊遇春乘勝復英吉沙爾。葉爾羌。提督楊芳復和闐。然西四城雖一時盡復。而張格爾已自木吉出邊。清廷以諸將防範不密。坐失渠魁。有旨切責。六月。長齡乃令遇春與芳引兵八千分道出塞。蹤跡張格爾。芳軍至阿賴嶺（帕米爾高原迤北）遇敖罕兵二千餘。激戰一晝夜。亡失甚衆。卒嚴陣而歸。清廷不得已。罷西征之師。使遇春率之東還。獨留兵八千駐喀什噶爾。以楊芳爲參贊統之。

乾隆中之平回部也。布羅尼特幼子阿布都哈里。以俘虜送京師。給功臣家爲奴。道光初。始脫奴籍。與其家屬。並編入正白旗蒙古。及張格爾之變。又以親屬緣坐。發邊省監

禁。至是長齡籌回疆善後策。以張格爾遠遁。且其兄弟子姓。多在敖罕。終不能以八千留防之兵。制其死命。而回人崇信和卓。與西番崇信達賴刺麻同。非威力所能變。當因俗羈縻之。乃建議棄西四城。釋阿布都哈里歸主其地。以安內制外。而武隆阿亦以西四城環逼外夷。所在受敵。留兵少則不足用。多則繁費無等。若捐西守東。費不及半。而功已倍之。議與長齡同。宣宗怒其悖繆。嚴旨切責。仍令相機覘敵。務獲乃止。至九月。而又命直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回疆。料量善後之事。

張格爾世爲白山黨領袖。其據喀什噶爾時。頗濫用威權。虐殺異宗。以故南路諸黑山黨徒。多陰通清軍者。至是長齡等密遣黑山黨徒出邊。縱反間。『言官兵盡撤。喀什噶爾空虛。諸回翹首以望和卓。』一時張格爾方寄食諸部。生計日蹙。亟思糾合殘衆。伺再舉之機。會歲暮。信清軍果無備。復率步騎五百。以十二月二十七日。潛入阿爾古回城。(烏蘭烏蘇河北)覺所聞不實。折奔出邊。楊芳急發兵追逐。及之於喀爾鐵蓋山。擊斬殆盡。張格爾率殘兵三十餘棄騎徒走。爲布魯特人所欺。執而獻之。八年正月。捷聞。詔封長齡二等公。芳三等侯。賚將士有差。又以平定外夷。特舉行獻俘禮。蓋自乾隆中葉

以來數十年間未有此盛事。清廷急欲誇示威武，以繼續自尊之習慣云。張格爾既就擒，長齡復檄諭敖罕、布哈爾等國，獻回酋家屬。敖罕遣使來賀，言俘虜可返，而和卓木子孫不可獻。清廷知不能得，事亦漸寢。惟諭那彥成、楊芳嚴守卡倫，絕敖罕貿易，俟其自困。於是那彥成先後奏章程數十，大要如左。

(甲) 安內策。

(一) 嚴革各城積弊，俾各大臣歲終考核於參贊，又總考核於伊犁將軍，並增其廉俸，許其攜眷，定其屬役。

(二) 印房章京均由京選派，不用駐防。

(三) 嚴定各城伯克資格，慎其保舉，制其迴避。

(四) 沒收各城叛回所有地，并清查各城私墾地，以其歲糧供給本地兵餉，及各官養廉銀之用。

(五) 改城垣。(回俗故無城郭，乾隆朝定回疆，始就各緊要回莊附近築短垣，僅容官署、兵房、倉庫，名曰漢城。至是乃就漢城稍增大之) 增卡堡，練戍兵。

(乙) 制外策。

(一) 絕敖罕貿易。嚴禁大黃茶葉出口。其敖罕外諸部落入邊貿易者。仍依舊制。納稅三十分之一。不得絲毫減免。

(二) 盡逐敖罕商民之流寓邊內者。且沒收其財產。

(三) 收撫各布魯特。指與地方。妥爲安置。

敖罕之
入寇

那彥成既奏定右列諸策。次第實行。自是清兵漸撤。楊芳那彥成並以九年先後還朝。而敖罕王摩訶末阿利。以中國絕之已甚。欲以兵力回復通商之利。聞張格爾兄摩訶末玉素普方在布哈爾。乃迎諸軍中。以十年八月。使其將哈庫庫爾及勒西克爾等奉之。率流寓之喀什噶爾人。大舉入寇。參贊大臣札隆阿聞警。發兵拒戰不利。玉素普長驅奪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諸回莊。札隆阿及葉爾羌辦事大臣璧昌。各據漢城拒守。僅得不陷。時那彥成子容安。爲伊犁參贊大臣。統步騎四千餘。以九月抵阿克蘇。畏敵勢盛。欲俟烏魯木齊兵集而後進。旋繞道烏什。趨無兵之和闐。於是喀什噶爾葉爾羌久在敵軍包圍之中。附近諸回莊子女玉帛。被掠幾盡。

是時清廷先後遣楊遇春、楊芳、長齡等調兵赴援，逮容安下獄，並褫那彥成職，深咎前此嚴禁貿易驅逐夷民之失計。而敖罕適與布哈爾有隙，不暇東侵。及清軍進援，則敖罕兵已解圍引去。玉素普故慈善，不好殺。至是益知獨力抵抗之難，亦踵之而西。清廷方以夷性反覆，對付之法，寬則損威，猛則激變，不可不斟酌盡善，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而敖罕頗慮中國大舉出塞，遣使俄羅斯通貢，欲以樹援。又爲俄人所拒，始決意求與中國平和市易。十一年七月，長齡赴喀什噶爾籌善後策，得敖罕使臣上書，備述七十餘年通商納貢之舊好，及五年以來閉關絕市之苦累，請修好如舊。長齡乃提出媾和條件二：（一）縛獻叛酋，（二）放還所虜清回兵民。遣使臣歸報，兩國卒以十月成約，言如左。

（一）敖罕將所虜中國兵民放還，並爲中國監守和卓木族。（惟縛獻叛酋事，應請免議。）

（二）中國仍許敖罕通商，並許其免稅。

（三）中國將前所抄沒敖罕民資產給還。

自右約觀之。清廷已極讓步。其時長齡等未嘗不知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諸部落皆與敖罕有逼處之嫌。果欲聲罪致討。正可利用此機。連絡諸部。同時進攻。爲一舉掃蕩之計。然終不出此者。一則清軍一出塞外。主客殊形。又蔥嶺以西。道路險惡。不敢勞師遠涉。一則清廷方以玉素普之亂。歸咎於那彥成之操切啟釁。亟思變計故也。自是中國之對於回疆。專注意於固圉之策。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於葉爾羌。駐滿漢兵六千。居中控制。別留伊犁騎兵三千。陝甘步兵四千。分駐各城。又廣興屯田以佐軍餉。而敖罕自通市後。連年與布哈爾搆兵。摩訶末阿利。卒以道光二十二年戰敗而死。數年後。王族庫達雅爾嗣位。不能用其衆。而國內悍徒。復思喚張格爾子弟。起復讐之師。於是和卓木族加他漢等七人。募集同志。連合布魯特族。以二十七年春入寇。喀什噶爾之敖罕貿易事務官那墨特。復爲之煽動住民。使起內應。而回民自更數次變亂以來。深懲往事。願從跳盪者頗尠。加他漢等提兵往來喀什噶爾。葉爾羌間。不能逞志。及十一月伊犁兵赴援。遂不戰而遁。是謂七和卓木之亂。蓋自道光初年至此。天山南路。以和卓木族之故。蒙兵禍者已三次矣。

鴉片輸入之沿革

第二十三章 鴉片戰爭

嘉慶朝中英之交涉。既於本編第一章述其梗概。未幾而兩國以鴉片貿易之紛議。生意外之葛藤。終至以兵力相見。於是數千年來閉關自尊之中國。不得不一變其面目。公開商港。與世界各國訂互市之約。故鴉片戰爭。實近世中國變局之造端也。鴉片之輸入中國。起原甚早。唐貞元時代。西紀八百年頃阿刺比亞商人。已有輸入罌粟者。降至明中葉。十五世紀末東洋貿易。爲葡萄牙人所壟斷。而當時阿刺比亞人所運送至馬刺加之貨品。有鴉片一物。華言亦謂之阿芙蓉者。實阿刺比亞語 *ation* 之音譯也。萬歷十七年。一五八九年關稅表中。載鴉片十斤。價值銀條二個。則鴉片貿易之通行。由來久矣。明季以來。民間漸有用以吸食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清廷已布吸用鴉片之禁令。則此風之增長。又可知也。然在乾隆中葉以前。輸入額尙不多。而輸入之國。以葡萄牙爲主。及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英吉利東印度商會。自本國政府得壟斷中國貿易之特權。而印度孟加拉地方。又爲鴉片產地。於是輸入日增。而民間吸食之害。亦日甚矣。

東印度會社之

毀之。然禁令愈嚴而秘密買賣愈盛。英商等竊於廣州灣中之伶仃島及大嶼山等地設船屯積。謂之鴉片蘆。廣東商人專以包攬走漏為業者。皆蓄快艇。裝以礮械。謂之快蟹。其私設之會社。在廣州者。謂之大窯口。分布各地者。謂之小窯口。所在勾通吏役。結納哨兵。終且與沿海各官衙私締契約。每輸入鴉片一箱。納賄若干。自嘉慶二十一年。至道光十六年。二十年間。輸入額之增加。幾至五倍。據東印度商會所呈大不列顛國會之報告書。則其數如左。

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 三、二一〇箱 價三、六五七、〇〇〇西班牙兩

道光十年（一八三〇） 一八、七六〇 一二、九〇〇、〇三一

此十四年間輸入之增加。已達三倍。又據英人美特日爾斯忒所調查。則自道光十年至十六年。其間逐年增加之數。更有可驚者。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 一三、六七〇 一五、三三八、一六〇

同 十六年（一八三六） 二七、一一一 一七、九〇四、二四八

東印度商會中國貿易之獨占期限。以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終止。時英國外務

尙書巴墨斯敦 Palmerston 欲擴張其東方之商權。遂於前年冬十一月三日派遣貿易監督官律勞卑者 Lord Napier 駐廣東使保護本國商民。且向清政府要求推廣商港。是年六月律勞卑抵澳門。將詣廣州。兩廣總督盧坤傳命止之。律勞卑不受命。輒用平行款式投書督臣。盧坤怒其不如式。一方則請旨封艙。將該國貿易暫行停止。量加懲抑。一方則發兵防圍海口。嚴守礮臺。以備不虞。律勞卑率軍艦二艘。以八月五日。西九月乘漲潮突入虎門。發礮互擊。卒以是月九日進泊黃埔。盧坤方徵調水陸諸軍扼要設防。而律勞卑適以酷暑致疾。於十九日退去。盧坤等遂以英人內外消息不通。惶恐悔罪。懇求給牌下澳等詞。鋪張入告。許英人通商如舊。律勞卑竟以九月間。西十月一病死澳門。英政府以羅頻孫 Robinsou 繼之。而盧坤等方懲於前事。增定防範章程八條。一外國護貨兵船不得駛入內洋。一責成行商（華商）稽查洋人私運軍械。或攜帶婦女至省。一引水買辦須由澳門同知給發牌照。一限制夷館雇工。一洋人在內河應用無篷小船。禁止閑遊。一洋人具稟事件。一律由行商轉達。一行商承保洋船。應兼用認保派保法。一責成水師嚴查洋船逃稅。道光十五年三月。遂公布實行。以故羅頻

經濟上
之影響

孫在職中。惟居留澳門。或一至伶仃。陰上書本國政府。議於珠江口占一小島爲根據。不復求與督臣相交涉。會道光十六年。二月一八三六年十月十四日。英政府廢貿易監督之職。以甲必丹義律 George Elliot 爲領事代之。義律欲以平和政策。恢張商利。務不失中國政府驩。而中國禁鴉片益嚴。一歲之中。常禁令數發。同時英商又必欲維持此有利之貿易。且公請中國解除禁令。義律雖苦心調和其間。而兩國之衝突。固終不可避矣。鴉片輸入之盛。不獨於人民衛生上。道德上。生種種之弊害而已。又於國家經濟上。有非常之影響者也。道光三年以前。廣東海口。歲漏銀數百萬兩。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三千餘萬兩。十四年至十八年。漸漏至三千餘萬兩。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又數千萬兩。於是內地銀價遞增。每銀一兩。至易制錢一千六百有奇。御史朱成烈。鴻臚卿黃爵滋。先後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清廷議令直省將軍督撫各議章程具奏。期絕鴉片根株。爲中國除一大患。時湖廣總督林則徐。厲行禁令。設局收繳煙具。數月之間。成效大著。其覆奏之語。尤剴切。略言『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宣宗

大感動。特詔則徐來京。面受方略。佩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兼節制廣東水師。實行杜絕鴉片貿易之策。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也。

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則徐至廣東。下令英商。限三日內盡出所蓄鴉片。至期。英人不奉命。二月三日。則徐張兵臨之。英人不得已。出一千三十七箱。則徐度其非全數。翌日。命各國商民退去。斷英人糧食。令出鴉片四分之一者給婢僕。出二分之一者與食物。出四分之三者。許貿易如舊。九日。復發兵包圍英國商館。將加驅迫。領事義律知無可調停。乃勸諭英商出鴉片全數。以十二日具狀請繳。凡二萬二百八十三箱。每箱百二十斤。計資本金五六百萬圓。則徐馳驛奏請送京師銷毀。而言官有以「廣東距京遼遠。途中易啟偷漏抽換之弊。」爲言者。詔毋庸解送。卽交則徐督率文武官吏。公同銷毀。俾沿海共見共聞。有所震讐。四月。則徐就虎門海岸。鑿方塘二。縱橫各十五丈。前設涵洞。後通水溝。實鹽其中。引水成滷。以鴉片投入。然後傾石灰沸之。夕啟涵洞。令隨潮出海。凡月餘而始畢事。英人自領事義律以下。皆怏怏去廣州赴澳門。諸外國商民相率從之。一時廣州城外二百八十餘艘之商船。留者僅二十餘艘云。

當是時。清廷禁絕鴉片。不遺餘力。自十八年以來。京城內外各衙門。發見鴉片罪犯。分別奏咨交刑部審訊者。不下數百起。十九年五月。諸王大臣議定新例三十九條。凡開設窯口。屯積鴉片者。爲首斬梟。爲從絞監候。開設煙館者。爲首絞監候。爲從發新疆爲奴。栽種罌粟。製造煙土者。爲首絞監候。爲從流極邊煙瘴。凡吸食鴉片者。自令下之日。經一年有六月。尙不悛改者。無論官民。皆絞監候。並得旨纂入則例。永遠遵行。然此三十九條之新例。止適用於內國臣民。而則徐自銷毀鴉片後。復欲爲杜絕來源之計。一方則請設專條。凡洋人以鴉片入口圖賣者。分別首從。處以斬絞。一方則布告各國。凡商船入口者。皆須具結。『有夾帶鴉片者。船貨沒官。人卽正法。』葡萄牙美利堅諸國。皆具結願互市如舊。獨義律不欲。請則徐更遣委員至澳門會議。則徐嚴斥不許。以七月下令沿海州縣。絕英人薪蔬食物。於是齟齬益甚而禍作矣。

先是英國政府方針。務以平和爲主。又國人中重德義。守正道者。如鐵兒額爾。美特日爾斯忒。仇都拉弗等。皆以鴉片貿易爲污辱大不列顛國旗之事。力排擊之。故英政府嘗諭義律。不得以軍艦駛入珠江。召中國政府之猜忌。及則徐嚴絕英人餉饋。且令退

出澳門。義律將妻子及流寓英人五十七家。聚居尖沙嘴（香港對岸）貨船而發軍艦二艘。武裝貨船三艘。進迫九龍。假索食爲名。開始礮擊。然義律初不過以此爲示威之計。非真願決裂。及見則徐堅持不動。又恐我水師圍攻尖沙嘴。乃以八月介葡人轉圜。願削『人卽正法』語。餘悉如約。則徐以與各國結語不一致。又新得訓令。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於畏蕙』之語。蓋清政府之驕泰正盛也。則徐遂固執前說。略不讓步。於是九十月間。英艦屢於川鼻島尖沙嘴附近。發礮攻擊。至十一月八日。清廷宣布停止英吉利貿易之諭。略謂『英吉利自禁煙後。反覆無常。若仍準通商。殊非事體。至區區關稅。何足計論。歷來綏撫外人。恩澤極厚。英人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尙何足惜。其卽將英吉利貿易停止』云云。自此諭下。清英間之國交。遂無轉圜之望。是時英國商船。先後至者二三十艘。皆以和議未諧。不得進口。義律尙遣使調停。略言事苟不肯本國政府之令。卽一切當依大清律辦理。乞仍許英人回居澳門。則徐以朝旨新下。難於驟更。復嚴斥不許。京朝官主張排外者。氣燄日高。大理卿曾望顏。至奏請封關禁海。盡停各國貿易。則徐力陳不可。議始寢。英政府得開戰之

廣東之
防戰及
定海之
失守

報。遂以道光二十年二月年一八四〇。向議會求軍費之協贊。反對黨派雖力求否決。而討議三日之後。贊成者卒占九票之多數。於是用兵之議遂決。

則徐自抵廣東以來。日使人刺探西事。繙譯西書及新聞紙讀之。至是絕市諭下。則徐任兩廣總督。大治軍備。自虎門至橫當山。互以鐵練木筏。增購西洋礮二百餘位。列置兩岸。又備戰船六十。火舟二十。小舟百餘。募壯丁五千。演習攻戰之法。則徐親赴師子洋校閱水師。號令嚴明。聲勢甚壯。英政府既決議用兵。乃下令印度總督。調集印度及喜望峯屯兵萬五千人。以加至義律 *George Elliot* 統陸軍。伯麥 *Bremer* 統海軍。進發。二十年五月。英軍艦十五艘。汽船四艘。運送船二十五艘。舳艫相接。集澳門附近。則徐發火舟十艘。乘風潮攻之。焚其枋板小船二。遂大張賞格。募殺敵者。然英軍志在通商。本無意激戰。見廣東有備。議分犯各省。於是伯麥率艦隊三十一艘北去。以五艘擾廈門。二十六艘犯定海。金廈道劉曜春發兵拒戰。英艦復颺去。而定海遂以六月爲英軍所占領。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提督祝彭彪。皆束手無策。是時承平日久。沿海空虛。諸文武大吏。懼禍及。頗不悅則徐所爲。及定海陷。諸大吏益造蜚語上聞。中傷則徐。於是

廷議動搖。朝旨頓變。密詔兩江總督伊里布赴浙視師。訪致寇之由。諭沿海督撫。遇洋船投書。卽收受馳奏。又切責則徐空言無實。轉生波瀾。而大局先自破壞矣。

英軍既占定海。復欲求通商。七月。伯麥及領事義律。以五艘赴天津。投書講款。書爲其巴力門（國會）致中國宰相者。所列條款凡六。（一）還償貨價。（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爲商埠。（三）兩國交際用對等之禮。（四）賠償軍費。（五）不得以英船夾帶鴉片。累及居留英商。（六）盡裁洋商（經手華商）浮費。直隸總督琦善。收書奏聞。時天津道陸建瀛。議請以廢止鴉片貿易之事。爲先決問題。苟英人承諾。則許以免稅代第一款。以開放澳門代第二款。以海關監督與之平行代第三款。其餘令仍回廣東。與則徐定議。而宣宗惑於滿樞臣穆彰阿之言。方欲加罪則徐。以謝英人。顧一切不決許。但覆以上年廣東繳煙。其中必有多少曲折。將來欽派大臣。前往查實。不難重治林則徐之罪。於是詔以琦善署兩廣總督。褫林則徐職。令留粵聽勸。而義律等亦返舟山。與伊里布定休戰之議。時二十年九月也。

義律等既於浙江成休戰之約。遂撤定海軍艦之半。還屯澳門。十月。琦善至廣州。則力

反則徐所爲。裁撤水師。解散壯丁。盡廢一切守具。欲以釋英人之猜嫌。顧又不敢輕許商埠。惟允償煙價七百萬圓。時加至義律病不預議。甲必丹義律獨當談判之局。見琦善易與。詞色轉厲。於前索六款外。復提出割讓香港之議。琦善方以筆舌之力。再三堅拒。而伯麥遽以十二月十五日一月八日五年。率艦隊進攻。陷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礮臺。琦善大驚。卽夜移書義律。再申和議。於煙價外。許開放廣州。割讓香港。義律亦許還付定海及大角沙角礮臺。以是月二十八日議定草約。於是英人一方則召還舟山列島駐屯艦隊。一方則於香港出示。起造房屋埠頭。視爲己有。而清廷得英人進軍之報。勃然震怒。遂以二十一年正月七日。再下宣戰之諭。先後命御前大臣奕山爲靖逆將軍。提督楊芳。尙書隆文爲參贊大臣。赴廣東。調江督裕謙爲欽差大臣。赴浙江。飭伊里布回江督本任。奪琦善大學士。全局又一變。

英軍之
攻擊虎
門

琦善亦知香港割讓之約。未必遂得政府之許可。顧其所謂『地理則無要可扼。軍械則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若與交鋒。實無把握。不如暫示羈縻。』（並琦善奏摺語）者。固不可謂非當時之事實。及草約已定。而宣戰之諭。又相逼而來。於是狼狽益

甚不得已乃飾美女列珍味盛饗英使冀遷延時日徐圖萬一之補救而義律覺事已中變遂與伯麥續行攻擊虎門之計其時將軍參贊及所調援兵尙未至英軍已以二月五日連艘入犯不數日而橫當虎門各礮臺皆陷水師提督關天培戰死各要隘大礮三百餘門並則徐去年所購西洋礮二百餘門盡爲敵有十三日參贊楊芳率湖南兵千餘馳至方相度形勢就珠江要害沈舟下石以拒而英領印度總督所新遣之陸軍司令官臥烏古 *Cornhill* 又至益長驅深入盡扼珠江咽喉而楊芳亦束手無策矣然英軍雖以船堅礮利之暴力所向破竹而各國商船四十餘艘雲集港外以罷市日久皆不直英人所爲卽英人亦恐以長期戰爭之故生商業上之損害於是二十六日美利堅法蘭西兩國商人以行商伍怡和之介紹遞書調停言義律初無他求但得與各國一體通商無不同聲感戴楊芳據以入奏而其時清廷新得英人占據香港之實狀方怒逮琦善必欲一雪此恥遂嚴詞拒絕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新任總督祁墳並抵廣州時要害盡失敵入堂奧清軍攻具未齊又所募義勇亦未集奕山初用楊芳林則徐議主固守不浪戰已而則徐奉命馳赴浙江奕山惑於翼長隨員等之言復

思僥倖一試。四月朔發水勇七百乘小舟載火具。期以夜半粉碎敵艦於一擊之下。而是夜襲擊之結果。僅破敵軍雙桅大船二。杉板小船五。縱掠其商館。並誤傷美利堅人數名。而英軍反以翌朝大集。盡焚港內木筏數百具。油薪船三十餘艘。直向廣州矣。越初五日。而城西北之天字礮臺。泥城港及城北山頂之四方礮臺。先後陷落矣。廣州形勢已在敵軍掌握之中。將軍參贊不得已。乃以初七日西五月二十七日遣署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講款。遂議定休戰條約如左。

一將軍等允於煙價外先償英軍軍費六百萬圓。限五日內交付。

一將軍及外省兵退屯城外六十里地。

一以香港之割讓爲未定問題。俟後日協商。

一英軍退出虎門。

先是奕山等蒞粵。以爲粵民與洋人交通日久。皆不免漢奸叛黨之嫌疑。故舍本省水勇不用。而遠募諸福建。清軍蒐捕漢奸。輒不問其是否而殺之。南海義勇與湖南兵之間。已坐是相仇殺。僅以將軍之慰諭得解。而英軍初至。頗申明約束。不妄劫殺。以故粵

廈門定
海鎮海
寧波之
失守

民對於清軍擒斬敵人之賞格。未嘗有應命者。及和議已定。奕山等方以此六百萬之償金。爲廣州住民生命財產之代價。議以四百萬由藩運海關三庫發給。以二百萬由廣州行商分擔。日夜搜括。惟恐不及。而英軍顧以其間。遊行市街。大肆淫掠。於是粵民種種不平之感。一旦迸發。初十日。三元里民萬餘。樹「平英團」之旗幟。乘英軍陸續退去之際。環攻之。誓與決一死鬪。遠近響應。衆頓數萬。義律聞變。馳救。陷重圍。不得出。移書告急於知府余保純。保純以將軍命往解。竟日。始挾義律出圍。翌日。償金總額授受已畢。英軍遂以十二日撤去廣州。促將軍等離省。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屯金山。先撤回湖南兵。獨留楊芳駐城彈壓。隆文至金山。不數日。遽卒。楊芳尋亦以病歸。自虎門開戰以來。清軍前後戰死者。不下五百人。而英軍死者僅十四人云。

廣州雖以此城下之盟。僅得保全。然奕山等會奏。則謂英人止求照前通商。且以償金改稱清還商欠。其煙價香港問題。皆一字未及。清廷謂事已妥洽。惟飭將軍等會同督撫籌議妥章。增修守備。又以廣東兵政廢弛。臨事全無實用。追論歷任總督罪。並遣則徐成伊。以爲懲前毖後之策。而英人固以上年所索六款及香港割讓之約。尙未得

中國政府之決答。不肯罷兵。以故一方率軍艦退出虎門。經營香港。規復廣東貿易。一方則思藉戰勝之勢。移軍北進。威嚇清廷。必盡遂所欲而後已。會伯麥新自印度續調戰艦回粵。遂與義律等以六月決議北犯。無何。颶風大作。破其坐船。義律等僅以身免。兩廣督臣祁項等。張皇入告。謂撞碎洋船。漂沒洋兵無數。浮尸蔽海。清廷方發藏香。謝海神。允廣東保舉守城文武至數百員。而英政府所遣大使璞鼎查。Pottinger 海軍少將巴爾克。Parker 適至。於是臥烏古。巴爾克率軍艦九艘。汽船四艘。運送船二十三艘。載兵三千五百。以七月九日。八月二日進迫廈門。翌日。陷海岸礮臺。旋轉轟擊。一晝夜。官署街市盡燬。閩督顏伯燾。金廈道劉曜春。退保同安。然英軍得廈門亦不守。惟留艦隊三艘。軍隊五百五十人。占據古浪嶼。伯燾遂以收復廈門奏聞。而英軍復以八月十二日。九月二日進攻舟山列島矣。時總兵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以兵五千駐守定海。血戰五晝夜。卒以十七日同時戰死。定海復陷。於是欽差大臣裕謙。以兵千餘守鎮海。提督余步雲。總兵謝朝恩。以兵二千餘分守甬江口兩岸礮臺。二十六日。十月英軍二千二百人。載大礮十二門。分道登陸。步雲及朝恩兵皆潰。裕謙自殺。步雲走寧波。英軍既連

陷鎮海。勢益振。直溯甬江。以二十九日三十日迫寧波城下。步雲復棄城走上虞。居民相率樹順民旗。閉門不出。慈谿餘姚居民亦逃散一空。土匪四起。浙西大震。

九月。清廷聞定海鎮海相繼失守。詔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都統特依順爲參贊。進軍浙江。籌恢復之策。以廣東巡撫怡良爲欽差大臣。移駐福建。以河南巡撫

牛鑑總督兩江。分任南北沿海之防禦。奕經奏調川陝河南新兵六千。募集山東河南

江淮間義勇。及沿海亡命數萬。以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朔二月十日至杭州。留特依

順駐守。而自與文蔚督兵渡江。以十六日次紹興。英軍自去年占領寧波後。因自此以

西。水道淺狹。不適巨艦之行駛。遂下令休息士卒。惟時遣小舟。犯慈谿餘姚。縱掠卽去。

及聞清軍進逼。則盡移鎮海屯兵。據城東北甬江口招寶山之礮臺。而移寧波屯兵入

舟。獨留數百人守城上大礮以待。而奕經文蔚方力排異議。銳意恢復。議定進軍方略

如下。(一)奕經以兵勇三千。軍紹興之東關鎮。文蔚以二千。屯慈谿城北之長溪嶺。副

將朱桂。參將劉天保。以二千屯城西之大寶山。以圖鎮海。(二)提督段永福以兵勇四

千。伏寧波城外。余步雲以二千駐奉化。以圖寧波。(三)海州知州王用賓駐乍浦。僱漁

舟渡岱山而故總兵鄭國鴻子鼎臣統帥水勇主火攻以圖定海約是月二十八日三月叶夜中同時進兵各豫遣鄉勇分伏城中爲內應而定海形勢隔絕布置不易鄭鼎臣之義勇隊萬餘先期渡海襲擊無功而返寧波鎮海兩城內應果皆如期啟城以待而入寧波者段永福之前隊五百人爲敵軍礮擊戰死過半入鎮海者劉天保所將之河南勁勇五百人以內應數寡不敢戰踉蹌退出於是永福走東關鎮天保朱桂回軍分屯大寶山左右而英軍反以二月四日三月十日發千五百人自慈谿登陸進薄朱桂陣地激戰一日桂父子陣亡天保軍驚潰文蔚卽夜棄輜重器械西走英軍連陷大寶山長溪嶺無西顧憂遂以初六日引還寧波而文蔚退西興（蕭山縣城西）奕經且渡江回杭州并乍浦已渡之水勇萬餘亦遣散矣惟鄭鼎臣一軍尙以三月朔圍攻英軍於岑港報稱焚沈敵船大小數十餘溺死敵兵五六百而浙撫劉韻珂方力主和議已以前月奏請起伊里布來浙主款廷議復爲之一變矣於是上用劉韻珂言賞伊里布七品頂戴赴浙効力以尙書耆英爲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以齊慎爲參贊詔諸軍按兵罷攻惟嚴守要地以俟機會而是時英軍方得新任

乍浦
上海
之失守

印度總督額倫波羅伯 Earl Ellenborough 之訓令欲轉略長江以扼我南北之交通。

遂勒索寧波紳士犒軍銀二十萬圓以三月二十七日七月五日盡撤寧波鎮海屯軍惟留

舟四艘兵千餘守定海及錢塘江口至四月八日七月十日而全軍迫乍浦矣時乍浦有

漢兵六千三百人滿兵千七百人望見英艦如邱阜皆氣索所發礮丸率不達英軍陸

戰隊以翌日登岸初十日占城外高地與海軍相應礮擊遂陷乍浦杭州嘉興皆戒嚴

伊里布亟至英艦議款不得要領韻珂又奏請放還俘虜送諸乍浦則英艦既以十八

日北去又改送諸鎮海則英艦以五月朔六月九日達吳淞矣奕經檄牛鑑權宜羈縻鑑猶

豫兩日始以初七日遣員齎札赴英船事已無及時江南提督陳化成守海口礮臺初

八日黎明開戰礮沈敵船二艘又擊折其二艘之桅而化成遽戰死守兵四潰英軍遂

以是日陷寶山十一日陷上海更發兵窺松江蘇州以水淺不敢入乃決議溯長江攻

鎮江府以行遮斷運河之策。

寶山既陷清廷命奕經酌遣參贊一人赴蘇又命耆英伊里布馳赴上海會同牛鑑相

機籌辦以劉允孝署江南提督及上海繼失牛鑑回江寧一方則徧諭居民謂長江沙

鎮江之
失守

線曲折敵斷不深入。一方則奏請仿乾隆朝征緬罷兵。仍許朝貢故事。准予英人通商。無何。英艦連過福山江陰圖山關諸要隘。以六月八日五月十日達鎮江。於是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皆督兵赴援。駐防副都統海齡嚴拒不納。使戰城外。惟以駐防蒙古千餘守城內。禁居民遷徙。日夜搜捕漢奸。虐殺無算。合城鼎沸。十三日。英將臥烏古分全軍七千爲三隊。以巴爾德勒。娑爾敦。叔特。三將分統之。而自率礮兵隊五百七十人指揮全軍。翌日。娑爾敦之右翼軍先破我城外兵。叔特之中軍。及巴爾德勒之左翼軍攻城西北。臥烏古以大礮攻南門。交戰二小時。城遂失守。海齡自縊死。(或言爲亂兵所殺)齊慎劉允孝退走新豐鎮。自瓜洲至儀徵之鹽船估舶。焚燒一空。火光百餘里。揚州鹽商饋銀五十萬免禍。是役英軍戰死者三十七人。負傷者百三十一人。遂留叔特一軍守鎮江。餘悉溯江而西。二十八日。四月其前隊已薄江寧。及七月四日。八月而全軍達府外矣。

自鎮江不守。清廷始決意議和。令耆英伊里布示意敵軍。英使璞鼎查。以耆英等未得全權之委任。拒不與議。清廷乃以耆英伊里布並江督牛鑑爲全權大臣。便宜從事。時

英將娑爾敦之支隊。已以七月六日登岸。議於初十日黎明開始礮擊。會初七日。耆英伊里布至。乃以初九日夜中。遣書英使。請翌朝會商。英軍方下令停止攻擊。而是時忽有清軍增募壽春兵。使擊洋人之流言。臥烏古怒甚。復運大礮置鍾山之巔。爲粉碎府城之計。耆英等百方辨解。事得中止。十四日。三全權親赴英艦。與璞鼎查定休戰之約。自是往返協議。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卽西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締結清英修好條約。所謂南京條約者也。英艦發祝礮二十一聲。懸兩國國旗以賀。戰局始結。

條約之
要項

此條約之要項。則（一）清英兩國將來當維持平和。（二）清國政府向英政府納軍費一千二百萬圓。商欠三百萬圓。鴉片賠償六百萬圓。共二千一百萬圓。限千八百四十五年歲末清付。（三）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港。許英人通商及居住。且一切不課關稅。（四）以香港之主權。讓與英政府。（五）放還英人之爲俘虜者。（六）戰役中爲英軍服役之華人。一律免罪。（七）將來兩國往復之文書。用平行款式。（八）條約得清帝批准。償金交付六百萬圓之後。英軍當自當時所占領之長江沿岸等地撤兵。惟舟

山及古浪嶼。在條約實行之前。仍由英軍占領。八月杪。英軍得六百萬圓之償金。聞英皇帝之報可。卽日去江寧。盡調碇泊長江之艦隊。還屯定海。於是臥烏古自香港反印度。璞鼎查以功任香港總督。兼陸軍大將。而清廷追論牛鑑不守江口罪。奪職逮問。以耆英代之。命伊里布以欽差大臣至廣東。議互市章程。又逮奕山奕經文蔚余步雲等領兵大員。下刑部治罪。懲處失守城池諸文武官有差。就中余步雲罪較重。以是冬正法焉。

臺灣俘虜事件

先是兩國戰爭中。英艦兩過臺灣。一於二十一年八月。在淡水港遭風觸礁。一於二十二年二月。在大安港閣淺。皆爲臺灣義勇所捕獲。凡三桅大船一。杉板船二。白人二十四。黑人百六十五。礮二十門。及英軍在浙東所得刀銃器械甚衆。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方以軍務時代。得專摺奏事之特權。遂先後臚陳戰績。飛章上聞。其時清廷以沿海諸省屢戰屢敗之餘。憂疑無措。及臺灣第二次捷奏入。以爲破舟斬馘。大揚國威。亟加達洪阿太子太保。姚瑩二品頂戴。風示中外。一時臺灣鎮道之名譽。藉甚士大夫間。達洪阿等氣益銳。謂俘虜久羈。非善策。請速誅之。以絕內患。英艦屯古浪嶼者。聞之大

憤移書臺中。以大舉報復相恫嚇。閩督怡良懼禍及。亦馳檄鎮道。令將俘虜悉數解送內地。欲示德。英人以弭患。達洪阿等謂督臣示弱。遽以五月。將百六十五名之黑人盡殺之。無何。南京條約成。兩國當交還俘虜。而臺灣所遣。僅白人若干名。璞鼎查乃以鎮道虐殺難民。乘危徼功。徧訴江浙閩粵四省大吏。請會奏懲處。於是清廷不得已。以耆英等之劾奏。及怡良渡臺查辦之結果。遂於二十三年正月。逮達洪阿姚瑩。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訊擬。一時尊攘之徒。議論囂然。義形於色。清廷亦終鑒其枉。僅予革職不深咎。而當時好作虛僑論者。競以此獄歸咎軍機大臣穆彰阿之指受。及耆英怡良等之媚嫉。比諸宋時莫須有。三字讞焉。實則達等所爲。無裨於時局也。至咸豐元年。特旨昭雪。中外又翕然稱頌矣。

臺灣俘虜之交涉。既草草畢事。同時廣州復有排外之暴動。先是。粵民自三元里決鬪後。與英人感情日惡。英人亦畏粵民之悍。不遽入內河貿易。惟脅督撫停止虎門礮臺之修復。盡拆各臺之石。移築香港。及南京條約成。廣州爲公開商港之一。英人至者漸衆。是年冬。粵民有與英勞動夫鬪毆負傷者。輿情大激昂。暴徒萬餘。雲集英國商館。肆

意焚掠。不復受官吏之約束。於是英員遽調新回香港之艦隊。直赴廣州。行自由之處。置會伊里布奉會議商約之命。以欽差大臣廣州將軍就任。亟與督撫懲治暴徒以謝。英使璞鼎查聞伊里布至。大喜。方提出通商上之條件。求定期會議。而伊里布以七十二歲之高齡。寢疾不起。二十三年二月。卒於廣州。於是清廷遣耆英代之。是年五月。兩國全權於香港行交換批准條約之式。至九月。復於虎門訂補遺條約。自關稅之規定。及其餘細目。凡十七條。以爲南京條約之附錄。自是廣州等五港之開放。次第實施。英政府得於各港派遣領事。處理商務。而粵民忽有嚴拒英人入城之議。於是鴉片戰爭之局終。而他日廣州事變之機。又始於此矣。

英法之成和
約及鴉片
立問題之
究竟

南京條約。一旦公布。歐美商業界大驩迎之。比利時。和蘭。普魯士。西班牙。葡萄牙。諸國。爭求派遣領事。若公使來廣東。而法蘭西。美利堅兩國。且請清國遣特命全權公使。議結和約。道光二十四年正月。美公使遂以大統領之國書。通意清政府。清政府仍命耆英主其事。於是中美條約。以是年六月於澳門成立。越月而法公使踵至。復以九月與耆英會黃埔。締清法條約如例。其間璞鼎查已自香港歸國。繼之者爲佛朗西士達維。

斯及二十六年。清廷對於英政府之償金。已達總額。者英復與達維斯會於虎門。密陳粵民驚悍狀。乞英政府以廣州居住之實行。延期二年。且私許不以舟山列島割讓他國。達維斯遂親赴定海。行還付之式。盡撤舟山古浪嶼屯兵。於是與歐美大國。先後訂約者。凡三。清廷已確認諸國爲平等敵體之友邦。公文照會。禁用夷字。而其時所謂清議者之勢力。尙於爾後數十年間。左右一世之輿論。雖政界亦時爲其所劫持焉。獨其爲戰爭原因者之鴉片禁令。在清廷初無明文解除。而臣民吸用之習。蔓延益甚。從此英商之輸入。亦依然盛行。清廷不得已。至咸豐九年。遂公然弛禁。以洋藥之名。徵收關稅。由是吸食鴉片之弊風。不啻爲法律所默許。而諸外國人反從而醜詆之。或且攜我國一二粗製煙具。陳諸博物院。以爲清國人民風俗之代表矣。

第二十四章 太平天國之勃起

自明季以來。國人以民族之惡感。主張排斥滿人。因而祕密結社。借宗教迷信之力。號召徒衆。潛蓄勢力。爲反抗清廷之運動者。無慮十餘種。就中白蓮教會。實爲其大宗。乾嘉之際。一再發難。風動五省。竭海內之兵力。猶十年而後定。而其支流與裔。蔓延各地。

上帝會
之緣起

者。又有紅陽青蓮八卦天地（添弟）無爲等目。其源流分合。雖不可深知。要其構成之原質。不出釋道二宗。及嘉道以還。西人東漸者日衆。基督教之傳播。一時雖受法律上之裁抑。顧其教義漸加入於宗教社會之間。而廣東又以地理上之關係。最先受其影響。於是此等祕密結社之中。忽有含基督教之新分子者。而太平天國洪秀全等之兵。勃起焉。洪秀全者。故廣東花縣人也。清嘉慶十七年生。早喪父母。年七歲。就學鄉塾。嘗數試不第。乃以訓蒙賣卜。往來江湖間。先是廣東人朱九濤者。自稱明室遠裔。襲白蓮教故智。創立異說。謬言鑄鐵香鑪成。可駕以航海。以此誑衆斂錢。秀全及同縣人馮雲山並師事之。九濤死。秀全頗以師說爲不足大合衆心。而暢行其志。乃更與雲山取基督教義。自樹一幟。謂之上帝教。名其教會曰三點會。秀全自爲之長。道光十六年。秀全始與雲山赴廣西。居桂平武宣二縣間之鵬化山中。陰事布教。（田中萃一郎東邦近世史。謂是道光二十四年事。今據平定粵匪紀略。）桂平人楊秀清。韋昌輝。武宣人蕭朝貴。（秀全妹夫）貴縣人石達開。秦日昌（亦作日綱）爭依附之。於是雲山等六人分詣各邑。輾轉招集。而秀全主桂平富人曾玉珩家。受其資給焉。秀全嘗病。及愈。乃云。死

七日復蘇。能知未來。謂舉世將有大災。惟入會拜上帝者可免。（據李秀成供狀。此爲道光十七年事。）凡入會者。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無有尊卑等差。人納香錢銀五兩爲會費。獨拜上帝。不得拜他神。遠近附從者。寢衆。皆稱秀全爲洪先生。秀全旣傳會西教。傾動衆聽。遂自擬基督。更爲教主。以基督爲耶火華 Jahoval 長子。而已爲其弟。稱耶火華曰天父。基督曰天兄。又令雲山及其黨盧拔賢等。造眞言寶誥諸書。以實其說。而自以其間返廣東。親就美利堅牧師羅巴爾特受教。（田中氏書敘此事。謂在秀全赴廣西後二年。）及秀全再赴廣西。則雲山等勢已大張。信徒之數。驟至二千人以上。自是上帝教會在廣西之基礎。漸次確立。而清與太平十五年之大兵爭。濫觴於此矣。

方是時。清廷新以鴉片戰爭之一敗。舉百餘年來京旗綠營積弱之實況。一旦暴露於外。而祕密會黨。已確見滿人統治力之不足。重以前此教徒。旋起旋仆。宮廷易視民瘼。僅以誅戮示威。絕無改良求治之心。而又連年凶歉。流亡相屬。不爲盜賊。無以謀生。而地方文武。方苟求一日之恬嬉。漫無準備。道光二十七八年間。廣東廣西地方大饑。羣

盜所在剽掠。而廣西之柳慶思潯梧寧五府一州間爲尤甚。慶遠則張家幅。鍾亞春。柳州則陳亞癸。陳東懸。山豬羊。武宣則劉官方。梁亞九。象州則區振組。潯州則謝江殿。而亞癸尤悍且衆。其餘不得主名者尙數十股。撫臣鄭祖琛老病憚事。雖嚴檄所司緝捕。盜不少戢。居民知官軍之保護不足恃。乃自創團練相守望。不受地方官之董率。久之。團練與上帝教會信徒聲勢相埒。各自爲曹偶。爭相雄長。勢寢不合。而教徒故多貧苦農民。精悍頗不如團練。及齟齬日甚。不得不自相聯合。以爲一致對外之計。如是漸集漸衆。團結力驟強。三十年六月。秀清昌輝達開日昌諸渠魁。皆聚平南藤縣間之金田村。議召集各村會衆。乘機舉事。時秀全居平南縣花洲人胡以晃家。跡甚祕密。秀清等旣謀定。則率衆迎之至金田。旋移屯武宣縣東鄉。募集同志。一時自命豪傑者。貴縣林鳳祥。揭陽羅大綱。衡山洪大全之徒。皆不期奔赴。遂部勒士馬器械。返屯金田。

先是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宣宗疾大漸。召諸王大臣宣示祕緘。立四子奕訢爲皇太子。頃之崩。年六十有九。皇太子卽位。是爲文宗顯皇帝。以明年爲咸豐元年。立數月間。累詔求直言。通民隱。起廢員。興賢能。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卿倭仁。通政使羅惇衍。侍郎曾

官軍主
帥之更
迭

國藩等先後應詔論列時政語多切至並優旨褒答其緣事降革諸員若故總督林則徐漕督周天爵臺灣道姚瑩等皆以時論所推相繼被召頗有振作之意顧其時廣西兵事已滋蔓不可制警報彈章殆無虛日朝命兩廣督臣徐廣縉赴梧州進擊而廣縉以廣東韶連間方有寇亂無兼顧之暇詔益促鄭祖琛出省督師其年六月祖琛移駐平樂府度力不能勝任奏請命大將會剿清廷先後令固原提督向榮故雲南提督張必祿馳驛前往十月向榮至桂林時秀全等異軍特起猶未指名而慶遠思恩南寧等地土匪張甚榮提兵往來擊逐寇稍稍滅而秀全等轉得以其間從容布置漸露頭角十月詔起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奪鄭祖琛職遣戍以則徐攝巡撫則徐兼程奔赴至潮州病卒詔更以故兩江總督李星沅代之以廣西布政使勞崇光署巡撫及十一月而張必祿戰死平南金田間敵勢之張盛自此始

張必祿旣歿詔以周天爵爲廣西巡撫加總督銜辦理軍務向榮由橫州移師金田咸豐元年正月向榮戰不利秀全等益進屯大黃江分攻桂平武宣貴平南等縣前鋒及象州廣州副都統烏蘭泰赴廣西佐理軍事與向榮分道防戰雖時有斬獲而敵勢不

稍衰。星沅天爵又以事相齟齬。疏請統帥。清廷乃以三月遣大學士賽尙阿。帥都統巴清德。副都統達洪阿。將京師精兵四千餘人。赴粵視師。未至而星沅卒。乃授賽尙阿欽差大臣。先以天爵權之。而天爵復與向榮有隙。劾其不遵節制。廷議罷天爵督師。褫總督銜。以鄒鳴鶴爲廣西巡撫。是時兵端初發。其鋒雖銳。而衆尙不免烏合。苟清軍將帥和洽。并力一向。或可弭患。然自林則徐歿。期月之間。將帥屢易。文武不和。秀全等得乘間鼓動。威燄始熾。說者以爲太平天國勃興之機會。有莫之致而致者矣。

永安之
驟破

是年六月。賽尙阿抵桂林。合諸道兵勇三萬餘進攻。七月。軍迫象州。諸將自烏蘭泰以下。奮戰連奪要害。遂以八月斬韋昌輝弟亞孫等。敵兵自大黃墟趨大黎。逼永安。向榮烏蘭泰分道追之。而烏蘭泰軍阻鵬化山內。向榮軍遇雨致挫。同時巴清德又病死平樂。於是秀全等以閏八月破永安。始建國號曰太平天國。秀全位號天王。而封楊秀清東王。蕭朝貴西王。馮雲山南王。韋昌輝北王。石達開翼王。洪大全天德王。秦日昌胡以晃等四十餘人。各稱丞相。軍師有差。初秀全等起事。以漢人不薙髮。乃密令徒衆蓄髮。及與清軍相見。前髮鬢然。故清軍謂之髮逆。亦謂之長毛賊。或以其發難自廣西也。文

桂林之
攻守

太平軍
入湖南

言之曰粵匪。而泰西人持國民主義。卽以其號號之爲太平軍云。

時廣西土匪二十餘股。多爲勞崇光所殄。惟太平軍獨存。顧已勇猛不可制。九月。饒尙阿移屯陽朔。督諸道清軍。以十一月合圍永安。軍凡數十營。向榮統北路。烏蘭泰統南路。兩人以戰略不合。互有違言。時秀水知縣江忠源。以父憂去官。率鄉勇五百。從烏蘭泰軍。頗往復。調停其間。卒不能得。忠源因引疾去。清軍圍永安四閱月不下。翌咸豐二年二月。太平軍遂潰圍北趨陽朔。烏蘭泰追之。斬二百人。擒洪大全。終以道險兩阻。爲敵所乘。戰復不利。時向榮習識軍事。度敵必趨桂林。疾引所部問道馳救。而烏蘭泰懼失寇。率死士追至六塘墟。距桂林僅六十里。突中礮死。於是太平軍分軍爲三。以三月圍桂林。則向榮已先入。與巡撫鄒鳴鶴固守。江忠源聞警。復募鄉兵援之。戰屢捷。太平軍圍月餘。不能破。議進取湖南。解圍引去。桂林得全。凡桂林被攻至三十餘日。秀全等念廣西無足戀。遂以四月出興安。攻全州。

湖南寶慶都司武昌顯引兵守全。而所部僅五百餘人。諸軍援全者皆壁十數里外。太平軍以地雷轟破城壁。取之。乘勝入湖南境。時湘水盛漲。敵劫舟順流而下。計不過三

四日可抵長沙。而江忠源倍道扼其下游。囊衣渡。激戰兩晝夜。焚其舟幾盡。又礮中南王馮雲山。旋卒。於是太平軍棄輜重登陸。東趨道州。提督余萬清棄城遁。敵入據月餘。擄獲甚衆。乃以六月分軍破江華。永明。嘉禾。藍山。以七月破桂陽。及郴。所獲益富。長沙戒嚴。詔罷湖南巡撫駱秉章。以張亮基代之。逮治余萬清。以雲貴總督羅繞典方赴任。道長沙。令留辦防堵。

長沙之圍攻

時太平軍由郴州移據永興。徘徊未進。而西王蕭朝貴獨雄智自喜。詎長沙守備薄。意可襲取。獨率死士千餘。繞山道東北行。數日之間。連破安仁。攸。醴陵。遂薄長沙。七月二十八日。逼南門而軍。城中大吏料敵當從耒。衡正道來。方日夜議築土城。禁訛言。及倉猝敵至。則大震。秉章統兵勇八千餘。將弁數百。不敢言節度。繞典惟日與諸生舉貢議事。提督鮑起豹。至昇城隍神像。置南城樓與對坐。欲藉以安民心。而饗尙阿駐永州。湖廣總督程喬采駐衡州。皆逡巡不赴。新任巡撫張亮基。已至寧鄉。聞警。還屯常德。集兵惟總兵和春。常祿。李瑞。德亮。及江忠源馳至。與太平軍相持。八月。詔奪饗尙阿。程喬采職。以徐廣縉并代之。促向榮赴援。榮自四月稱疾居桂林。諸統帥交章劾之。終不肯起。

武昌之失守

及聞賽尙阿罷。乃疾行抵長沙。亮基亦至。縋城而入。無何。蕭朝貴攻南門。爲清軍所斃。秀全秀清等。自郴州聞之大憤。悉衆而北。益募礦夫。穴城根。置地雷。城崩復完者屢矣。於時援軍大集。數近五萬。秀全念圍攻日久。地道屢無功。懼衆攜貳。乃以十月十九日夜半解圍。作浮橋渡湘而西。

長沙城外之敵軍。一旦引去。將帥愕視。不知所往。或言必攻湘潭。乃傳令諸軍南嚮。而太平軍已從容走寧鄉。破益陽。出臨澧口。掠湘陰。渡洞庭。及岳州矣。岳州文武自提督博勒恭武以下。爭委城遁。太平軍盡得城中舊藏。吳三桂所遺軍械。礮位。復劫估舟五千餘。蔽江而東。所過城鎮。望風披靡。遂以十一月九日薄漢陽。十二日破之。轉向漢口。焚掠五晝夜。百貨爲空。時冬季江水涸。中漲巨洲。太平軍連舟爲梁。環以鐵索。自漢陽直達武昌。環城設壘。巡撫常大淳。督兵數百拒守。向榮自湖南赴援。軍東門外。累戰累捷。而以敵壘中隔。不能合城兵。又爲寒雨所苦。軍士疲甚。十二月四日。敵以地雷燬文昌門而入。巡撫布按以下皆死之。武昌破。詔逮治徐廣縉。以向榮爲欽差大臣。命故大學士琦善。選兵駐河南。以張亮基署湖廣總督。潘鐸署湖南巡撫。駱秉章署湖北巡撫。

羅繞典防荆襄而起丁憂在籍侍郎曾國藩治團練駐長沙。

太平軍
之東下

太平軍既破武昌初欲由襄樊北趨偵知河南已有重兵乃決意東下咸豐三年正月朔連舟萬餘載資糧軍火財帛及所俘男婦五十萬棄武昌而東先是兩江總督陸建瀛議防江之策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設防於小孤山不如於上游黃蘄等處乃遣兵三千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又遣壽春總兵恩長率松江標兵二千繼之而自將續到兵數百親軍數百與幕客員弁溯江倍道而前以二年十二月晦次九江休兵數日則太平軍已縱掠黃州武昌(縣)蘄水蘄州長驅至武穴恩長遇之戰死舟師盡潰建瀛方命移舟上駛而從兵聞敗報洶懼四散建瀛僅以十七人二舟踉蹌走江寧太平軍遂以初九日破九江十七日破安慶巡撫蔣文慶殉焉。

江寧之
失守

建瀛歸江寧議以江南舳板及廣艇分屯東西梁山扼敵舟未及行而衆潰建瀛益惶遽閉門稱疾不出獨福山總兵陳勝元率所部水師溯江而上太平軍留安慶三日盡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漕米四十餘萬石登舟連破太平蕪湖以二十六日與勝元戰蕪湖江上勝元中礮墜水死太平軍遂以二十九日薄江寧連營二十四座列舟自大

勝關達七里洲。水陸號百萬。晝夜環攻。城外商民自募義勇隊出擊。守陣官兵發礮助之。誤傷數人。義勇駭潰。城中兵民拒守七八日。彈丸盡。至寶石大礮以發。二月八日。儀鳳門地雷發。敵兵大至。清軍方以全力傾注一隅。而太平軍別隊已由三山門越城而入。外城遂破。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率滿洲駐防兵。守內城兩日。亦破。祥厚霍隆武陸建瀛皆死。城中官紳及軍民死者四萬餘人。太平軍盡出所獲資財。大餉將士。而更遣林鳳祥羅大綱李開芳曾立昌等。取鎮江揚州。以斷南北清軍之聯絡。

天王既定江寧。以爲取天下如反掌。遂與秀清議進規河南。欲取以爲都。有老舟子湖南某。素爲秀清駕舟。具言河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而江南有長江之險。民富食足。舍江寧而都河南。非計。於是天王決議。改江寧爲天京。恢清總督署爲宮。假定故家大宅以爲諸王府。頗極侈麗。更置百官。立朝儀。制約法十事。大旨禁蓄妾買娼。弓足奴婢等。略似摩西十誡。號曰天條。犯者有誅。定新歷。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有閏日。無閏月。每七日一禮拜。讚美上帝。所至設高坐說法。謂之講道理。其軍制。則二十五人爲兩。有兩司馬統之。四兩爲卒。有卒長統之。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有旅帥師帥統之。五師

爲軍有軍帥統之。而總之以監軍。自監軍至兩司馬。皆有正副。各省年少豪富。志在排滿者。聞風響應。或贈以金錢。號曰進貢。以故朝野變色。居民皆震撼遷徙。或築巖塞自固。清廷官吏相率稱疾求去。蓋滿清之危亡。若在旦夕間矣。

江南江
北大營

方太平軍之棄武昌而東也。清欽差大臣向榮追躡其後。師行甚迅。正月十二日。前鋒張國樑已至九江。顧以無舟不得濟。乃移文南昌索舟。得漕船以行。及二月二十二日。榮全軍抵江寧。則城陷已旬日。乃結營城東孝陵衛。是爲江南大營。而琦善亦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自河南進至揚州。與直隸提督陳金綬。內閣學士勝保。分營城外。是爲江北大營。然當是時。八旗綠營之暮氣已達極點。敵雖自兩路受清軍之攻擊。而往來衝突自若。於是一方則出河南犯山西。以窺京畿。一方則由安徽攻江西。以爭長江之上游。

太平軍
入河南

太平丞相林鳳祥已取揚州。窺河南重兵皆趨江北。度中原空虛可乘。乃盡括揚州子女玉帛送天京。以空城付指揮曾立昌守之。而自將二十一軍出滁州。據臨淮關。四月二十一日。破鳳陽。勝保亟分軍追躡。而楊秀清又遣丞相吉文元。由浦口攻亳州。遂與

鳳祥合軍乘間入河南。五月七日入歸德。巡撫陸應穀親督將弁分道進剿。聞太平軍闕開封。急檄布政使沈兆雲等登陴固守。則敵已由寧陵睢州杞縣陳留以十三日抵開封。時清江寧將軍托明阿等方督三鎮兵過睢州。聞警倍道赴援。與城兵夾擊。太平軍遂由中牟引而西。一方則分軍圍鄭州滎陽。以牽制南岸清軍。一方則潛收煤艇。自鞏縣渡河。六月二日圍懷慶。時清廷已命直隸山東西督撫合力防河。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欽差大臣。總統河南軍。太平兵數穴隧道攻懷慶。不能得。而援軍復大至。乃立柵爲城。深溝堅壘。以自固。兩軍相持幾六旬。血戰十餘次。敵精銳略盡。古文元中矢死。太平軍知不可得。乃以七月二十八日棄柵北走。

方太平軍之渡河而北也。或議乘清軍未集之際。直逼天津。以爲攻心扼吭之策。而林鳳祥欲先取懷慶。扼黃河要害。相持數日。則援師已大至。攻守之勢爲之一變。太平軍雖以二萬衆潰圍出。而重兵扼其東。黃河阻其前。太行山脈亘其後。惟西方黃河太行山之間。有小道通山西。八月。太平軍自垣曲出。曲沃。破平陽。進至洪洞。而楊秀清復自江寧遣兵往援。衆亦二萬。於是敵衆復合軍而東。詔罷山西巡撫哈芳。以恆春代之。又

奪訥爾經額欽差大臣。以與勝保。時勝保督師入山西。方收復平陽。而太平軍已乘間由屯留潞城黎城入直隸。據邯鄲縣北之臨洺關。以九月七日入深州。距京師僅六百里。訥爾經額退駐廣平。清廷奪職按問。以惠親王爲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督京旗及察哈爾精兵。會勝保進剿。敵兵守深州十餘日。旁出欒城一帶。烽火相屬。而九月十九日深州城外之一戰。太平軍大挫。戰死者至七八百人。敵遂以翌日棄深州走天津。時天津守具漸完。又城外新經洪水。道路沮洳。艱於行軍。而勝保等復疾行躡其後。敵不敢圍攻。以十月退據靜海。分屯獨流楊柳青等處。爲犄角與清軍相持。

南昌之
攻守

林鳳祥等北伐之師。旣以半年間橫行四省。轉戰四千五百餘里。略如上文所述。同時楊秀清復遣豫王胡以晁。丞相賴漢英石祥貞等。分攻安徽江西。於是安慶以五月四日再破。而南昌以十八日被圍。時江忠源已以戰功累遷至道員。署湖北按察使。方奉命赴江南大營。行次九江。聞南昌圍急。兼程往援。戰屢捷。敵圍攻不能下。復分軍入腹地。以圖牽制。而吉安土兵又起。遙爲太平軍聲援。忠源飛書湖南告急。侍郎曾國藩署

湘軍之
起及曾
國藩之
提倡

撫臣駱秉章遣湘勇千二百。楚勇二千。營兵六百。屬道員夏廷樾。編修郭嵩燾。知縣朱孫詒。忠源季弟忠濟等護之往。而諸生羅澤南。復率其子弟鄉人。自成一軍。與偕。湘勇出境剿敵。自此始。廷樾等至南昌。一戰不利。諸生死者七人。收衆入城。忠源以新軍不可當大敵。令往擊土寇。於是廷樾駐章樹。羅澤南攻安福。忠濟及劉長佑攻泰和。旬日之間。諸土寇悉平。忠源守南昌。無內顧憂。益獎勵兵民。同心敵愾。太平軍包圍九十餘日。知不可取。八月二十二日。遂解圍登舟揚帆去。湘楚軍名始大顯矣。

先是咸豐二年十一月。太平天王洪秀全既自湖南出湖北。諸將帥援軍隨之東。長沙守兵纔四千。惟江忠源所部鄉勇最驍勁。號曰楚勇。而湘鄉羅澤南王鑫。皆以諸生辦團練有名。巡撫張亮基聞之。令各募一營助戰守。號曰湘勇。及武昌破。亮基移督湖北。挈江忠源從。而楚勇留長沙者。以其弟忠濟及劉長佑統之。諸義勇皆起田間。初不能成營制。無何。曾國藩奉朝命治團練至長沙。乃總統諸軍。頒發營制。稍用戚繼光兵法訓練。初以三百六十人爲一營。已而改五百人。一營。營分四哨。置哨官四人。統以一營官。自兩營迄十營。數十營。視材之大小而設統領焉。是時承平日久。人不習兵。而綠營

皆竄驕惰。雖徵調四出。迄不得一兵之效。八旗兵尤委靡。國藩起。則盡屏滑弁游卒不用。專選士人領山農。但求其精。不求其多。又飭省城編查保甲。手書告各郡邑官紳。引宋臣岳飛不要錢不怕死二語自誓。每鄉里士來謁。輒溫語禮下之。有所陳。務舉其說。言可用。則斟酌施行。卽不可用。亦不加詰責。有異等者。雖卑賤與之抗禮。以故人人爭磨濯求自效。一時人材皆出其門。戡定之功。遂以是爲起點矣。

田家鎮
之敗

太平軍既不得志於南昌。遂北出湖口。破九江。復上逼湖北。時張亮基調撫山東。以新任總督吳文鎔未至。尙留武昌。聞九江敵兵上犯。亟遣舟師扼田家鎮。忠源援九江無及。亦自瑞昌興國進遏其衝。而敵已先據田家鎮半壁山。憑高俯瞰。九月十三日。太平舟師乘風上駛。忠源赴水營拒敵。而敵礮驟發。舟師賊潰。忠源搏戰失利。突圍走廣濟。於是太平軍水陸大進。連破黃州漢陽。吳文鎔方次長沙。聞敗狀。急馳守武昌。十月。太平軍分道北進。一軍入孝感。一軍自應城攻德安。時學政青麟方按臨德安。急檄知縣張開霽募丁防守。而按察使唐樹義總兵楊昌泗亦由黃陂進屯楊店。敵兩路皆阻。防兵不得進。乃合軍退漢陽。復爲同知伍惺擊敗。更悉衆而東。據黃州守之。

江西北暫得稍安。而安徽之敵勢復大振。先是三年五月。太平軍既據安慶。翼王石達開頗事要結。張榜安民。擇村里桀黠者爲鄉官。令民間獻糧冊。按畝賦課。又於大星橋立權關。截江上行舟徵其稅。數月之後。經營粗定。於是楊秀清更以秦日綱代達開。復謀旁出。自安慶破。安徽文武大吏皆僑寄廬州以爲省治。而在籍侍郎呂賢基。治團練駐舒城。十月。日綱引兵北進。以十四日乘雨出集賢關。破桐城。二十九日取舒城。賢基死之。太平軍直趨廬州。時江忠源回軍漢陽。詔授安徽巡撫。且諭以楚皖一體可審。緩急爲去留。忠源以廬州危急。上疏請行。遂率所部千人冒雨進。至六安。將帥多病。忠源亦憊甚。六安吏民遮留。忠源不可。惟分所部太半使總兵音德布守之。而自將餘兵力疾至廬州。廬州民聞忠源入城。人人自壯。登陴助守者近萬人。而胡以冕復率步騎十餘萬踵至。圍數重。久之。諸道援軍大集。皆阻敵不得進。敵圍攻益急。卒以十二月十六日夜中裂水西門而入。忠源揮兵搏戰達旦。知不可爲。手劍自刎不殊。一卒負之走。忠源嚙其項。脫身投水死。清廷贈忠源總督。諡忠烈。詔提督和春。漕運總督福濟。規廬州。而益促湖廣總督吳文鎔出省督師。

當是時。太平軍據黃州。湖北援師不能遽達皖。而曾國藩方駐衡州治水師。議以天下大局。武昌爲必爭之地。必先保武昌。而後可以扼金陵上游。固荊襄門戶。通兩廣四川運道。因移書文鎔。謂南北兩省。以堅守省會爲主。俟水師成。乃可言剿。文鎔故國藩座師。頗倚重之。報書亦戒以無輕赴敵。必俟成軍乃行。及廬州破。忠源死。湖北巡撫崇綸。劾督臣閉門株守。有旨詰責。文鎔不得已。乃以十二月赴黃州督師。駐堵城。距府治可二十里。咸豐四年正月。太平軍張鎧高會。文鎔偵知。謂有機可乘。急出兵擊之。而軍士以大雪之故。僵斃相屬。反爲敵軍所乘。十五日。敵前後夾擊。清兵大潰。文鎔死亂軍中。太平軍乘勝復取漢陽。遂溯襄河。連取德安。隨州。棗陽。而楊秀清復遣石祥貞率大隊越武昌而上。以二月破岳州。入湘陰。武昌形勢已在太平軍包圍之中。其時荊州將軍台湧。代文鎔署總督。未至。巡撫崇綸又以憂解職。僅學政青麟自德安至。代爲巡撫。籌防守。而標兵才千餘。頗不敷用。旁近諸郡縣又多殘破。莫能爲外援。勢益岌岌。會湖南水師新成。詔益促國藩赴援。於是國藩始率湘軍建旗東征。

湖南之治水師也。由江忠源郭嵩燾倡議。而曾國藩成之。先是忠源初援湖北。與國藩

論江皖大局。議造戰船數百。先清江面。以事甚艱鉅。未暇實行。及嵩燾從忠源守南昌。偵敵皆舟居。始極言東南皆水鄉。敵據有江路。而已以陸師擊之。勢常不及。必與敵爭長江之險。而後可以言戰。因爲忠源草奏。請飭兩湖四川造戰船各二十艘。自廣東購巨礮千尊配之。得旨允行。於是國藩自長沙移駐衡州。銳意造礮船。苦不知其制。自以意匠締造。屢更未定。水師守備成名標者。頗能言廣東快蟹三板船法式。而廣西同知褚汝航。又別上長龍船製。國藩乃以名標董衡州船役。而於湘潭設分廠。使汝航董之。凡成快蟹四十。長龍五十三。板一百五十。各募壯丁習水戰。得五千人。湖南始有水師。四年正月。國藩發衡州集軍湘潭。有新舊戰艦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水師十營。由衡州募者六營。以成名標諸殿元楊岳斌（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統之。由湘潭募者四營。以褚汝航夏燮胡嘉垣胡作霖統之。而汝航爲總統。又益以陸師十三營。以塔齊布周鳳山儲玖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名聲曾國葆統之。而塔齊布爲先鋒。水陸萬七千人。夾湘而下。一時軍容稱極盛矣。

寧鄉。乃遣諸軍分道迎敵。於是儲致躬等奏捷寧鄉。致躬旋以逐北陣亡。他軍亦連敗敵於靖港新康。褚汝航等水師至湘陰。敵聞風棄岳州遁。國藩遂以三月督水陸北進。而水師初出湖。遇大風。壞數十艘。陸師至岳州。一戰不利。走還長沙。敵轉乘勝溯湘而上。列舟靖港。復以一軍出間道。襲入湘潭。踞長沙上游。國藩方親督舟師擊敵靖港。戰又不利。乃發憤投水。以左右援救得不溺。而塔齊布自崇陽回援湘潭。出敵不意。與搏戰。士皆一當十。敵衆披靡。國藩聞陸軍捷。益遣舟師往援。八日之間。水陸十戰十勝。燬敵舟近千。斬擄近萬。解散亦萬餘。遂以四月九日破湘潭。湘軍始振。

會國藩
之出湖
南

湘潭既復。敵頗畏之。乃棄岳州走湖北。時隨州棗陽之敵軍。已連破安陸（府）荊門。進窺荊州。總督台湧。遂以其間收復德安。督兵應山縣北。累有斬獲。北路敵勢漸衰。而荊州將軍官文聞敵至。用游擊王國才將兵勇千七百。扼府東北要隘。四月十三日。龍會橋之一戰。殺敵千餘。逐北二十餘里。荊州得全。敵敗兵或東南走監利。或西北攻宜昌。率踞守旬日。爲清軍攻擊以去。而湖南太平軍聚華容。圍石首未破。復合監利敵兵。還據岳州。分黨擊西湖。破龍陽常德。宜昌太平軍亦自枝江松滋出虎渡口。入湖南。與西

僧格林沁
勝保
肅清
直隸
東山

湖太平軍合。逼澧州安鄉。國藩方整軍繕舟。汰舊勇爲五千人。增募數千。謀再舉。而湖北之太平軍圍武昌甚急。城中餉匱已數月。守兵益饑疲。居民遷徙殆盡。清巡撫青麟出家賞犒軍不足。以衣裘代之。親與士卒括糠而食。至六月二日。城復破。青麟走長沙。繞赴荊州。清廷以其棄城越境。誅之。並褫台湧職。以楊霈代爲總督。於是國藩分三路進兵。塔齊布褚汝航爲中路。趨岳州。胡林翼爲西路。（林翼初以貴州道員應吳文鎔之調。率黔勇六百赴鄂。未至而文鎔歿。無所屬。國藩因檄調回湘。並疏薦其才。大堪倚任。未幾。授貴東道。仍留湘治軍務。）趨常德。江忠淑林源恩爲東路。趨崇陽通城。敵聞清軍大至。棄常德澧州走岳州。七月朔。清軍遂藉連勝之勢。進迫城下。敵不戰宵遁。湖南肅清。國藩乃一意北援。

方湘軍之肅清湖南也。同時僧格林沁勝保兩軍。亦次第復據近畿諸州縣。肅清河北。先是。三年九月。林鳳祥旣據靜海。分屯獨流楊柳青等地。以圖天津。而糧食漸匱。不復能進攻。惟困守獨流。爲苟延旦夕之計。四年正月。清軍力戰破之。敵棄靜海。西南趨阜城。分占附近各村莊。勢益窮蹙。楊秀清聞之。密令安徽敵衆分軍渡河。潛入山東。逼臨

清州欲分清軍勢力以紓阜城諸兵之困。於是僧格林沁自當阜城。敵軍遣將軍善祿等分兵赴山東。而勝保亦以三月奉詔往援。是月十五日。太平軍入臨清。詔逮巡撫張亮基遣戍。並奪勝保善祿等職。仍令戴罪自効。而敵據臨清後。堅壁不出。清軍三面進攻。卒以二十六日破之。敵走踞曹縣。復以四月九日爲勝保所破。太平丞相曾立昌許宗揚皆溺水死。餘軍悉沒。阜城軍困守月餘。亦以是日悉衆南走。連鎮勝保自曹縣移新勝之兵。與僧格林沁合軍進攻。而太平軍尙未知曹縣之敗。欲通山東援軍。乃以五月二日遣一枝隊趨高唐。破之。勝保復移師而東。敵不暇旁出。據城死守。於是河北之太平軍直隸則連鎮。山東則高唐。皆窮蹙之餘。占一隅自固。無能爲患矣。

定湖北略

清湖南水師。旣以七月朔復岳州。列舟君山附近。敵尙踞城陵磯。更以初三日悉衆來攻。清軍分五隊迎戰。大捷。獲船七十六艘。斃敵兵千餘。生擒百三十餘。國藩遂以十五日次岳州。而翌日螺磯之戰。水師大敗。全軍幾覆。褚汝航夏鑾以下死者數百人。失船三十餘艘。惟楊岳斌彭玉麟等退守要害。敵兵始不得卽日上攻。國藩收拾餘船。以同知俞晟代汝航。湖南巡撫駱秉章復遣知州唐際盛造舟資之。會塔齊布之陸軍所至。

有功。太平丞相曾天養死之。以閏七月二日大風雨中。進薄城陵磯。毀敵壘十三。斬馘二千。於是清水師乘勝入長江。毀東西岸敵壘九。礮臺三。進駐螺山。荊州將軍官文復遣兵會戰。遂連復蒲圻。嘉魚。而總督楊霈經營北路。亦以八月初收復蘄水。廣濟。羅田。國藩益督水陸諸軍分道進攻。激戰兩日。武漢城外敵壘及江面敵舟爲之一空。是月二十二日。湘軍克武昌。荊州軍克漢陽。相距僅一小時。未幾而楊霈所遣團勇亦收復黃州。田家鎮之太平軍。知武漢清軍將分道進逼下游。乃分六千人爲兩軍。一軍屯大冶。以拒武昌清軍。一軍踞興國。以拒金牛鎮清軍。而是時清軍水陸並進。連戰皆捷。遂以九月破大冶興國。以十月取田家鎮蘄州。以十一月克黃梅。於是湖北幾大定矣。清廷因武漢既克。詔以曾國藩署湖北巡撫。令自九江安慶進逼江寧。以楊霈任湖北防務。國藩奏母喪未除辭巡撫。詔賞兵部侍郎銜。以陶恩培代之。調胡林翼爲湖北按察使。（時林翼已由貴東道擢四川按察使）及黃州諸屬邑相繼規復。國藩乃進圖江西。其時蘄州以下。西自九江。東至饒州廣信。所在皆太平軍蹤跡。而德化小池口湖口諸濱江要隘。爲入皖門戶。尤敵之精銳所聚。翼王石達開在安慶。遙爲之聲援。清軍雖

分道襲擊。互有勝敗。而九江湖口終非旦夕間可復。顧敵以清軍圍九江急。復謀占上游。乃分軍走湖北。總督楊需方以兵勇二萬軍廣濟。會歲除。軍中置酒高會。而九江敵兵大至。縱火需營。需倉皇突圍走蕪水。敵復分軍出武穴龍坪。聲言圍武漢。遂以五年正月會軍蕪州。進薄漢口。楊需不敢返武昌。以防敵北上爲名。引兵趨德安。於是敵連破漢口漢陽。分道四出。湖北復大震。國藩攻九江未克。聞上游告急。乃分全軍爲四。以陸軍六千屬胡林翼等趨武昌。以水師百三十艘屬俞晟彭玉麟李孟羣等溯江而上。留塔齊布以五千人圍九江。遣羅澤南以三千人分攻廣饒。而自以其間赴南昌。與撫臣陳啟邁籌增船礮。令別置水師三營。於是兵益分。力益薄。九江之得手益難。而武昌之失守又見告矣。

武昌三
次失守

是時楊需駐德安。陶恩培守武昌。兵才二千。敵既取漢陽。慮江西援軍襲其後。不可驟渡。惟沿江設壘。爲防禦之計。而清軍水陸大至。分屯武昌上下游。相持月餘。敵終不得自漢陽逕渡。別由興國通山。北趨青山。謀潛襲。遂以二月十七日復破武昌。陶恩培死焉。時胡林翼已遷湖北布政使。方與李孟羣等駐兵城外。馳救無及。乃夜遁。渡江收集。

潰卒發私家之穀以濟軍。還屯金口。謀恢復之策。於是清廷以林翼署湖北巡撫。而更遣國藩分陸軍赴援。

當是時。江西形勢。上下受敵。清軍孤懸其間。如在甕中。論用兵常道。則坐困中段。決非萬全之策。然欲盡撤江西之師。以援湖北。於勢又有所難行。蓋九江據長江腰脊。重兵一去。則南北岸敵衆。肆然無忌。益將內破南昌。上走鄂岳。又其時用兵日久。餉源支絀。千里馳逐。恐有他變。於是國藩定議。令九江陸師堅持勿動。自以四月由南昌赴南康。整理內湖水師。而巡撫陳啟邁。又與國藩齟齬。糧食軍火。輒靳不與。清廷乃以國藩之劾奏。褫啟邁職。用文俊代之。而塔齊布急攻九江。遽以七月十八日病卒。一軍皆短氣。國藩自南康馳至九江。以周鳳山領其衆。而水師攻湖口。又敗。復馳赴青山。爲安輯餘衆之策。時羅澤南已克廣信。回援義寧。乃上書國藩。言東南關鍵在武昌。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請自率所部。徑出崇通。據上游。以圖武昌。取建瓴之勢。而令南康水師。九江陸師。合力攻湖口。以截敵船之上下。國藩念頓兵江西。終無倖勝之理。不可不變更前議。以維大局。乃卒用澤南議。遣五千人隨之。而

西。是時江西困難。殆國藩獨當之。

胡林翼
與羅澤
南合軍
向武昌

胡林翼既署湖北巡撫。集軍武漢。銳意進取。而楊霈屯德安。猶虞不自保。欲令林翼駐漢川。截敵北走。林翼以爲荆襄據東南形勝。江漢又荆襄咽喉。非先收武漢。不能內固荆襄。外遏羣敵。上攻之路。因具疏力爭。詔以爲然。林翼乃遣玉麟駐陸路。防敵南犯湖湘。而親率水陸。自金口轉戰薄武昌而軍。是時楊霈北路之師。累戰不利。自隨州走棗陽。四月。詔罷霈。以官文代之。五月。又以西凌阿爲欽差大臣。攻德安。於是官文屯潛江。天門間。遣軍復雲夢。應城。聲援漸壯。而林翼攻武昌。旦夕不能下。議先攻漢陽。以重兵扼潰口。蔡店。阻敵西走。遣水師潛江隄。攻其東。於是玉麟以七月克蔡店。燬襄河鐵索。浮橋。連戰有功。而八月林翼自將攻漢陽。爲敵兵所乘。幾大潰。林翼毅然不稍懼。益汰疲羸。選精銳。勢復振。及九月。羅澤南之援軍。已連克通城。崇陽。林翼乃渡江而南。謀迎勞。而石達開復率精兵數萬。自義寧掩至。澤南力戰破之。卒與林翼合軍羊樓。以十月復蒲圻。十一月復咸寧。鼓行而北。自是武昌以南無敵蹤。而石達開乘虛入義寧。江西勢日棘矣。

自塔齊布卒。江西湘軍所恃惟澤南。及澤南率五千人援鄂。分軍爲三。以劉蓉、李續賓分將左右軍。於是勁兵良將一時盡去。國藩軍益孤。及是敵入義寧。遂連破新昌、瑞州、臨江。而廣東土寇復由湖南入江西。破安福。分宜萬載與瑞州太平軍合攻袁州。國藩檄周鳳山解九江圍。全軍回南昌。勢益岌岌。時彭玉麟乞假在衡州。聞警。聞關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國藩令領水師援臨江。而敵分黨圍吉安。略萍鄉。議者以江西危急。交章請調澤南軍回援。時清廷念武漢功可期。持不許。惟詔湖南巡撫駱秉章募兵助之。秉章遣劉長佑、蕭啟江率五千人往。未至。而萍鄉吉安相繼失守。周鳳山援樟樹。師潰。走南昌。敵更取撫州。旁及餘千萬年。蓋自五年十月。至六年二月。江西七府一州五十餘縣皆破。惟南昌、廣信、饒州、贛州、南安五郡尙屬清。太平軍所至。人民爭獻糧冊。輸錢米。太平軍皆設官治之。國藩孤居南昌。在敵軍包圍之中。諸軍募死士以蠟丸隱語。間行相問答。往往爲敵邏獲。其不達者常十之四五云。

羅澤南、胡林翼既合軍趨武昌。分屯城東洪山及城南五里墩。同時官文之江北軍亦以十月連克德安、漢川。進取漢陽。（先是欽差大臣西凌阿攻德安久不克。兵屢潰。九

月詔革職。以官文爲欽差大臣。敵堅壁不出。顧武漢垂克。而江西警報日至。澤南念國藩艱危。欲急收武昌。以爲回援九江之地。自六年正月。至二月。大小百數十戰。直薄城下。軍士以仰攻之故。死傷甚多。會三月二日大霧。敵開三門出萬衆。與清軍決死戰。澤南分軍三面應之。勢不支。而所部皆鄉里子弟。素負氣誼。恥相棄。澤南左額中彈丸。血霑衣。猶踞坐指揮。得全軍還洪山。而腦部創甚。竟以三月八日卒於軍。澤南家素貧。居鄉里時。與諸生講性理。篤守宋儒之說。著書甚富。自太平軍犯長沙。澤南以爲君臣分定。當力除叛逆。蓋湘人士之忠於清廷。皆此學說之力也。是以澤南卽日率生徒行團練。數年之間。轉戰兩湖江西。克城二十餘。遂由訓導超擢寧紹台道。加布政使銜。至是戰死。一軍哀泣。詔以巡撫例贈卹。諡忠節。胡林翼以其高弟。李續賓代之。仍屯洪山。而江西乞師益急。林翼復分軍四千。遣之往援。於是清軍進行。又生一挫折。江西太平軍益思分道取湖北矣。

江南大營潰敗之原因

當武漢未克。江西危急之際。而江南大營復以是年五月失陷。先是咸豐三年。江寧鎮江揚州相繼失守之後。向榮軍孝陵衛。琦善陳金綬勝保軍揚州城外。號爲江南北兩

大營既如上文所述。自林鳳祥大舉北上。江北敵勢稍緩。而琦善圍攻揚州。幾一年。僅以是年十一月克一空城。敵全軍走瓜洲。詔奪琦善職。仍令留營自効。至四年閏七月。而琦善以疾卒於軍。詔以將軍托明阿代之。江南大營之威望。故遠出北軍上。然江寧城大而堅。太平國都根據所在。既非倉猝間可破。又其時上下游隨在。皆敵兵。勢不得不時出偏師相救援。而上海自三年秋間以來。復有土寇踞城。遙與太平軍應。向榮既頓軍堅城。又分兵四出。以故攻戰累歲。迄無成效。及五年正月。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督兵克上海。進攻鎮江。敵分軍竄高資。夾江而陣。與瓜洲敵兵聲勢相通。六年二月。鎮江軍突圍渡江。合瓜洲敵衆。復以三月一日陷揚州。詔罷托明阿。以都統德興阿代之。越十餘日。揚州再克。而四月江寧援兵數萬爭高資。吉爾杭阿戰死。於是向榮聞警。遣張國樑馳救。三戰三克。五月。敵走江寧。議夾攻以覆大營。一軍自鎮江回攻其東。一軍自城中出攻其西。榮兵力單弱。不能禦衆。大潰。國樑突圍翼榮出。榮已病甚。遂收集散卒。由淳化鎮走丹陽。於是數年以來力扼敵吭。屏蔽蘇松之江南大營。一旦瓦解。敵分道進迫營壘。以百計。榮晝夜憂憤。疾益篤。七月。遂以軍事付國樑。踴身疾呼。薨於軍。詔以

江南提督和春爲欽差大臣代之。

廬州方面之平定

武漢之大定

先是咸豐三年十二月江忠源旣戰死詔以和春福濟共圖恢復之策時敵兵分據近地爲犄角之勢福濟等駐廬數月久不得要領翰林院編修李鴻章方在籍贊福濟軍事因建議以重兵扼東北路別遣將督團練巡郡邑以爲聲援於是福濟授鴻章兵攻含山四年十二月克之鴻章始有知兵名時石達開守安慶聞湘軍急攻九江提兵往援分黨犯上游無兼顧皖北之暇和春福濟軍廬州城外三里岡大小數百戰屢捷遂以五年十月朔克之六年正月和春復舒城敵走踞三河與清軍相持幾半載而江南大營潰和春方注全力欲殲三河之敵兵以固廬州而七月向榮薨詔授和春欽差大臣移師江寧會八月和春大破敵兵於三河斬殺五千餘擒軍官十一人軍聲大振遂自廬州移丹陽李鴻章亦以九月破巢縣於是廬州屬邑次第恢復皖北形勢粗定矣是時武昌圍攻之師血戰已久先後傷亡水陸軍士至三千人以上將弁六百人以上自三月至九月江西敵軍分道援湖北者皆爲清軍擊走城內敵兵日憊林翼益募陸軍五千水師十營增長圍困之官文亦分兵悉定襄陽隨州諸土寇得專力攻漢陽敵

軍糧盡援絕。知不可守。遂以十一月二十二日。各開城東走。官文林翼同日復武漢。於是李續賓等分道追敵武昌縣。水師馬隊追敵黃州。江夏鄉民亦爭起要擊。十日之間。連復武昌（縣）黃州興國蘄州蘄水廣濟。湖北肅清。自軍興以來。四年之中。武昌三失。漢陽四失。官私富力。埽地以盡。至是。林翼始籌經營武漢之策。蠲江夏等四十六州縣田糧。以蘇民困。復牙帖。開鹽釐。以裕軍儲。疏請於武昌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以爲東征大軍之後援。帝並採用。而官文雖庸懦。亦能虛己聽之。兩人相約爲昆弟。凡軍政吏治。林翼主稿。官文畫諾。轉可祛督撫猜嫌忌克之舊習。湖北始得爲上游重鎮矣。湖北郡縣既肅清。於是李續賓楊岳斌等率水陸軍回援江西。先是。五六年冬春之間。江西敵勢大張。既略如上文所述。國藩駐南昌。聞西路已有湖南軍五千人進援。乃遣李元度等攻撫州。劉于濬等率水師規臨江。而彭玉麟回軍會黃虎臣規南康。以當東南北三面之敵。數月之間。諸軍皆屢有斬獲。四月。湖南援軍進袁州。六月。湖北所遣援軍四千人進瑞州。（國藩弟國華統之）於是江西湖南北間漸有一線之交通。而吉安建昌兩府。復有所謂邊錢會者。亦假太平名號。乘間而起。衆至千餘人。剽掠附近州。

廣東土寇聞之。益闖入江西。分逼贛州南安間屬邑。國藩困南昌不能援。軍報常數月不相聞。時曾國荃在長沙。念國藩急。義不可坐視。慨然募三千人趨吉安。謂之吉字軍。十一月。國荃克安福。進政府治。蕭啟江等所統之湖南援軍。亦以是月克袁州。西路軍勢已漸振。至是。湖北援軍大至。續賓陸師八千餘。岳斌水師四百餘艘。皆雲集九江。圍復合。江西軍務遂駸駸有起色矣。

瓜洲鎮
江之克
復

六年八月。和春既拜欽差大臣之命。自廬州移師丹陽。時張國樑已擊破城外諸敵壘。復謀進取。敵分踞句容溧水爲犄角。國樑自將攻句容。和春遣總兵傅振邦攻溧水。江寧安慶諸敵軍聞之。復出大隊據烏山。築壘爲援。七年正月。國樑敗敵句容城外。敵堅壁不出。二月。振邦等擊烏山援兵。大破之。遂以五月克溧水。國樑以閏五月克句容。於是江寧屬縣略已平定。惟瓜洲鎮江之敵軍。分扼南北。踞長江咽喉。清軍圍攻已數歲。迄不得當。而鎮江不克。則丹陽大營。必不能進逼江寧。九月。和春檄總兵余萬青督兵援剿。國樑增壘扼高資。絕敵糧。敵扼運河北岸。築壘相拒。德興阿駐揚州。聞鎮江敵軍與清軍相持。無兼顧江北之暇。益勒兵定期圍攻瓜洲。於是九十月間。國樑連克敵壘。

十餘。沈敵艦六十餘。進薄鎮江。以十一月十二日克之。而揚州軍亦以同日克瓜洲。南北捷書相望。和春張國樑益銳。意規江寧。八年三月。諸將始逼江寧府城而軍。江南大營復振。

江西自袁州既復。湖北援師抵九江者。水陸近二萬。西路以次恢復。南昌袁州所屬均已無敵軍。南康四屬邑復其三。臨江瑞州吉安九江亦各克數邑。清軍氣漸揚。七年二月。國藩遭父憂。還長沙。其弟國華國荃皆隨之行。詔以楊岳斌彭玉麟統水師。三月。又罷巡撫文俊。以耆齡代之。於是胡林翼遣李續宜赴瑞州。文翼赴吉安。駱秉章遣江忠義王鑫赴臨江。時瑞州圍攻之師。劉騰鴻統之。臨江方面。則劉長佑蕭啟江統之。而吉安自國荃去。諸將頗不相能。知府黃冕聞王鑫進臨江。以書招之往援。然鑫素以矜才尙氣聞於時。慮不足服衆。耆齡乃奏起國荃。仍統吉安軍。是年七月。劉騰鴻攻瑞州。戰死。衆攻益力。克之。而王鑫亦以八月卒於軍。林翼自將攻小池口。克其城。九江北岸肅清。於是李續賓以九月克湖口。彭玉麟克小孤。楊岳斌克彭澤。劉長佑等亦以十二月克臨江。長佑旋以病歸。所部以劉坤一領之。與蕭啟江軍同向撫州。是時江西諸府漸

太平軍
之中衰

次收復。而九江圍攻年餘不下。太平守將貞天侯林啟榮堅忍能軍。圍久食罄。則嬰城種麥自給。隧道火藥發。城崩。則輒堵合之。八年三月。曾國華復至九江。贊續賓軍。續賓益督軍士日夜穴地。卒以四月七日燬城入。斬殺萬七千餘。啟榮與焉。於是續賓名大振。詔加巡撫銜。令進規安慶。劉坤一等轉戰各地。亦所至有功。江西諸城。已十復八九。敵衆相率走浙閩。五月。詔起國藩援浙。國藩乃以七月由武昌九江復至南昌。

先是咸豐五年正月。林鳳祥自連鎮敗走。爲清軍所擒。僧格林沁遂移師高唐。以二月克之。餘衆悉走馮官屯。清軍益進攻。復以四月克之。擒其將李開芳。斬殺無算。於是黃河以北之太平軍。悉爲清軍所敗。以五月十五日凱旋。清軍遂得以全力傾注東南。無北顧憂。而太平自都江南以來。天王深居宮中。諸臣罕得見面。軍事文報。刑賞黜陟。一決於東王楊秀清。及江南大營潰。向榮死。秀清自以爲功莫與京。陰欲篡立。秀全乃密召韋昌輝自江西歸。令圖之。六年八月。昌輝以計誅楊秀清。赤其族。石達開在湖北聞亂歸。頗諂讓昌輝。昌輝怒。將併圖之。達開縋城走寧國。昌輝悉殺其母妻子女。秀全乃大恐。復密約秀清餘黨。共攻北王府。昌輝潛逸渡江。爲邏者所獲。送江寧。秀全令磔之。

夷其族。傳首寧國。溫詞召達開回。達開至。羣議令輔政。如秀清故事。然秀全已誅楊韋二王。益疏忌達開。達開危懼不自安。還走安徽不復歸。於是凡始起兵之諸王略盡。軍中政事一出秀全。諸兄弟仁發仁達頗不爲衆所悅。故至咸豐八年春夏之間。太平軍於長江流域已漸失其占領地。所踞都會未克者獨安慶江寧而已。清廷上下方詡爲大功。卽日可定。而忽遇英法二國。生意外之葛藤。內憂外患一時交迫。於是太平軍中後起者陳玉成李秀成之徒乘機進取。東南戰禍復延六七年。吾人於敘述大亂平定之前。不得不述英法二國與中國構釁之事。以下故更爲專篇說之。

第二十五章 英法同盟軍之入寇

鴉片戰爭之終局。清政府許以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爲英國通商之地。又許英國政府得派遣領事官住居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既略如第二十三章所述。福州廈門寧波上海。既以次建設領事館。英人得自由出入。以時與地方官相見。而廣州紳民自三元里決戰後。與英人積嫌已深。乃堅執乾隆朝通商舊制。合詞訴大府。請毋許英人入城。時者英督兩廣知所請與江寧條約不相容。置不答。紳民乃傳檄遠近。大起團

練不支官餉。亦不受官約束。駸駸與官爲仇。而英人方以條約爲詞。數請入城。不得。賂書譙讓。耆英知粵事不易爲。一方則密謀於政府。請內召。一方則權詞答英人。期以二年後踐約。道光二十七年。耆英果內用。徐廣縉爲兩廣總督。葉名琛爲巡撫。二十九年。英人以兵艦闖入粵河。申前約。廣縉密召諸鄉團練。先後至者十餘萬。自乘扁舟赴英艦。告以衆怒不可犯。英人謀留廣縉爲質。兩岸練勇呼聲震天。英人懼。請仍修前好。不復言入城事。於是粵民益自得。謂洋人固易制。好事者播散流言。欲遂乘勝沮通商之局。香港總督文翰 Bonham 憂甚。移書廣縉。求更定廣東通商專約。粵人請以嚴禁入城之語。載入約中。文翰見羣情洶洶。恐妨商務。遂簽約。督撫會疏入告。清廷大悅。封廣縉一等子。名琛一等男。風示天下。廣縉等以新約載入檔案。永爲定例。自是廣東無交涉問題者數年。

咸豐二年。徐廣縉移督湖廣。名琛坐遷總督。會英政府以包冷 Bowring 代文翰督香港。復申前請。名琛峻拒之。是時東南諸省。羣寇縱橫。而廣東差完。又爲中外通商都會。稱殷富地。凡鄰近諸省調兵食。購器械。率仰給廣東。名琛亦頗能選將募兵。擊平境內

土匪及羣寇之闖入者。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名望日隆。名琛益自負。常以雪大恥尊國體爲言。凡遇交涉事。馭外人尤嚴。每接文書。輒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顧其術僅止於此。既不屑講鄰交之道。與通商諸國聯絡。又未嘗默審諸國之虛實強弱。而謀所以應之。香港總督包冷。性剛愎。與名琛已積不相能。咸豐六年。英政府以巴夏禮 *Barke* 任廣東領事。夏禮尤負氣。好爭小節。既與名琛爭入城約不得。則日夜思搆釁。先是。東莞會黨倡亂。合他寇圍廣州。按察使沈棣輝督官紳兵練。才戰卻之。棣輝列戰狀請疏薦。名琛格不奏。顧下令諸府州縣。有入黨者。許吏民格殺勿論。兵練皆解體。棣輝憂死。而悍民率假捕匪名相仇殺。前後死十餘萬人。入黨者不敢歸。或軼擾廣西江西。或遁居沿海羣島。投英籍。於是黨首關鉅。梁楫。獻議夏禮。請攻廣東。夏禮益事訓練。備決裂。顧以師出無名爲慮。而未幾亞羅船事件起。廣東禍機作矣。

方是時。國家苦內亂。調兵轉餉。日不暇給。政令益廢弛。東南沿海諸省。鴉片貿易之禁。殆如虛設。商民乘之。輒假借英人勢力。恣爲奸利。英人亦利用之。與以護照若國旗。使自由出入諸港。以故華商船隻。入香港政廳船籍。揭英國國旗。往來沿海者甚多。是年

九月有亞羅 Arrow 船者自外海入粵河。桅張英旗。而所載皆華民。巡河水師千總見之。疑爲奸民。託英籍自護者。遽登艇大索。拔其旗。投甲板上。執舟子十三人。械繫入省。以獲匪報。亞羅船者。實際爲華人所有。而船主則英人也。巴夏禮聞之。大恚。移文詰名琛。謂約載不法華民。逃至香港。或英船潛匿者。華官得移取。不得擅執。毀旗尤非禮。且華民在英舟爲傭。實無罪。責歸所獲十三人。名琛謂此小事不足較。遣一微員送十三人者於領事館。而夏禮已與香港總督及海軍中將西某密謀。欲乘機翻前約。求入城。遂嚴拒不受。必責名琛具狀謝罪。誓他日無再舉而後已。名琛命繫十三人於獄。顧絕不爲戰備。於是英艦以二十六日攻黃浦礮臺。名琛遣使領事署詰衅由。巴夏禮謂兩國官不晤。情不通。誤聽傳言。屢乖舊好。請入城面議之。名琛堅持前約。又心憚英人詭譎。慮既見而受辱。遂不許。夏禮請先議定相見禮。然後入見。或於城外擇地爲會場。亦不許。時英兵不滿千。而我兵及團練赴援者數萬人。均畏敵火器。未能力戰。自九月二十九日一八五六年十月十九日至十月朔十月二十九日英軍礮擊省城。陷之。顧英軍此舉。初非出於本國政府之命令。特作勢恐嚇。求達其入城之目的而止。又兵數僅少。雖得廣州勢不

英法同盟之成立

能實行占領。故不久復退歸軍艦。而粵民見英軍退。爭起爲暴動。縱火洋樓。亦不辨其爲誰某。凡美利堅法蘭西英吉利各商館。及十三家洋行。一切摧燒之。於是英人知釁端已成。且以法美商館被燬。必怒與合縱。遂馳書本國政府。請增兵決戰。而斂舟退舍。以待命。

是時。巴墨斯敦(巴米頓)爲英國內閣首領。力主用兵議。咸豐七年正月。一八五七年二月遂

向議會備述中國政府自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至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十五年間。陵辱

外人之事二十八端。求軍費之協贊。庶民院議不可。英政府遂以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日

一下解散之命。四十日後。召集新議會。卒定議先遣特使。迫中國政府以改訂條約。賠

償損害之事。不可則以兵臨之。於是英廷徧告俄法美諸國。說以合縱之利。請共遣使

節會北京。俄美政府初無意與中國宣戰。惟各簡使臣。求改訂商約。而法帝拿破崙三

世好遠略。方以咸豐六年廣西地方有濫殺彼國牧師事。求償未得。遂引爲口實。斷然

與英國連盟。自是英法同盟之局成。粵事乃益棘矣。

是年六月。英使額爾金 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 率先發艦隊抵星加坡。會印

葉名琛與額爾

金之交涉

度土兵之亂起。印度總督飛書乞援。額爾金分軍應之。而自將餘艦。以七月抵香港。時法軍猶未至。額爾金復以其間赴加爾各答。察印度亂狀。越九月歸。乃貽書名琛。略言「舊約。凡領事官得與中國官相見。將以聯氣誼。釋嫌疑。自廣東禁外人入城而後。浮言互煽。彼此壅闕。以有今日之釁。粵民燬我洋行。羣商何辜。喪其資斧。請約期會議償款。重立約章。則兩國和好如初。否則以兵戎相見。無貽後悔。」名琛謂其語狂悖。置不復。法美領事亦以燬屋失財。移文責償。且言「英已決意攻城。願居間排解。」名琛謂彼皆比周以脅我也。遂不聽。顧亦不設備。粵民揚言英使果至。當羣起擊之。額爾金留香港月餘。不得要領。而法使噶羅。Baron Gros 美使利特。Reid 俄使布恬廷。Putiatine 先後至。英法同盟軍。遂以十一月向廣州。以基督降誕節。遺名琛最後書。（哀的美敦書）迫令於四十八小時內引去。於是平和之望始絕。

先是清廷以海內多故。餉源在廣東。嘗密戒名琛。保持平和。毋輕與英人啟釁。而名琛狃前功。蓄矜氣。好大言。當英軍退去之際。既增飾擊剿獲勝狀以聞。其後又累疏稱「英國主厭兵。粵事皆冷巴夏禮額爾金主持之。臣始終堅拒。不爲所脅。彼技窮。行自

廣州之
陷落及
葉名琛
之被虜

服矣。』粵民疾英人甚。則務爲流言相矜夸。或稱印度叛。英軍敗績。連喪其渠。或稱英船遭颶風。火器已蕩盡。名琛卽又據以入奏。且謂英兵縱火焚民居。自致殃及。今顧索償。萬不可聽。因自陳布置之方。駁詰之詞甚具。朝旨又特戒之。謂浮言不可盡信。當相機慎圖。勿存輕視意。然終以名琛駐粵理洋務久。更事多。當有把握。故常優旨答之。至是。寇勢日迫。將軍巡撫司道相率就總督商戰守。名琛灑然若無事。衆固請。則大言。『過十五日必無事矣。』蓋名琛父志誥好扶乩。名琛亦篤信之。一切軍機進止。咸取決焉。過十五日必無事云者。乩語也。英法同盟軍。旣遣名琛最後書。至期不得復。遂以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二日遣六千人登陸。十三日黎明。據海珠礮臺。併力擊城。千總鄧安邦率粵勇千人殊死戰。殺傷頗相當。以無後繼。遂不支。同盟軍竟以十四日陷廣州。將軍穆克德訥。樹白旗城上。巡撫柏貴。遣紳士伍崇曜等。詣英船請和。名琛倉皇匿左都統署。久之。和議不成。英人括督署財賄。並藩庫銀二十萬兩。劫將軍巡撫都統等大索名琛。卒以二十二日得之。挾以登舟。將軍巡撫會疏劾名琛。旋得旨。以乖謬剛愎之罪。褫其職。以柏貴署總督。已而更以侍郎黃宗漢代之。自是廣州爲英法軍占領者三年。

而名琛被虜至加爾各答卒以咸豐九年三月病死焉。

同盟軍既陷廣州欲遂乘勝迫政府改訂約章酌給償金增開商埠而俄美亦欲乘間增改通商條約於是四國使臣協議各遣書清廷首相遣員送江蘇督撫轉遞而自率艦隊陸續會上海待命咸豐八年正月兩江總督何桂清方次常州得四國公使書審之則致滿大學士裕誠者乃據以奏聞清廷謂大學士參謀內政無預聞外交之例外交事當各就疆臣議之乃用裕誠名分別照會四國公使以英法美三國交涉事委諸兩廣總督以俄國交涉事委諸黑龍江辦事大臣仍由兩江總督何桂清轉付之時英使額爾金法使噶羅等已相將集上海二月二十一日得裕誠所復書乃決議北行於是英艦十餘艘法艦六艘美艦三艘俄艦一艘陸續發上海向天津三月初諸國軍艦雲集白河口遂以初十日投書直隸總督譚廷襄仍請轉達首相廷襄奏聞詔戶部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往會廷襄議款英人謂其非相臣不足以當全權之任概辭不見惟俄美二國與爲往來而已天津去海口二百餘里大沽口設有礮臺爲天津門戶港外有積沙一道海舶至此往往淺擱不能行當四國投遞照會時廷襄遣武弁

駕小舟導之行。遂無阻滯。外人自此數以小汽船及舢板探水。以方議款。不之禁。亦不設備。四月初八日。英法聯軍突駕小輪船數十號。闖入大沽口內。清兵開礮相持。不克。礮臺陷。上命科爾沁王僧格林沁督兵馳赴天津。京師戒嚴。英人既踞礮臺。仍欲修好。俄美二國居間排解。乃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尙書花沙納。赴天津議款。朝臣多保己革。大學士耆英熟悉夷情。請棄瑕錄用。詔賞給侍郎銜。飭卽赴津。以二十九日往拜英使。不見。耆英懼。徑自天津回。上聞之。飭令中途折赴天津。耆英擅自入都。上震怒。賜自盡。桂良至津。英人持其所定新例。凡五十六條。要以畫押允行。其中最重要者一。於舊五口通商外。增開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處。又於長江一帶。自湖北漢口至海。俟太平軍平後。許其選擇三口。爲洋艘出運貨物來往之區。一。外人及所帶眷屬。可在京師長行居住。一。議償商虧二百萬兩。軍費二百萬兩。由粵省設措。清款後交出粵城。此外則係修改稅則。允準傳教等各事。法國所定四十二條。與英略同。軍費賠款。則減英人之半。桂良據以入告。一時廷臣奏請罷撫。語多憤激。然以海防猝難整頓。戰守均無把握。上雖不之罪。亦不能從也。撫事既定。以稅則事宜。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於六

月六日命桂良花沙納馳驛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妥議。四國兵艦已先期起碇。去天津。八月二十六日桂良等至上海。何桂清亦至。適粵東佛山鎮團練與外人爲仇。出示懸賞購巴夏禮之首。英人照會欽使詰責。乞奏請撤回黃宗漢。及解散粵東團練。桂良等不得已許之。遂於十月與四國使臣畫押。英人於定約後遣兵船派長江抵漢口。踰月而返。法人亦紛赴各省。設立天主堂。皆由內河行走。地方官不敢詰。踰年而復有換約起釁之事。

換約構

僧格林沁抵天津後。目擊撫議之成。辦理過柔。實由海疆重地先時無備之故。於是一方則彈劾督臣譚廷襄議罪。一方則經營臺壘。選購巨礮。調集馬隊。叢植木椿。防務較前略有起色。九年夏各國艦隊駛赴天津。遵例換約。大吏遣人告以大沽口現在設防。不便利行走。請改由北塘口進。時四國中。英艦先至。領兵者爲額爾金之弟卜魯士。抗不遵行。總督恆福再遣員前往。趣令改道。英艦遽於五月二十四日駛入大沽。將截港之鐵練。用礮炸裂。越日有小輪船等十三艘。豎紅旗挑戰。逼近礮臺。開礮轟擊。步隊蟻附登岸。清礮臺同時開礮還擊。英人狃於往歲海口之無備。出其不意。倉皇失措。被清兵

擊沈數船。殺登岸洋兵數百。領隊官亦傷股而殞。僅餘一艘。駛出攔江沙外。而清礮臺武弁亦陣亡數人。奉上諭『此次英人全軍覆沒。我軍士奮勇異常。著分別獎賞保奏。陣亡者從優議卹。』適美艦後至。使臣華若翰遵約改道行走。（美約三十條大致與英法等）清廷特優答之。時朝野動色相告。皆謂外事自此當有轉機。未及一年。而禍變又作矣。

英既退敗。沿途測量旅順威海等各要口而去。香港月報有英人修造船隻。招募潮勇。將以來年大舉入犯之語。華洋巨商。知英必興師報復。懼妨互市。議集白金二百萬兩。輸償英餉。阻其再舉。於是英法使臣。照會通商大臣何桂清。謂事事若遵八年原約。即可罷兵。桂清據以入告。得旨『卜魯士輒帶兵船。毀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約。損兵折將。實由自取。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若彼自知悔悟。必於前議條款內。擇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蓋冀獲勝之後。外人或就範圍。可修正前約也。然亦早存戒心。飭疆吏不得見敵輒先開礮。致礙和局。又命留北塘一口。爲通使議和地。顧

北塘地勢扼要。不亞大沽。僧格林沁經營防務。卽此一口。已用帑百餘萬兩。會有言宜縱寇登岸擊之者。僧格林沁心韙其說。適奉旨撤北塘之備。退就大沽。議者多謂失計。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翊密疏爭於朝。不聽。編修郭嵩燾時在幕府。亦力爭之。僧格林沁狂於前此大沽之捷。亦不聽。嵩燾遂辭去。十年六月。英將額爾金。法將噶羅。率輪船帆船共百艘入犯。懲前敗。不敢闌入大沽。窺北塘弛防。先縱小輪船駛探海岸。拽去舊設木椿。遂以二十六日。各挽礮車登岸。清軍不之禦。（中西紀事謂北塘本設地雷。將俟其入而殲之。因漢奸漏洩。遂爲西兵所發。今據薛氏庸菴集）大吏派員持照會。請其入都換約。不應。英法聯兵萬八千人。由北塘進內港。清軍馳往扼之。值潮退。船不能動。懼爲清軍所襲。高懸白旗。示欲和狀。清軍不敢縱擊。比潮長。出不意。薄清兵。清兵驚潰。英法聯兵抵新河。清軍禦之。聯兵先出七百人。僧格林沁矚其寡。麾勁騎馳之。聯兵伴退。乘勢蹴之。聯兵排列爲一字陣。各執精利火槍。俟清軍漸迫。衆槍競發。發無不中。清軍如牆之隕。紛紛由馬上顛墮。精騎三千。得免者僅七人而已。新河陷。於是英法兵艦由北塘分嚮大沽。駕大礮直擬礮臺。而扼清軍之前。又令步騎踞新河。以逼清軍之後。

大沽礮臺危甚。僧格林沁始悔縱敵登岸之非計。而事已不可挽回矣。時僧格林沁爲朝野所倚重。上恐其寄身命於礮臺。特旨令退守。又命大學士瑞麟統京旗九千防通州。七月五日。英法聯兵自後路攻大沽北岸礮臺。一開花彈飛入火藥庫。訇然震發。礮臺陷。提督樂善死之。僧格林沁駐南礮臺。念不能守。乃撤防。退次通州之張家灣。七日。英法聯兵進據天津。先是。上命侍郎文俊前粵海關監督恆祺往津議撫。爲英法所拒。改命桂良。以是月十五日抵津。照會英使訂和約。得英人照覆。要以增軍費。開天津爲商埠。並准各國酌帶數十人入京換約。皆巴夏禮主之。桂良奏聞。嚴旨拒絕。英法聞和議不就。以二十一日北上。擾及河西務。畿輔大震。文宗有北狩熱河之議。都人洶懼。各謀遷徙。羣臣交章諫阻。適副都統勝保自河南召回。飭令帶禁兵萬人赴通州助剿。旋降硃諭。以『巡幸之說。出於外間浮議。不可爲所搖惑。』八月一日。英法聯兵進薄張家灣。七日。勝保紅頂黃褂。騁而督戰。聯兵叢槍注擊。傷頰墜馬。師奔。僧瑞二軍亦退至京城外。上知禁兵不足恃。京師不可守。遂決北狩之計。八日黎明。上啟鑾。鄭親王端華。宗室尙書肅順。及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等。皆扈從。命恭親王奕訢留守。仍督僧瑞。

二軍駐師海澱。越日。頒給全權大臣官銜。撫議復起。方英法軍之逼通州也。上命怡親王載垣。續赴通州議款。桂良穆蔭皆在。英參贊巴夏禮。帶十餘人入城。八月三日。載垣邀英法使臣宴。酒數巡。巴夏禮攘袂起。言今日之約。須面見大皇帝。且每國須帶二千人入京。載垣答以此事須請旨定奪。巴拂然。遂就榻佯睡。不復語。載垣不得已。暫退。黎明有馳告者。謂額爾金衷甲將襲我。載垣無措。密知會僧格林沁。設法擒巴夏禮解京。及上出狩。恭親王奕訢。桂良。皆駐城外。惟大學士周祖培。尙書陳孚恩等。會議城守。城門晝閉。英人聲言攻城。且索巴夏禮甚急。勝保不可或請殺之。諸王大臣皆不敢決。十一日。勝保馳奏行在。請飛召南軍入援。指調曾國藩部下之鮑超。袁甲三部下之張得勝。及勝保舊撫之安徽團練苗沛霖等。詔從之。是年閏三月。太平軍破江南營。常蘇相繼失守。東南大震。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是時適在祁門督師。接奉勤王之詔。奏請於國藩與胡林翼二人中。飭派一人。帶兵北上。時內外臣工。皆以遷都關中爲上策。因國藩負重望。或勸以封章入告。國藩力言其不可。恭親王奕訢既奉全權之命。英人給照會。限三日內交還巴夏禮。奕訢令其退至天津再議。不許。又令退至通州。亦不許。二十二

日聯兵攻海淀。禁兵不戰而潰。奕訢避居廣寧門外之長新店。瑞麟及步軍統領文祥從。爰釋巴夏禮。巴既出。遂縱火燔圓明園以洩其忿。且要奕訢至軍。面訂和約。速開安定門。脅以三日之限。周祖培等相顧無策。允以開城延入。二十九日。巴夏禮帶百餘人入城。法使亦入。隨蹕王大臣等。合辭請飭奕訢入城。速定撫議。英法使亦以照會趣之。奕訢慮洋人叵測。不敢輒入。英使要挾多款。奕訢許以奏請聖裁。而前此與巴夏禮同執之人。被羈在獄。至是釋放。已監斃十餘人。英人憤甚。九月四日。再擾海淀。火三日。夜不絕。復聲言犯禁城。奕訢再以和議請。法使居間排解。先索卹款五十萬兩。如數予之。九日。宴英使於禮部。和議成。凡條約於八年原定外。續增九條。法使亦議續增十條。更關天津爲商埠。許兩國派遣公使及領事駐中國。並允償英國銀八百萬兩。法國銀六百萬兩。十一日。與英使換約。次日。與法使換約。皆恭親王奕訢主其事。旋據以奏聞。奉上諭『所有和約內條款均著允准。行諸久遠。卽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并諭止東南督撫勤王之師。十月。王大臣等以和議成。合疏請上迴蹕。諭以『天氣漸屆嚴寒。俟明春再降諭旨。』蓋自道光朝禁煙啟釁以來。以一省之地。牽掣全局。事變

百出。而始終實一線相承。至是始得結束。且爲後來東亞闢一新世界焉。

沿海暨內江通商。非復五口之舊。既如上文所述。而事之關繫絕大。驚動全球耳目者。則俄人乘隙大改康熙朝尼布楚條約是也。俄人陸路通商。舊惟恰克圖一處。自雍正五年訂約後。歷朝奉行。乾隆朝設庫倫辦事大臣。總理邊務。然俄屬西伯利亞。東嚮無通航海口。大爲不利。俄人夙懷侵略之志。咸豐三年。俄政府行文中國。謂自黑龍江格爾必齊河上流以達於海。未設立界標。卽屬未定之地。請中國政府派員商議。以爲嘗試之計。蓋由西伯利亞總督木喇福岳福。建議於俄皇尼古來斯者。實則道光末年。中國多事。俄國已於黑龍江北岸。設兵數營屯守。殖民其地。侵佔已非一日矣。咸豐四年。俄督以艦隊順黑龍江而下。通過愛瑣。清國官吏止之。不得。五年。黑龍江將軍奕山與木喇福岳福會議界務。俄欲以黑龍江及烏蘇里河爲兩國界。清廷援尼布楚約折之。不諧而罷。次年。俄以海軍少將普查欽爲全權大臣。自黑龍江乘舟至天津。再申前議。清國政府又拒絕之。至八年。俄又移住其人民於烏蘇里河口。於是奕山承政府之命。與木喇福岳福會於愛瑣城。訂條約三條。

(一)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爲俄羅斯國所屬之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作爲中國所屬之地。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連兩國交界明定之間地方。作爲兩國共管之地。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此後只准中國俄國行船。各外國船隻。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龍江左岸由精奇里以南。至豁爾莫勒津屯。原住之滿洲人等。(在今愛琿對江。庚子之役。被俄人驅逼入江者。卽此屯內之人。)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著滿洲國大臣官員管理。與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錢恂案此條。一則曰黑龍江松花江左岸。滿蒙文俄文英法各文。均但言黑龍江。不兼言松花江。再則曰松花江海口。滿蒙文俄文英法各文。亦無有松花江字。至下文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三水並稱。敘行船一事。滿蒙文俄文英法各文始有松花江字。是換約時。既允其以在外黑龍江爲界。又允其於在內之松花江行船。顯分兩事。不相牽涉。故後來歷次辨論。欲挽回松花江行船。迄不能得。末敘旗屯。又是一事。然亦僅以虛名予我而已。)

(二)兩國所屬之人。互相取和。烏蘇里黑龍江松花江居住兩國所屬之人。令其一

同交易。官員等在兩岸。彼此照看兩國貿易之人。

(一)中俄會同議定之條。永遠遵行勿替。兩國畫押互交。照依此文繕寫。曉諭兩國交界上人等。

此約訂於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

西一八五八年
俄五月十六日

世稱之曰愛璦條約。自訂此約。而黑

龍江北岸地全入於俄。於是康熙朝舊界。自格爾必齊河循石大興（即今圖之朱格朱爾嶺）以至於海（據俄人自繪古界總圖。知此海實指圖古爾海灣）者。爲之一大變。而雍正五年約。定烏特河爲兩國中立地（烏特河在朱格朱爾嶺北。圖古爾河入海處東）者。更無論已。時俄人一方則經營滿洲。一方則以兵船隨英法之後。同往天津。及天津礮臺陷。英法和議成。俄又援英法例。於是年五月三日。另訂天津專約十二條。其大者。一。嗣後兩國不必由薩那特衙門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或逕行大清之軍機大臣。或特派之大學士。往來照會。俱按平等。一。除兩國旱路於從前所定邊界通商外。今議准由海路之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等七處海口通商。若別國再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國一律照辦。一。俄國在中國通商海口

設立領事官。再派兵船在彼停泊。以資護持。自訂此約。而恰克圖陸路之約仍舊。海陸皆獲大利。而俄之野心猶未已。

方英法同盟軍之陷北京也。俄使伊格那替業幅。以互換前此天津條約。留居北京。乘機觀變。時文宗北狩熱河。各大臣多扈從。同盟軍欲與中國會議和約。而苦無邀求之人。伊氏調和其間。慨然肩此重任。會同盟軍而詢其意見。得其隱情。乃往勸恭親王奕訢主持和議。奕訢恐蹈不測。伊格那替業幅謂禮部衙門。（時議宴英法使臣於禮部衙門）與俄國公使館極近。同盟軍決不生禍。因是奕訢允與英法使臣相見。和議既成。而俄乃挾此以索厚報於中國矣。於是以十年十二月再訂北京條約。續增十五條。其第一第二兩條。爲國界之關係至重大者。今列於下。而其餘姑略焉。

（一）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爲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於圖們江之

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蓋謂南境盡處距圖們江海口尙有二十里之遠。此二十里乃俄國與朝鮮交界。)

(二)西疆尙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卽雍正六年所立沙濱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圖爾泊。南至浩罕邊界爲界。

自愛琿北京兩訂界約始。舉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河以東地。悉割隸於俄。計我所割棄者。東西廣及二十餘經度。南北長及十餘緯度。俄人遂於其地建阿穆爾州沿海州。殫力經營。不惜巨費。昔之空曠之地。一變而爲繁盛之區。而東北邊防乃日亟。(東界卽於次年五月。派侍郎成琦會同俄官照約設立界牌。西界直至同治三年九月。由勘界大臣明誼會同俄官在塔城重議。紛紛改易。而特穆圖爾亦畫置界外矣。)

第二十六章 太平天國之結果

太平軍之自直隸東走山東者。旣於咸豐五年四月。悉已敗亡。清軍無復北顧之憂。自江南大營第一次失陷後。至八年三月。和春張國樞復進逼江寧。軍勢漸振。是年四月。

李續賓克九江。八月，曾國荃克吉安。江西無復敵兵蹤跡。長江上下游敵勢漸蹙。官文、胡林翼會籌東征之策。陸師渡江，先皖北而後及於江南。水師先安慶而後及於金陵。以圖皖之事。專屬之李續賓。奏請加巡撫銜，專摺奏事。詔報可。時太平軍中惟陳玉成爲後起之傑，專擾皖楚邊境，與清軍爲難。由英霍繞商城，破黃安。五月二日，清軍攻克之。乘勝追至商城。暨皖之潛太英霍，連敗之。七月，續賓攻克太湖潛山，而廬州復爲敵所破。九月，清克桐城舒城。太平軍走三河。三河距廬州五十里，敵兵屯糧械以濟廬州。金陵者也。築大城環以九壘，防守甚嚴。續賓連下四邑，皆分軍守之。兵力益薄。是時，都興阿馬隊攻安慶。多隆阿鮑超陸軍趨集賢關。楊岳斌水師搗北門，皆牽於敵勢，不能遽進。諸將言安慶未克，軍行無後繼。進退受敵，不如還桐城。合都軍攻安慶。會奉詔催進師，遂進攻三河。十月，大戰破敵。九壘皆下。清軍亦傷亡千餘。太平英王陳玉成、侍王李世賢聯合捻首張洛行，自廬州至，連營數十里，抄清軍後路。而清軍之先乞援於湖北者，值胡林翼丁憂去位，兵不時至。清軍雖奮力抵制，而敵兵四面圍裹，愈集愈厚。七營先破。續賓知事不可爲，乘夜躍馬入敵陣，死之。曾國華及諸員弁兵勇從死者六千。

人。湘軍精銳殲焉。續賓少從羅澤南學。爲人含宏淵默。稠人廣座。終日不發一言。其選士以知恥近勇樸誠敢戰爲上。遇敵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窳者。所屯軍地。百姓耕種不輟。萬幕無譁。大小六百餘戰。克四十餘城。口不言功。及其歿。遠近痛哭。事聞。清帝震悼。降詔優卹。於是皖楚之間大震。先克四邑皆陷。都興阿等撤安慶圍。退屯宿松。續賓弟續宜撫潰卒。退屯黃州。

起復曾
國藩
浙
皖
援
閩

先是。是年五月。江西太平軍走入浙邊。曾國藩奉詔援浙。六月三日。由湘鄉起程。命蕭啟江張運蘭軍。會於廣信鉛山縣之河口鎮。及由南昌解纜。途次續奉諭旨。以衢州業已解嚴。敵兵入閩境。令卽由鉛山直搗崇安。八月。太平軍由福建邵武回趨江西。瀘溪金溪皆失守。旋破安仁。張運蘭攻克之。復有大股敵兵回取新城。吉安餘兵趨攻宜黃。撫州建昌兩郡戒嚴。國藩遁還建昌。九月。劉長佑大破敵於新城。敵仍退回閩境。國藩令運蘭分道趨閩。而嶺路崎嶇。大雨不止。疾疫大作。以是軍不能速進。至十月而三河覆軍之變作。詔起復胡林翼署湖北巡撫。官文駱秉章疏請國藩移師援皖。其時閩中敵兵由汀州走入江西贛州南安境。舊踞景德鎮之敵兵。亦復張甚。上諭垂詢國藩。謂

「如果閩省兵勇足資剿辦。而江西邊地防剿有人。自以赴援皖省。尤爲緊要。」十二月。國藩奏請「論大局之輕重。則宜併力江北。以圖清中原。論目前之緩急。則宜先攻景德鎮。保全湖口。至福建之敵。爲數無多。其回竄江西者。已飭蕭啟江一軍迅速追剿。」得旨允行。蓋欲先退江西之太平軍。而後以全力注於皖北也。

林翼以十一月馳至湖北受任。進駐黃州。拊循士卒。適多隆阿鮑超大破敵於宿松。太平軍遂不能上攻。九年正月十一日。國藩奏陳「數省軍務。安徽喫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北岸須添足馬步軍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軍二萬人。臣率張運蘭等任之。中流水師萬餘人。楊岳斌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南北兩路。臣當與江西巡撫分任之。粵軍聯結捻兵。近來常以馬隊衝鋒。擬調察哈爾馬三千匹。募馬勇數千。擇平曠之地。馳騁操習。願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皖豫軍務。可期大有起色。」二月。蕭啟江克南安。石達開悉衆趨湖南之郴桂。國藩移駐撫州。檄啟江還援湖南。三月。張運蘭破敵景德鎮。旋會國荃至撫州。國藩命率朱品隆等五千八百人。助攻景德鎮。時清軍與太平軍相持久。

莫肯先進。國荃至，始移營進逼。連戰皆捷。遂以六月克景德鎮。敵奔皖境之建德祁門。江西肅清。而湖南寶慶又被敵四面圍裹。國藩再遣張運蘭赴援。而自率親軍出九江。八月至黃州。九月擬合湖北軍攻安慶。

自咸豐六年八月太平都中韋楊內鬩。於是廣西起事諸王。存者惟石達開。達開患天王猜忌。自金陵再出。歷走安徽江西福建。有衆數十萬。不復稟承天王之命。九年二月。自南安敗還。走入湖南郴州桂陽州。時湖南兵餉皆竭於遠征。腹地空虛。猝聞石軍大至。人心震動。達開進窺衡州。出間道。爲陳士杰魏喻義所扼。改道圍永州。分逼旁縣。巡撫駱秉章委軍事於左宗棠。宗棠飛檄召劉長佑江忠義田興恕等赴急。一月內成軍四萬人。湘防以固。官文胡林翼復自湖北調水陸軍赴援。長佑軍至永州。石軍解圍走。四月攻寶慶。分略武岡祁陽。皆以堅守得全。五月石軍聚圍寶慶。衆號三十萬。連營百里。劉長佑田興恕等援軍縱橫血戰。敵雖屢敗。壘益增。圍益厚。官文胡林翼以寶慶重地。不可無良將爲總統。乃遣李續宜統五千人赴援。六月十九日。續宜至軍。水陸軍四萬。悉受節制。敵聞新軍至。誓致死力戰。續宜與長佑會商軍務。遂渡資水而西。大戰破

之斃二萬餘人。達開走廣西。續宜亦引還湖北。

方寶慶被石軍圍攻之際。謀報敵將入蜀。官文以蜀居湖北上游。奏請飭曾國藩帶兵赴夔州一帶。擇要扼守。得旨允行。國藩時駐江西撫州。禦景德鎮之敵兵。奏言「先駐湖北宜昌。如敵果入川。再行酌量前進。」既而寶慶圍解。達開遠去。官文又奏請暫緩入川。會攻皖省。上又從之。八月十一日。國藩行抵黃州。與林翼會商。旋至武昌。晤官文。而進兵皖省之局始定。先是。皖北敵勢方張。廬州自八年七月失守後。李孟羣與敵相持。至九年二月。軍潰死之。湖北軍當前敵者。爲多隆阿。鮑超。蔣凝學。唐訓方。九月。多隆阿克石牌。十月。大舉攻太湖。以進規安慶。時漕運總督袁甲三。請飭國藩軍由河南光固進。詔國藩籌酌全局。國藩奏言「入皖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北則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固始以規廬州。至能否繞出懷蒙以北。應俟察看情形。再行奏明辦理。」上韙其言。十一月。國藩移駐宿松。十二月。林翼移駐英山。奏以多隆阿總統諸軍。太平英王陳玉成聯合捻首張洛行。龔瞎子等。由廬州上攻。衆十餘萬。多隆阿撤太湖之圍。檄鮑超屯小

池驛當前敵。蔣凝學爲超後援。太平軍連營百數。撲超營甚急。歷六晝夜不息。超軍傷亡頗衆。苦守不退。多隆阿分親軍入超營助守。國藩與林翼飛調各軍援之。十年正月二十五日。諸營合力大戰。殺敵兵精銳無算。會東南風大作。清軍舉火燒敵營。敵棄壘狂奔。死者二萬餘人。玉成數年之積蓄。一炬罄盡。實爲清軍入皖第一大戰云。次日復太湖潛山兩城。三月定議以國藩所部攻圍安慶。多隆阿攻桐城。李續宜駐青草壩爲往來援應之師。而鮑超以傷病發。請假回籍。

江南大營之進
逼與分地
援旁

江南大營自七年十一月攻克鎮江。北軍亦以同月克瓜洲。和春張國樑益銳意規金陵。八年二月攻克秣陵關。三月復破敵兵於七甕橋雨花臺等處。偪金陵城而軍。四月敵窺江浦。爲金陵聲援。江北軍拒走之。五月敵踞耒安。和春遣軍攻克之。江南水師李德麟吳全美等於沿江各要隘。多所斬獲。旋金陵太平軍復突出擊大營。張玉良馮子材等踴躍陷陣。太平軍敗走。毀城東北柵壘略盡。太平軍乃嬰城固守。七月定計作長濠困之。度地勢險夷。溝而垣之。周城百餘里。諸營大小相維。而以舳板聯爲水營。絕援應。天王患之。八月悉銳出突長圍。不能得。潰退入城。當是時金陵圍師八萬人。和春雖

爲帥。戰事皆倚張國樑。國樑威名聞天下。人人以爲大功可企。足待文宗亦絕重江南軍矣。顧太平軍以金陵爲根據地。設不守。勢且敗亡。乃定議伺間旁軼。以爲多方誤敵之計。各方有急乞援。大營輒分兵應之。先是敵兵自江西走浙。則令周天受率南軍援浙。及敵入閩。又令周天培分援浙兵赴閩。孤軍轉鬪。往往累月不能歸。其取敗亦終以此。會英王陳玉成自皖東出。會諸軍攻浦口。江北軍總兵鞠殿華迎戰。大挫。和春令馮子材渡江援之。敵因分兵綴南軍。益力撲浦口。江北大營旣潰。德興阿走揚州。江浦天長儀徵皆不守。敵分黨攻六合。九月。玉成自攻揚州。下之。德興阿走邵伯。日夜告援江南。張國樑北渡。與敵戰東南兩門。敵敗退。城不及閉。遂克揚州。并復儀徵。而六合被圍急。道員溫紹原誓死固守。國樑旣克揚州。急引兵赴援。而敵亦益穴地轟城。城陷。紹原死。紹原起家縣令。守六合六年。無兵無餉。練勇血戰。以孤城當敵衝。積久而後陷。世以此唐張巡之守睢陽云。勝保遣軍攻天長。擒酋李兆。受內應。克之。兆受尋賜名世忠。勝保以是年七月以欽差大臣督辦皖北軍務。敵破溧水。張玉良馮子材攻復之。當是時。湖北軍經營皖省。其進廬州者。至三河而師覆。安慶未復。與下游聲息阻隔。皖

南有警。亦由江南大營遣偏師往援。江長貴自九月至十月。連破敵於祁門青陽。十一月。戴文英敗敵於寧國之水陽鎮。九年正月。江南先遣之鄧紹良戰歿於宣城之灣沚。和春遣鄭魁士繼之。復灣沚。而江浦浦口以內應得復。二月。太平軍復自九洲洲率衆探試。張國樑進攻九洲洲。下洲洲諸壘。德興阿在江北。日久無功。和春劾罷之。江北不復置帥。詔和春兼轄。而大營汛地益廣矣。七月。遣李若珠攻六合。十月。若珠軍敗。退屯揚州西。太平軍乘勝圍浦口。列營皆潰。周天培力戰死。清軍退保江浦。於是敵燄益張。東窺揚儀。西逼江浦。而南岸之敵軍亦攻溧水。十一月。張國樑自將渡江。援江浦。敵棄壘狂奔。南岸敵軍亦退。十年正月。張國樑大舉下浦口。悉平沿江敵壘。進攻九洲洲。克之。旋師金陵。與和春定議招降。解散其黨。旋克金陵濱江之上下關各敵壘。敵勢日蹙。益謀死鬪。金陵與皖南唇齒相依。是時張芾以京堂督辦皖南軍務。太平軍連破涇縣旌德。二月。突入廣德州。闖入浙湖之安吉。距省城一百數十里。浙撫羅遵殿乞援於曾國藩。湘軍方圖安慶。且道遠不能至。詔和春兼督浙江軍。遣提督張玉良統軍援浙。未至。杭城破。而駐防營瑞昌尙堅守未失。三月。援軍至。敵卽退走。攻破建平東壩溧陽。進

圍金壇。清軍至而圍解。廣德建平旋卽克復。而敵知大營兵力薄。益促浙皖江北之太平軍分道并進。齎集金陵。而清軍自長圍成。意謂克復金陵。在指顧間。將士驕蹇。營規廢弛。又因餽餉艱難。議月餉三分減一。所減者俟功竣補給。軍心益攜貳。閏三月七日。敵軍紛撲大營。國樑苦戰八晝夜。十四日。大雷雨。天殊寒。至夜。各營火起。軍士潰散。乃退守丹陽。圖再舉。敵軍踵至。國樑力戰。創甚。躍入河中死之。和春突圍走常州。因戰受傷。嘔血死。時總督何桂清以籌餉事駐常州。素倚和張爲前敵。及是惶遽無措。卽疏奏回蘇州籌餉。紳民固留主城守事。不可。率親兵五百徑赴蘇州。文武皆奔散。太平軍遂踵至。常州城以四月六日失守。桂清至蘇州。巡撫徐有壬拒不納。且具疏劾之。退往常熟。復避之上海。敵入無錫。敗張玉良之師。玉良退守蘇州。敵追蹤至。號稱數十萬。蘇州舊設之兵。不滿四千。餉又先被桂清徵入常州。城中大亂。玉良潰兵復爲內應。十三日。城破。有壬死之。何桂清革職逮問。（桂清至同治元年冬始正法）

自常蘇失守。江浙境內紛紛告警。太平軍勢大熾。詔曾國藩署兩江總督。督辦江南軍務。而敵已進薄浙江之嘉興矣。國藩奏言「目下安慶一軍已薄城下。爲克復金陵張

本不可遽撤。臣奉恩命。權制兩江。必須帶兵過江。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人心。而壯徽寧之聲援。臣函商官文。胡林翼。酌撥萬人。先帶起程。仍分遣員弁回湘募勇。趕赴行營。以資分撥。至於糧糈軍械。必以江西湖南爲根本。臣咨商兩省撫臣。竭兩省之力。辦江楚三省之防。布置漸定。然後可以言剿。』林翼貽書國藩。謂『吳督之任。以包攬把持。恢廓宏遠爲用。今宜起兩軍。一出杭州。一出淮揚。請放膽爲之。』國藩壯其言。然不能用。國藩奏請『以江西錢糧歸撫臣經收。以發本省兵餉。牙釐歸臣經收。以發出征兵餉。』又奏『擬於淮揚辦水師一支。以保鹽漕。寧國太湖各辦水師。以輔外江所不及。』

奏保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戎機。詔宗棠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奏起告養。回籍道員沈葆楨辦江西廣信防務。與胡林翼籌商。調鮑超所部六千人。朱品隆唐義訓等所領三千人。渡江而南。駐徽州之祁門。六月十一日。抵祁門。其安慶攻剿之師。以弟國荃任之。國藩老營。仍設於安慶水次。地方尋常事件。委員管理之。

國藩治軍八載。轉戰兩湖江皖等省。與地方大吏。分主客之勢。志不得伸。至是兼任疆圻。百務填委。國藩訓飭僚屬。舉劾屬員。訪求利病。保舉人才。條理秩然不紊。時論者皆

謂宜直搗金陵。或云進規蘇常。或云分援杭湖。國藩奏言「但求立脚之堅定。不論逆氛之增長。」以故專力安慶。取建瓴之勢。金陵無圍師者二年。既至祁門。皖南太平軍圍攻寧國甚急。官紳乞援。函牘紛至。軍將未集。亦弗能遽進。六月二十四日。實授國藩兩江總督。並欽差大臣。督辦皖南軍務。前此副都御史張芾駐徽督師。久無成效。召回入都。國藩請以道員李元度任徽防。國藩名位日隆。值江浙雲擾。紛紛請援。疊奉清廷諭旨垂詢。卒以左宗棠鮑超李元度張運蘭軍皆未到皖。不能前進。八月。太平軍由廣德州撲寧國府城。十二日城破。周天受死之。徽州戒嚴。十四日。李元度赴徽州。接辦防務。侍王李世賢率大股兵衆由績溪撲徽州。平江勇敗潰。徽州破。元度走開化。敵軍趨祁門。鮑超張運蘭已先至軍。乃急調超軍漁亭。運蘭軍黟縣。以遏其鋒。左宗棠軍行抵南昌。調赴樂平婺源之間。以防敵走江西之路。（是月。英法兵陷天津。促召外援。國藩與胡林翼籌商北援之舉。旋以和議成而止。）九月。敵攻休寧。鮑超張運蘭合擊破之。十月。敵入黟縣。復擊走之。時皖南太平軍分三大股。環繞祁門。一出祁門之西。至於景德鎮。一出婺源之東。復南走玉山。一由祁門之北。越嶺南進。直趨國藩大營。危險萬狀。

文報餉路。幾於不通。十一月。鮑超張運蘭大捷於盧村。乃調鮑軍赴景德鎮。與左宗棠合力堵剿。以保餉路。而以張運蘭軍留防黟縣。十一年正月二日。太平軍再逼祁門。江長貴等拒走之。適左宗棠移軍婺源。景德鎮破。環祁門皆敵。米糧接濟斷。三月。清軍攻徽州。以圖自立。乘資餉於浙。國藩親督之。遇敵潰退。回駐祁門。會宗棠進擊樂平。六戰皆捷。殺敵逾萬。於是轉運道通。軍氣稍振。國荃自安慶遺書。謂株守偏陬無益。宜出大江。規全局。於是國藩軍略爲之一變。

清軍克復安慶

方太平軍之環逼祁門也。翼事急。清軍或解安慶之圍以自救。曾國荃知其旨。圍攻益力。十年十月。陳玉成率衆十萬援安慶。國荃屢擊破之。玉成走桐城。多隆阿李續宜合軍大破之於挂車河。十一年正月。胡林翼移營太湖。合圍安慶。玉成不得志。改圖上攻。林翼先調余際昌守霍山。爲敵攻下。二月。進破英山。直趨湖北之蘄水。圍黃州。下之分取德安隨州。武漢戒嚴。李續宜率軍回援。敵兵別股。南則攻江西郡縣。出義寧。擾崇通。東則由衢州至於處州。欲多方誤我。二月。玉成留黨守德安。而自回安慶。國藩亟調南岸鮑超一軍渡江援剿。多隆阿截剿援敵於桐城懷寧之境。大破之。敵悉衆走踞集賢。

左鮑兩
軍肅清
江西

關。四月。玉成築壘菱湖。爲城中敵軍援應。國荃掘長濠困之。而調礮船入衛。其時國藩命張運蘭朱品隆等分守嶺內各要隘。而自移駐東流。五月。鮑超軍至。則圍攻集賢關外赤岡嶺敵壘。胡林翼調成大吉軍助之。圍攻七晝夜。克之。擒其魁劉瑄林。敵之精銳殲焉。湘軍聲威益盛。六月。曾國荃攻克菱湖南北敵壘十八座。七月。陳玉成楊輔清等復屢爲清軍所敗。城外石壘略盡。國荃益逼城築壘。敵糧盡援絕。八月一日。以地雷轟塌城垣。整隊而入。敵衆自葉芸來以下。死者萬六千人。被俘者數千人。無得脫者。陳玉成楊輔清遠望膽落。遁去。安慶爲太平所據。已九年。至是清軍力戰克之。而大局始有轉機矣。捷奏至京。文宗已崩於熱河。子載淳卽位。是爲穆宗毅皇帝。初議明年改元祺祥。鄭親王端華。戶部尙書肅順方用事。西太后那拉氏患之。尋密令恭親王奕訢等。宣布端肅等罪狀。誅之。遂奉東太后鈕鈷祿氏同聽政。改元同治。

當文宗崩逝之際。敵據湖北黃州德安等處者。亦先後爲清軍所復。胡林翼先聞警赴援。已患咯血疾。竟以是月二十六日卒於武昌。國藩聞之。悲悼不已。謂「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調護諸將。天下寧復有似斯人者哉。」官文奏請以安徽巡

撫李續宜署湖北巡撫。林翼遺疏亦及焉。詔從之。續宜辭。仍還安徽任。國藩移駐安慶。時左宗棠以四品京堂襄辦曾國藩軍務。駐軍江皖之交。防廣饒以規浙。鮑超則爲往來援應之師。而敵亦時犯江西。冀分皖軍之力。列城多失守。十年十一月。宗棠軍克德興。婺源。尋攻破堵王黃文金之軍。復浮梁。水師亦以十二月克彭澤。都昌。鄱陽。別股敵軍圍湖口者。以彭玉麟。吳坤修。水陸固守。得無恙。十一年正月。左鮑合軍破之於彭澤境內。敵據建德。清軍復其城。敵走安慶。饒州。九江解嚴。而李秀成復自玉山犯廣信。不克。圍建昌。撫州。再走吉水。永豐。二月。李世賢由婺源攻樂平。宗棠擊敗之。宗棠移軍鄱陽。守景德鎮者爲陳大富。敵攻下之。大富死。三月。宗棠迴軍。大破敵兵於樂平。李世賢遁。左軍由是知名。擢宗棠三品京堂。幫辦軍務。四月。李秀成破瑞州。分略旁邑。前鋒近逼省城。時鮑軍之援安慶者。已攻克赤岡嶺敵壘。安慶敵勢窮蹙。國藩調之援江西。七月。超抵九江。敵懾霆軍聲威。或不戰而走。超進至豐城。敵兵望見旗幟。卽膽落潰走。另股敵兵圍撫州者。走許灣。尋蔓延貴溪。雙港。湖坊一帶。號二十萬。八月。超冒雨進。敵鏖戰不支。死者萬人。七十餘壘皆下。克鉛山縣。追至湖口。秀成。世賢。悉潰走浙境。江西肅

清軍克復安慶後之規畫與戰事

浙江省失陷及宗室任浙撫

清其時安慶已破。湖北之德安黃州亦先後克復。皖南之徽州亦已爲張運蘭所復。乃得以戰勝之勢專力下游矣。

安慶既下。多隆阿乘勢進攻桐城。下之。凡皖北毗連湖北各州縣先後收復。於是安慶以北之事多隆阿任之。曾國荃會同水師規復濱江兩岸各要隘。杭州危急。朝士疏請以曾國藩兼督浙軍。國藩薦左宗棠專任浙江兵事。以饒州廣信徽州三府防軍隸之。并以舊設之婺源景德鎮河口三稅局歸宗棠經收。以裕餉源。其規畫大局如此。時楊岳斌乘安慶克復之勢。以八月五日派水師攻克池州府。進下銅陵。九月國荃督軍循江北岸而下。連克敵壘。進薄無爲州。乘內亂克之。再下運漕鎮東關。敵由巢湖運糧出江之道絕。於是近安慶百里間無敵壘。十月國荃分軍留防要地。自還安慶。與國藩籌商。添募鄉勇六千人。爲直搗金陵之計。而其時太平軍之分攻蘇杭各郡縣者日益亟。至十一月而杭州失守矣。

浙省西界與皖南之寧國徽州江西之廣信鄰方敵軍攻破江皖等省時。浙省大吏狃故習。不自治兵。遙恃江南大營爲屏蔽。而歲竭賦稅銀七十萬兩。以供大營軍餉。有急

則由大營撥兵援之。以皖南爲浙之門戶。大營亦遣鄧紹良周天受分防之。咸豐六年五月。大營第一次失陷。浙防益亟。八年二月。石達開自江西破衢州。遂圍處州。詔和春兼督浙江軍。未行。起復曾國藩督師。敵圍衢州不能下。以湘軍至。遂改走閩。及十年正月。太平忠王李秀成圖解金陵之圍。遣偏師自皖南寧國境內犯湖州。二月。進逼杭州。杭城倉猝失陷。大營時遣張玉良統師援杭。值駐防營堅守。又以敵志不在浙。卽走出。回薄江南大營。而大營遂以閏三月潰敗。自是常州蘇州繼失。敵兵進逼嘉興。下之。兩浙大震。七月。張玉良攻嘉興。清兵潰退。屬縣多失守。八月。周天受敗死寧國。李元度又失守徽州。而浙之藩籬盡撤矣。九月。敵破嚴州。尋爲張玉良攻復。十月。太平軍由富陽餘杭分攻杭州。復改圍湖州。十一月。團紳趙景賢出擊。大破之。十一年三月。侍王李世賢攻樂平。大爲左宗棠所破。由婺源走廣信玉山。破常山江山。分黨取處州。世賢自由嚴州取金華。五月。清軍進攻失利。七月。李秀成在江西復爲鮑超所破。合股夾攻衢州。浙中益大擾。八月。太平軍解衢州圍。破嚴州。遂由臨浦攻蕭山諸暨。下之。紹興戒嚴。時紹紳前副都御史王履謙。在籍辦團練。與官吏齟齬。九月。敵至。民團潰。紹興旣破。杭

州益孤危。巡撫王有齡雖不喜湘軍事急，乃以血書乞援安慶。時安慶已克，湘軍威聲震中外，顧以皖省戰爭亟，不克濟師。因咨商左宗棠，由廣信進軍衢州以援浙。十月十八日，命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並著速飭左宗棠馳赴浙江攻剿。而敵已於是月逼杭州。張玉良自富陽統援軍至，中礮死。杭城被圍糧絕，守軍飢疲。十一月，城破，有齡及將軍瑞昌、總兵饒廷選等死之。國藩先已奏辭兼制浙江之命，請以浙事專任左宗棠。先固江皖邊防，再籌進攻。又奏調廣西臬司蔣益澧率所部赴浙，隨同左宗棠防剿。十二月，詔授宗棠浙江巡撫。同時又以在籍道員沈葆楨任江西巡撫，而軍事始有起色矣。

先是蘇州失守，松江太倉各城繼之。薛煥任巡撫，駐上海，倚西洋各國以震懾敵軍。蘇松太道吳煦募華兵，以美國人華爾領之，號曰常勝軍，所向輒捷。顧此外兵數萬人，皆冗雜不可任。十年七月，太平軍大舉圍上海，清軍會西洋兵擊卻之，尋破敵寶山境內。十一年二月，敵攻青浦，拒走之。常熟昭文諸邑亦各練團禦寇。五月，敵復逼上海，為礮隊所拒而退。是年八月，安慶克，官紳會議乞師，備銀二十萬兩，僱外國輪船，泝江而上。

至安慶。呈遞公函。大學士翁心存奏「蘇常紳民結團自保。盼會國藩如慈父母。請飭
揀知兵大員赴通泰。道江陰常熟以規蘇州。」時值穆宗新立。兩太后垂簾聽政。念東
南兵事。博求將帥。國藩疏薦道員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堪膺疆寄。時楚軍戰守
各地。無可分撥。因屬鴻章用楚軍之營制。練淮徐之勇丁。期以來年一月濟師。十一月。
敵破奉賢南匯川沙。滬上震恐。因倡借洋兵滅太平之議。上海設會防局。奏明會同洋
人防守。國藩奏言「上海本通商之地。借洋兵以保守人財。則可。若令攻剽金陵蘇州。
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又咨商薛煥言「目前權宜之計。祇可借兵防守。滬城尤
當坦然。以至誠相與。不可稍致猜疑。致礙全局。」同治元年二月。李鴻章募淮勇到安
慶。國藩爲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又選湘軍名將程學啟郭
松林以助之。以故兩省將卒。若出一家。然初定議援鎮江。時馮子材守鎮江。戰不利。
都興阿自揚州撥兵援之。亦不勝。適上海僱輪船七號。駛抵安慶迎師。乃以三月分
起。赴援上海。衝敵營而過。鴻章抵上海。營城南。詔以鴻章署江蘇巡撫。別授薛煥通商
大臣。專辦中外交涉事件。

同治初
年任曾
國藩之
專

自安慶之下。清廷始專倚任湘軍。穆宗既立。恭親王奕訢任議政王。東南大事悉取決於曾國藩。初有節制四省之命。國藩一再奏辭。言「左宗棠之才實可獨當一面。臣苟思慮所能到。才力所能及。必與左宗棠合謀。不分畛域。不必有節制之名。而後盡心於浙事也。」尋奉酌保封疆將帥人才之旨。國藩又言「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所以預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奉旨嘉獎。諭以「膺股肱心膂之寄。不當有避嫌之見。」同治元年正月朔。授國藩協辦大學士。仍督兩江。國荃授浙江臬司。二月。擢江蘇藩司。國荃自湘回安慶。所募新勇亦至。率之東下。三月。克巢縣。含山和州。至裕溪口。西梁山。曾貞幹克繁昌。至南陵。鮑超克青陽。石埭。太平。至涇縣。彭玉麟水師中江而下。至金柱關。當是時。國藩建節安慶。指揮衆軍。國荃貞幹等爲進取金陵之師。李鴻章淮勇。佐以黃翼升水軍。至上海。是爲謀取蘇州之師。左宗棠由徽州進衢嚴。是爲規取全浙之師。皖北則多隆阿攻廬之師。李續宜援潁之師。皆秉承節度。其他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與阿揚州之師。馮子材魁玉鎮江之師。奉旨統籌兼顧。當時軍書輻湊。英彥風驅。號稱極盛云。

陳玉成
之被擒

自十一年八月多隆阿連下桐城舒城益進規廬州陳玉成因援安慶不得將趨湖北德安招其黨諸將不從乘夜由六安走廬州洪秀全切責之玉成遂留屯廬州城東同治元年二月多隆阿進攻破敵壘數處四月遣雷正綰石清吉分隊攻城玉成率三千人出戰正綰擊破之玉成退據城北浮橋城中敵兵開北門出大眾謀合擊忽見玉成退驚亂玉成遽斷浮橋遏敵使阻水反拒敵益驚自相蹂躪石清吉等梯西南以登城遂破玉成奔壽州以苗沛霖曾受太平封爵（沛霖係安徽練總勝保授道員以十一年九月與團紳孫家泰仇殺攻陷壽州）往乞援沛霖遣黨迎謁誘入城縛而囚之并諸王等二十餘人解獻潁州勝保營擒首張洛行糾黨於中途謀劫奪沛霖擊走之勝保檻送京師未至詔於河南衛輝府之延津殺之玉成猛鷲不亞楊秀清戰略過李秀成既誅楚皖之間遂無勍敵矣。

曾國荃
連下濱
江要地
與雨花
臺之戰
守

太平之都金陵以東西梁山爲鎖鑰蕪湖爲屏障而金柱關者又皖南諸湖所自出乃蕪湖之藩衛也西梁山既下曾國荃引軍渡江南岸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會合水陸各軍克太平府城次日攻克金柱關東梁山二十二日克復蕪湖縣乘勝駛抵大勝關

五月三日克之。并下秣陵關。水師亦屢捷。遂進軍金陵城外。駐營雨花臺。時國荃軍合水師不滿二萬人。孤軍深入。國藩憂之。令待他軍集而後進。國荃曰：『金陵爲敵兵根本。拔其根本。則枝葉不披自萎。且蘇常各兵。聞江寧攻急。必更來援。彼時遣別將間襲蘇常。吾因而乘之。殄寇犁穴。在此舉矣。』圍攻之議乃決。城中敵兵出窺伺。輒被創。天王患之。促守浙侍王李世賢守蘇忠王李秀成還金陵。值左宗棠力攻衢州。李鴻章新克松江廳縣。奔命不遑。秀成先遣其國宗引兵數萬自蘇州回援。六月與清軍戰。不利。走入城。復謀突長濠。濠寬深不得過。國荃出濠縱擊。敵大奔。同時鮑超克復寧國府城。太平輔王楊輔清潰走。降其將洪容海。卽因降衆收復廣德州城。八月江南大疫。徽寧尤甚。鮑超等病不能軍。金陵圍師亦苦疫。死者山積。閏八月十二日。國藩奏請『另簡親信大臣。馳赴江南。分重大之責任。挽艱難之氣數』云云。奉諭略謂『朝廷信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倚以挽救東南全局。今疾疫流行。將士摧折。非該大臣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闕。足以干天和。我君臣當痛自刻責。爲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刻下在京固無可簡派之人。該大臣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稍

懈也。』其時李秀成大隊軍自蘇常至，號六十萬，連營數百，日夜猛撲清營，挾西洋炸礮自空下擊，呼聲動地。同時寧國鮑超軍、金柱關水師亦爲敵所攻，不能赴援。國藩檄調蘇之程學啟軍、浙之蔣益澧軍，又以圍攻要地，不能應命。國荃督軍苦守，面受槍子傷，仍裹創巡營，以安衆心。曾貞幹駐守江干，力戰以通餽運。歷半月，敵稍卻，乃掘地道攻清軍壘，國荃輒堵合之。九月，李世賢復自浙至，清軍憑濠堅拒，相持兩晝夜，俟其疲，開壁出擊，敵勢披靡。敵仍潛開隧道，清軍掘內濠以阻之。敵益窘，乃大出兵擊之，敵棄壘狂奔，俘斬數萬。苦守四十六日而圍始解。清軍傷亡至五千人，曾貞幹亦以病後過勞竟死。軍興以來，未有如此之苦戰也。

清軍金柱關寧國水陸捷師之穩固

方雨花臺營壘被敵圍攻之際，敵船過東壩，分布固城南漪諸湖，欲衝出大江。楊岳斌力疾扼守金柱關，曾國藩派陸軍數營往助防守。九月十八日，水陸軍合擊敵，破之，燬其船幾盡。十月五日，敵旣爲曾國荃所敗，圖略江北。十七日，李秀成由九洑洲北渡，攻破和洲含山巢縣，皆湘軍新得之城。國荃急分兵守西梁山，而令劉連捷、彭毓橘等引兵北援。十一月，敵復由東壩拖過戰船以圖出江，守將羅逢元攻之，燒敵船二百餘，而

左軍初
入浙之
規畫與
戰事

鮑超復大破敵於寧國。敵軍三路均失敗。湘軍之氣益揚。方事之殷。多隆阿已奉統師入秦之旨。（先是清軍圍廬州急。陳玉成遣其黨扶王陳德才自河南南陽府入陝。陝中亂作。回民交訖。故多軍入秦。）國藩奏請回軍赴援。不能得。安徽巡撫李續宜授欽差大臣。督辦安徽全省軍務。方遣部將收復壽州。（時壽州爲叛練苗沛霖所據。）又以丁憂去位。故國藩益憂惶無措。國藩素以孤軍蹈危地爲失策。乃議按視沿江諸壘。親決進止。二年正月。國藩自安慶出巡。歷池州蕪湖東西梁山金柱關。登大勝關。入雨花臺營。見圍師穩固。始罷退師之議。二月。還安慶。具奏『江浙田荒。平民無所得食。誠恐變爲流寇。此爲可懼。而敵糧漸匱。要隘多失。降將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敗不相救。此爲可喜。』三月。國荃授浙江巡撫。仍留攻金陵。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左宗棠擢浙江巡撫。宗棠初膺督軍之命。卽疏陳方略。謂『浙江軍務之壞。由歷任督撫全不知兵。始則竭本省之餉。以濟金陵皖南。冀藉其力爲藩蔽。而於練兵選將之道。漫不經心。自金陵皖南敗壞。又復廣收潰卒。縻以重餉。卒之兵增餉絀。遂渙散潰決而不可支。今臣奉命督師。非嚴汰冗兵。束以營制。不可。非申明賞罰。

予以實餉不可。非另行調募。預爲換補不可。然餉需不繼。勢有所格。雖有能將。無餉何以馭兵。雖有謀臣。無兵何以制敵。請飭部臣查明各省協浙之款。開單咨臣。如藩司撥解遲延。及委員逗留。指名參奏。』詔允之。既授巡撫。促令赴衢州。同治元年正月。曾國藩奏略言。『左宗棠擬由徽郡進攻嚴州。必須攻克開化。遂安等城。乃有赴嚴之路。必須留守婺源華埠。乃無抄後之虞。』先是。紹興杭州失守。浙中郡縣多破。惟趙景賢練勇困守湖州。而衢州則李定太一軍。與守江山常山之李元度一軍相倚。得不陷。然孤危殊甚。宗棠慮朝旨促入衢。則墮敵長圍中。因奏明定太等固守衢城。而自由開化進。三戰破敵。開化遂復。敵之由處州犯温州者。總督慶瑞遣兵援之。二月。宗棠復遂安。留王文瑞王開來守之。李世賢率金華大股兵圍衢州。左宗棠自將往援。敵潰退。走江山。三月。援軍至。敵夜遁。既而世賢復據花園港。劉典黃少春擊破之。敵築堅壘。攻之勿能克。世賢尋回金華。其時衢嚴一帶戰事亟。湘軍勿追他顧。敵之擾處州者。閩將林文察破之。進攻遂安。破江山。赴援之軍。四月。閩軍會同團紳蘇鏡榮等。剿台州之敵兵。連戰破之。屬縣盡復。寧波之敵軍。則寧紹台道率官兵民團會同英法兵礮攻破之。〔自咸

淮軍抵
滬後之
戰事

豐十一年九月紹興失守。另股敵兵由奉化攻破寧波城。在杭州失守前。敵兵潰進下餘姚。其偏師攻溫州者。仍轉戰不休。五月。敵兵破湖州。趙景賢被執。湖州以孤城當勅敵。血戰兩載。屢戰輒捷。至是以糧援久絕。遂不能守。景賢在太平軍中求死不屈。久之。爲所槍斃。浙人士痛惜之。左宗棠以是月破李世賢於衢州。所募新兵漸集。奏言『近探杭州守兵無多。敵勢趨重金華。似宜先金華而後嚴州。庶於大局有尺寸之補。』六月。宗棠耀兵龍游。世賢攻遂安。敗還金華。時國荃圍金陵。寧國爲鮑超所攻下。太平天王大恐。促世賢與李秀成赴援。蓋至是而敵乃疲於奔命矣。

同治元年三月。李鴻章駐師上海城南。先是。上海既設會防局。太平軍之攻上海者。爲英法軍及常勝軍所破。四月。李恆嵩華爾會同西兵克復嘉定。青浦二城。卽留西兵與常勝軍守之。英提督何伯。請鴻章會攻浦東廳縣。乃令程學啟等攻南匯。而英法兵自攻金山衛。遂下奉賢。會李慶琛兵攻太倉州。爲李秀成所覆。死者五千人。敵軍悉銳攻青浦嘉定。西兵突圍退。嘉定復破。敵益進逼。距上海僅十里。五月。程學啟營新橋涇。劉銘傳潘鼎新復南匯川沙。浦東漸定。而松江青浦並急。華爾議棄青浦。率其軍突圍出。

併力守松江。程學啟新橋營被圍數十重。敵併力死撲。屍與濠平。將藉以登。鴻章自率兵援之。學啟望見。大呼出擊。敵駭奔。松江圍解。滬防亦解嚴。自有此戰。而淮軍始爲外人所信重。無復擲揄者矣。當鴻章蒞滬之先。曾國藩曾奏言：「蘇撫當駐鎮江。居形勢適中之地。上海一隅。論籌餉則爲上腴。論用兵則爲絕地。」是月。曾國荃進兵雨花臺。詔命鴻章赴鎮江。卒以滬事急。不果行。六月。清軍復金山衛。黃翼升率淮陽水師自上游至。七月。復青浦。慕王譚紹洸復逼法華鎮。八月。鴻章檄諸軍赴援。聽程學啟指揮。敵兵大潰。常勝軍分軍攻克浙江慈谿。華爾中彈死。以白齊文領其軍。九月。英提督何伯受代將歸。恥前此嘉定之失。詣鴻章約攻嘉定。鴻章遣師赴之。卒克嘉定。譚紹洸復自崑山太倉趨松滬。圍劉士奇 鄭國魁營。鴻章令學啟與劉銘傳 郭松林分路出擊。敵潰圍解。滬防三次解嚴。太平軍自此不復窺松滬。詔鴻章實授江西巡撫。時雨花臺大營被圍。國藩檄程學啟赴援。以戰事急。勿能應。議令白齊文率常勝軍往。十月。敵敗退。檄止此軍。而白齊文閉松江城索餉。攫取銀四萬兩。鴻章告之英提督士迪佛立解。白齊文兵柄勒令歸國。以奧倫領其衆。未幾。以戈登領之。酌定兵額爲三千人。

當是時金陵蘇浙三處苦戰不休。敵勢實漸衰蹙。鮑超戰寧國。張運蘭戰徽州。爲皖南之師。都興阿守揚州。馮子材守鎮江。爲金陵下游南北岸之師。（李世忠在安徽滁泗境內。別爲一軍。）皆屢戰破敵。自李續宜丁憂回籍。唐訓方署皖撫。分遣續宜部下駐淮南。以防苗沛霖。同治初年。東南大局如此。（其時僧格林沁在淮北剿捻。）其太平軍之別走西北者。則陳得才之往來河南陝西湖北。與石達開之入川。是也。扶王陳得才本陳玉成死黨。自同治元年三月。廬州爲清軍所攻。別領一軍犯河南南陽府。趨入陝西武關。直逼省城。四月。陝西巡撫瑛棨。遣將擊敗之。敵破渭南。與川兵藍大順藍二順相應。聞廬州急。復由潼關奔河南。取閩鄉縣。旋走澗池等處。五月。藍二順破湖北鄖西縣。總兵何紹彩道員金國琛率兵至。敵不敢抗。縣城立復。六月。陳得才聞玉成被擒。徧擾南陽府府內。七月。官文派金國琛梁作楫統軍赴援。立解南陽城之圍。敵兵遂走湖北光化屬之老河口。八月。襲取荊紫關。先是。多隆阿奉督師陝西之命。統馬步軍行抵商南。遂與敵大戰。敵勢不支。敗遁。湖北軍亦破敵老河口。閏八月。敵復入襄陽德安。安陸各屬邑。多隆阿回軍樊城。殺敵無算。敵兵遂走河南。十月。攻鄖陽府城。敗退。下房縣。

旋經清軍克復。十一月，全軍入陝。十二月，下興安府城。同治二年正月，清軍攻復之。至三月，而石達開爲川軍所擒殺。太平軍中又去一巨魁矣。（先一月，僧格林沁擒獲捻酋張洛行。）

石達開
之侵略
西南各
省

石達開自咸豐九年七月，解寶慶之圍，走廣西，圍桂林。土寇起應之。巡撫曹澍鍾乞援湖南，駱秉章遣劉長佑與蕭啟江統軍往援。八月，啓江先至，一戰破之。先是，蔣益澧在廣西，屢平內寇有功，官至布政使，爲學政李載熙所劾，降道員。至是，與啟江會軍，再戰，敵軍大敗。桂林解圍，詔授劉長佑按察使，調蕭啟江改防蜀。敵走湖南。十年正月，敵侵入廣東邊，爲粵軍所敗。益澧先後破平樂、思恩、慶遠之敵兵。曹澍鍾母喪奪情，督四川軍，防達開。長佑自布政使擢巡撫，復蔣益澧職。五月，達開復據慶遠，而以其黨賴裕新攻思恩、河池等地，輒爲民團所敗。遣黨分窺黔楚，亦傷亡略盡。自七月至十一年六月，往來楚粵兩省，無根據地，而粵西敵軍已爲長佑、益澧剷除略盡矣。七月，達開銳意犯黔蜀，道出楚邊。劉坤一、江忠義自武岡邀擊破之，敵走黔陽。方曹澍鍾之受詔赴蜀也，川寇藍大順、李永和（俗稱李短搭搭）勢方熾，澍鍾尋爲胡林翼劾罷。清廷念蜀地難

石達開
之擒獲

其人卒以駱秉章赴川督師。秉章延劉蓉入幕，而命黃淳熙統湘軍。以是年二月由宜昌至川。五月，淳熙敗川寇於定遠，旋以輕敵陷伏死。秉章擢曾傅理領其軍，檄調劉嶽昭由楚赴蜀。秉章實授總督。於時藍大順圍綿州，李永和圍眉州，環省城百里內，敵氛幾徧。八月，曾傅理等破敵綿州。敵遁眉州之丹稜。十月，進攻眉州。丹稜敵兵復潰走。其時達開分黨入湖北來鳳，而自出湖南靖沅。同治元年正月，遂與來鳳大股合。二月，由利川僻徑趨入四川之涪州境。三月，圍涪州城。川軍唐友耕與湘軍劉嶽昭內外夾擊，擒斬逾萬。四月，圍綦江。唐炯拒却之。達開西走貴州仁懷。其時川寇藍大順、藍二順爲湘軍所逼，走陝西。八月，李永和走隄爲胡中和所擒。蓋藍李亂蜀已四年，至是而平。而川中益得致力達開矣。

達開之自廣西入擾鄰省也，形勢渙散，非復當年効力太平之舊。所蹂躪無論百數城，專以出沒邊地避實蹈瑕爲得計。然取敗亦終以此。同治元年十月，達開擾敘州各屬邑。胡中和等破走之。十一月，遂入雲南東川。二年二月，復自滇入川，使其黨賴裕新出寧遠。裕新爲清軍所破。三月，達開自率大隊渡金沙江。秉章豫檄邛部土司嶺承恩統

士兵截斷越嶺大路。逼之使入小徑。并懸重賞。示諸土司。伺敵入。即鈔其後。達開果從小徑至紫打地方。期以次日渡大渡河。是夜大雨。河水暴漲。越二日而唐友耕軍已至列營河對岸。其地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鴉游河。而土司復自後偃古木塞路。以士兵把守之。達開糧罄路窮。賂土司約讓路。不應。將結筏亂流渡。登者輒溺。四月。清軍與諸土司四面蹙之。達開奔老鴉游。清軍追至。達開豎旗乞降。檻送成都殺之。屬官二百人。精銳二千餘人。無脫免者。於是西南諸行省。稍稍復舊矣。

淮軍收復蘇屬各州縣圖進蘇州

自松滬屢次解圍。清軍既得手。始謀進取。同治元年十一月。常熟太平守將駱國忠舉城降。并招降福山敵兵不下。攻克之。同時太倉守將錢壽仁。亦以內應事洩。棄城詣上海歸誠。復姓名曰周壽昌。太平軍又爭常熟。清軍分守嘉定青浦。不能應。福山復破。於是鴻章一方則囑國忠堅守。以黃翼升統水路三營出海赴援。一方則令陸師攻崑山太倉。以通常熟之氣。清軍之攻太倉者挫退。而水軍亦以颶風壞船。移旋避風。常熟益困。二年正月。即令劉銘傳乘輪船濟師。戈登率常勝軍助之。先奪福山石城。內外夾擊。敵兵大奔。常熟圍解。李秀成改計。渡江北犯。西掠至六安。蓋冀上游事急。或分清軍之

湘軍攻金陵
城外各隘
要隘水清
師面

勢也。三月，程學啟與戈登以炸礮攻克太倉，進兵崑山。四月，先下正義鎮，以斷蘇軍赴援之路，駐營守之。遂克崑山，擒斬數萬人。於是始爲攻取蘇州之計。鴻章奏言：「由崑山進蘇州爲一路，程學啟當之。由常熟進江陰，無錫爲一路，鴻章與劉銘傳當之。黃翼升、淮陽水師相輔並進，戈登常勝軍駐崑山，爲各路援應之師。由柳澱湖達吳江、平望、太湖爲一路，李朝斌水師當之。而令劉秉璋、潘鼎新、楊鼎勳等分駐松滬近地，以防杭嘉湖敵兵之內犯。」李秀成已至六安，將進攻湖北，聞蘇事亟，乃大掠而東。

李鴻章聞李秀成東還，遺書曾國荃，囑自上截之。國荃度敵兵不南援蘇州，則北走裏下河，乃益攻金陵以綴之。時前失守江北之巢舍和州三處，已爲劉連捷等所攻復。二年四月，國荃命李臣典等攻雨花臺石城，敵舉礮外擊，斃先登者五人，衆却。李臣典率旗直前，遂克其城。下金陵城西南九壘，秀成在江北，聞之益懼，解天長六合來安之圍，紛紛南渡。五月，水師次江浦，蕭慶衍等陸師亦沿江東下浦口，江浦敵兵遁走九洑洲，洲中軍拒不納。九洑洲爲金陵北渡之咽喉，敵築城其上，列巨礮，護以戰艦，以全力守之。國荃先清南岸，下關草鞋夾諸壘，并下燕子磯。於是南攻中關，北攻九洑洲，同時並

舉。中關敵兵閉壘不出。而九洑洲之敵兵。以洋槍伺間狙擊。清軍精銳多傷亡。至夜。舟師以火箭射敵舟。風烈火猛。延及洲上卡棚。清軍冒死直上。九洑洲遂破。敵衆萬餘。無一脫者。弁勇亦傷亡二千人。自國藩創辦水師。至是十載。長江上下。一律肅清。太平軍北渡之路絕矣。國荃銳意圖合圍。增募萬人。六月。天王遣守城軍出攻清軍。敗還。七月。清軍先致力城東南隅。攻克上方橋。乃敵兵運糧道也。城東諸隘。近者曰中和橋。曰雙橋門。曰七鬮橋。稍遠者曰土山。方山。曰上方門。高橋門。迤南則爲秣陵關。以至博望鎮。亦金陵外輔也。九月。分遣將弁連下諸隘。而水師亦攻克水陽諸敵壘。十月。太平守將楊友清以高淳降。易開俊復寧國縣。國荃克淳化鎮等處。金陵東南。剗削略盡。楊岳斌等會克東壩。復建平溧水。而李鴻章亦以是月克蘇州。

蘇州之克復

李秀成之自六安北還也。江寧蘇州並急。秀成謀先解蘇州之圍。乃率五王之軍渡江。至無錫。連營數十里。聲言援江陰。攻常熟。劉銘傳郭松林等分道出擊。黃翼升水師助之。連戰破敵。堅壘皆盡。六月。程學啟敗蘇州援兵。乘勝復吳江。白齊文投太平。率外國潰兵二百人入蘇州。出擊學啟軍。復破之。七月。李鴻章率李朝斌出巡。溯吳淞而西。以

太湖通蘇浙令學啟與朝斌會師攻下沿湖敵卡。學啟乃偪蘇州城而軍。劉銘傳圍江陰急。八月城兵內應遂克之。敵屢犯學啟營圖解圍不得。白齊文匿上海掠輪船二艘以獻秀成。秀成乘之發炸礮以突清軍。周壽昌率死士焚其一艘敵衆大亂。秀成召諸將集西路冀保無錫以援蘇州。九月學啟軍雖屢破敵而秀成所據之石壘終不能克。十月清軍奪取滄墅關。鴻章以蘇城久不下親往督師。敵之外援漸絕。秀成自問道入城與譚紹洸堅守。清軍盡出炸礮轟城外石壘皆破。水師亦屢破獲。敵益洶懼。其將郜雲官有貳志。密輸款於副將鄭國魁。秀成見事急留紹洸主城守事乘夜遁去。自十月十三日始學啟等分門進攻晝夜不撤。至二十四日紹洸在城上對衆指揮雲官令其下出不意刺殺紹洸並殺其黨千餘人開門出降。學啟入城撫視降將列名者八人（稱王號者郜雲官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稱天將者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乞學啟白鴻章要求總兵副將等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閶胥盤齊四門。學啟以雲官尙未薙髮恐不可制密白鴻章請加誅戮。鴻章猶豫學啟固請從之。二十六日諸降將出城參謁學啟伏人帳後悉殺之。整衆入城又殺二千餘人遂克蘇州。戈登以殺降

不義。怒詈學啟。揚言出軍攻清。鴻章委曲調停。事乃已。捷聞。鴻章加太子少保銜。賞戈登頭等功牌。並銀一萬兩。

蘇省各
屬之收
復

李秀成既棄蘇州西遁。乘小輪船。毀無錫西門橋以出。乘霧襲清營。劉銘傳敗之。乃駛去。十一月。銘傳乘勝下無錫。擒太平王黃子澂。鴻章奏略言「臣駐蘇州。徧察敵中城守。布置極有條理。深以未得擒殺此酋爲憾。現曾國藩派兵回防江西。左宗棠派兵分截皖南。但使不再踞城池。剿滅較易。今擬令程學啟、李朝斌、劉秉璋、潘鼎新。由平望乍浦兜剿浙西之敵兵。冀與左宗棠、蔣益澧之軍前後夾擊。李鶴章、劉銘傳進常州、宜興、兜剿蘇境之敵兵。冀與曾國荃、鮑超之師前後夾擊。欲分各路敵勢。藉固蘇滬藩籬。」遂進軍下平湖。乍浦海鹽澈浦。劉銘傳進常州。奔牛鎮守將乞降。銘軍駐奔牛。李秀成乘輪船自溧陽至。發炸礮轟清營。勢甚迫。十二月。銘傳援之。內外軍奮力夾擊。焚其輪船。圍立解。三年正月。克宜興。二月。克溧陽。時護王陳坤書守常州。分遣其黨欲復江陰常熟。不得逞。學啟攻嘉興。堵王黃文金自湖州來援。擊走之。促將士登城。死者枕藉。學啟憤親自乘城。腦中槍子。鼻歸營。而城竟克。學啟創重而卒。鴻章克蘇州。賴學啟之力。

浙江列
城之恢
復

爲多其卒也。人皆痛惜之。是月左宗棠克杭州。三月鴻章督軍圍常州。先破城外敵壘。燃炸礮轟城。城傾數十丈。敵堅守不克登。馮子材富明阿由鎮江進丹陽。鮑超由句容克金壇。常州敵勢益孤。四月清軍分隊攻城。水陸礮聲如雷。舊壞城復傾。敵以人塞缺口。旋死旋集。鴻章益揮軍登城。敵大潰。生擒陳坤書。遂克常州。馮子材克金壇。於是蘇之敵軍悉由徽州入江西。蘇省自江寧外悉已克復。淮軍分防江寧鄰近各要隘。而改鮑超爲西援江西之師。撤常勝軍三千人。戈登歸國。論者頗以善馭洋將。歸美鴻章。淮軍名譽爲中外所推重。遂有命鴻章會軍攻江寧之諭。至六月而江寧亦告克復矣。

先是同治元年六月左宗棠破敵衢州。定直搗金華之計。侍王李世賢在金華。值金陵被圍。天王飛召世賢回援。世賢請俟擊退衢州軍乃往。而集精兵入金華。益嚴守具。七月宗棠進軍龍游。屢戰破敵。八月世賢遣黨赴援。敗還。閏八月蔣益澧新軍至衢州。益澧轉戰廣西。連有功。曾國藩念左軍孤。故疏調至浙。既至。攻壽昌。克之。宗棠築長濠以偪龍游。而令益澧攻湯溪。九月魏喻義自壽昌進。去嚴州六十里。嚴州守將譚富與民團相仇。喻義得諜報。知敵且夜出攻民團。乘虛襲其城。破之。益澧攻湯溪急。援兵至。擊

走之。二年正月，守將彭禹蘭乞降，益澧受之，誘其王李尙陽出城濠，出不意擒之，城乃下。蘭溪敵兵先爲劉典所攻，至是與金華敵兵並棄城遁，非清軍所及料也。龍游敵軍不能守，乘夜啟東門走諸暨。於是武義永康東陽義烏皆復。清軍攻諸暨，民團應之，敵懼而降，遂復諸暨。時寧波軍已克上虞台州，至是復紹興。魏喻義等復桐廬。於是劉典軍追敵至富陽，當杭州西南，蔣益澧軍由臨浦義橋蕭山而前，當杭州南，俱距省城數十里。宗棠慮杭州克，敵且擾及腹地，乃令劉典防徽州，湖南新募軍留廣信，扼江西，而命蔣益澧領萬人攻富陽，以規杭州。二月，水師驍將楊政謨與魏喻義蔣益澧師會，敵兵迎戰，互有勝負。四月，水師燒敵舟，直抵望江門，敵大驚。五月，授宗棠爲閩浙總督，兼權巡撫。富陽圍久不下，七月，徵法國總兵德克碑率洋槍隊會攻。八月，大舉攻城，連發炸礮，乃克之。引軍薄杭州，而令康國器魏喻義攻餘杭。太平康王汪海洋自杭州出援，國器擊敗之。益澧令高連陞屯六和塔萬松嶺，據高阜，俯瞰杭城。九月，城中敵兵出犯，擊走之。十月，嘉興敵兵大舉援杭州，爲高連陞德克碑所敗。十一月，江蘇軍復平湖海鹽。左宗棠自嚴州移駐富陽，輕騎至餘杭督戰。十二月，高連陞等數道並進，破城外敵

壘。水師亦破濱江石壘。城中敵兵大困。同時嘉興爲蘇軍所攻。海寧守將蔡元隆大懼。納款於蔣益澧。益澧受之。遂收海寧。三年正月。清軍復桐鄉。進屯烏鎮。絕杭嘉敵兵運道。劉樹元進攻嘉興。與江蘇軍合。二月。蘇軍克嘉興。德克碑以炸礮擊鳳山門。城塌三丈。敵以槍礮死拒。不克登。益澧益獎勵諸軍。二十三日。復大舉攻城。守將聽王陳炳文出戰城外。自日中至暮。清軍殺敵數千。而堅壘未克。始收軍。炳文知不能守。乘夜開北門出走。諸軍整衆入。遂克杭州。餘姚守將康王汪海洋亦棄城同走德清。宗棠移駐省城。與益澧經營善後事宜。尋復德清。降石門。全浙郡縣。以次蕩平。陳炳文汪海洋由徽州奔江西。惟黃文金楊輔清堅踞湖州。益澧進軍圍之。五月。蘇軍克長興。六月。浙軍克孝豐。獨安吉不下。而曾國荃已於是月克金陵。敵軍悉由廣德奔湖州。蘇浙軍會攻之。不克。七月。太平軍迎其幼主洪福瑱至湖州。清軍圍攻益急。福瑱出走。蘇軍浙軍連戰破敵。二十七日。黃文金銜刀狂突清軍。敗退。敵衆急啟西門遁。遂復湖州。并下安吉。文金奉福瑱走寧國縣。中途負創死。浙江平。敵軍乃萃於江西。

曾國荃圍金陵急。而李鴻章已克蘇州。時在二年十月。越月。國荃治地道攻城。勿克。李

秀成領敗衆數萬，分布丹陽、句容間，自率數百騎入金陵，勸天王棄都避難，不聽。乃貽書溧陽，約李世賢就食江西，而自留金陵主城守。國荃益募新軍，增圍師。三年正月，國荃飭水陸軍斷敵糧運。二十一日，攻克鍾山石壘，敵所署爲天保城者也。遂調派各軍分扼要隘，城圍合，敵中糧絕矣。二月，左宗棠克杭州，秀成益懼，日放婦孺出城節食，而於城內種麥濟飢。三月，鮑超攻克句容金壇，敵衆走江西。國藩令鮑超援之，金陵城周百里，敵軍於內築月圍以拒清。國荃百計圍攻，思築隧道轟之，阻於月圍，勿能進，或爲敵覺，輒死。四月，蘇軍破常州，時金陵圍師增至五萬人，餉需奇絀，而敵奔江西者日衆。江西全省罄金，向供金陵軍，沈葆楨奏請截留，專充本省兵餉，戶部議准。曾國藩疏爭，有『局勢過大，頭緒太多，論兵則已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爲無米之炊，萬一塌蹶，顛覆亦何能當此重咎』等語。政府奏撥輪船經費五十萬兩，解金陵軍營，以資散放。太平敗兵爭由廣德趨徽州，楊岳斌、鮑超皆西援。五月，詔李鴻章會攻金陵，金陵諸將以城破可計日待，恥借力於人，鴻章知其意，延不至。國荃益激諸將，以三十日攻克龍膊子山陰堅壘，敵中所號爲地保城者，遂築礮臺其上，日夜礮擊，而潛穴其下。六月十六

日地道火發。城傾二十餘丈。李臣典等蟻附爭登。守兵多反。燃火藥下燒清軍。衆稍卻。彭毓橘、蕭孚泗手刃數人。弁勇皆奮。乘城缺入。城遂破。敵兵乘夜縱火燒天王宮。因突圍走。國荃傳令閉城救火。搜殺三日夜。死者十餘萬。大小將弁三千。擒李秀成及天王兄洪仁達等。先是天王見大勢不支。乃於五月二十七日自嘆曰。吾以義兵拯同胞兄弟。今反爲兄弟敗。然數十年後。必有繼吾志而起。爲同胞爭自由者。遂仰藥死。羣臣奉幼主洪福瑱卽位。年十五六。旣而出走廣德。捷聞。清廷動色相慶。詔封國藩一等侯。國荃一等伯。李臣典一等子。蕭孚泗一等男。餘各獎敘有差。并賞賚東南各路統兵大帥。國藩自安慶至金陵。軍士得天王洪秀全屍。驗而焚之。七月。國藩親訊李秀成。供詞甚悉。卽與仁達等並伏誅。自太平起兵。始賴楊秀清。繼賴陳玉成與秀成。蔓延十六省。攻破至六百餘城之多。實滿清之勍敵也。國藩據秀成供。奏稱福瑱必死。江西浙江諸軍。皆言福瑱已出走。左宗棠沈葆楨交疏譏刺。又中外紛傳金陵宮府之富。金銀如海。及城克。絕無所得。言者亦頗以此爲口實。大功旣成。國藩奏撤湘軍之半還鄉里。并言國荃病勢日增。請開缺回籍調理。詔從之。

先是同治元年正月沈葆楨以道員超擢江西巡撫曾國藩實疏薦之。國藩圖金陵恃江西爲餉源。月撥漕折五萬兩。關稅三萬兩。葆楨任事。輒截留供本省餉需。以是不相能。蘇州之克。李秀成已遁回金陵。說天王棄城就食江西。不從。秀成乃囑李世賢先至江西以待己。二年十二月。世賢遣黨西走。三年。席寶田敗之於金谿。敵攻建昌。寶田又擊敗之。二月。杭州克。聽王陳炳文。康王汪海洋。自浙西走入徽州。擊敗湘軍。由婺源趨江西。四月。常州復。餘敵亦走江西。清廷知太平餘黨方熾。命楊岳斌督江西皖南軍。時江西省諸軍分屯撫州屬邑及衛省城附近者甚衆。六月。金陵下。幼主洪福瑱走廣德。七月。鮑超大破許灣敵軍。斬馘近四萬。進克金谿。降敵兵六萬人。宜黃崇仁新城南豐之兵。皆走圍寧都及南安。以固守得全。時陝甘軍事急。詔岳斌總督陝甘。促赴任。江西軍事專於巡撫。八月。黃文金等奉洪福瑱走浙江淳安。爲黃少春等所破。文金死。福瑱輾轉走廣信。至鉛山。爲清軍所邀。又走瀘溪。晝夜行。九月。席寶田率輕兵裹糧緊躡之。及之石城。俘斬過半。卒獲福瑱於荒谷中。磔之南昌市。汪海洋等爲清軍所逼。盡遁入福建。江西至是始免於寇警矣。

扶王陳得才之自湖北走陝西。據興安。時在同治元年十二月。次年正月。清軍攻復之。又破紫陽。二月。爲清軍所復。三月。石達開爲川軍所擒。全股肅清。八月。陳得才糾黨十餘萬。擾漢中府。布政使毛震壽師久無功。陝軍及川軍之赴援者。分道拒戰。失利。漢中城固並破。值金陵圍急。天王遣諜約令回援。遂以十二月率黨東下。三年正月。陝西巡撫劉蓉。令諸將乘勢收復漢中府并屬邑。川寇藍大順先據洋縣。與得才合。至是亦棄城走保整屋。多隆阿圍之。整屋城小而堅。攻之不能下。二月二十三日。多隆阿親登將臺。鳴鼓督戰。飛彈傷左目。猶促諸將速登城。諸將益奮。環攻至次日。夜。藍大順啟西門遁。整屋遂下。大順走入南山。爲民團所殺。傳首漢中。(或云大順前死川中。此爲曹姓。)於是川寇剷除略盡。多隆阿以傷重卒於軍。多隆阿由黑龍江馬隊從征皖楚。身經數百戰。料敵之神。罕與倫比。所得祿賜。分贍軍士。未嘗私其家人。尤以爲難。其時陳得才等已先入楚境。會合皖豫各捻。犯棗陽。爲趙克彰成大吉所敗。三月。敗捻走襄樊。不得逞。仍合太平軍蔓延楚豫邊界。衆至數十萬。官文出省督師。而僧格林沁亦自河南會師。四月初四日。至隨州。擊敗聯合軍。五月。各軍南走。至孝感雲夢一帶。護軍統領舒保

清軍肅
清福建

陣亡。旋走黃陂。距漢口僅十餘里。清軍力過之。不得逞。六月。下走至麻城。清軍攻急。遂擾蘄水。蘄州。廣濟等處。七月。僧格林沁與湖北軍合剿。殺斃甚衆。敵軍知金陵失敗。無地可歸。清兵又舉力會剿。無路可走。於是端王藍成春。天將馬融和等。紛紛乞降。先後遣散不下十餘萬人。陳得才服毒死。其川中藍二順一股。先擾楚邊。郢西大順之死。二順聲言復仇。以五月回撲西安省城。穆圖善與劉蓉會剿。敵解圍走。自後屢戰獲勝。至九月。始將全股撲滅。

自洪福瑱之擒。敵兵不得逞於江西。盡入閩境。其領袖最著者。爲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三年九月。襲取汀州之武平。永定。張運蘭爲敵所抄。敗死。遂失龍巖。敵又進據漳州。左宗棠急檄黃少春。劉明燈由衢州趨延平。爲中路軍。劉典。王德榜自建昌趨汀州。爲西路軍。高連陞自寧波泛海趨福州。出興泉。爲東路軍。十一月。福建提督林文察攻漳州。敗死。宗棠自駐延平督師。十二月。劉典軍至漳平。與敵將丁太陽戰。敗。退保連城。時李世賢踞漳州。汪海洋踞汀州之南境。曰南陽鄉。丁太陽分踞漳龍汀各屬邑。衆號二十萬。土人蠶起應之。兩廣總督毛鴻賓。遣方耀等來會師。四年正月。劉典。王德榜進

攻南陽鄉。失利。退守新泉。敵躡至。大敗之。殺傷精銳過半。二月。海洋棄寨走。是月。李鴻章遣郭松林。楊鼎勛。統軍乘輪船至閩。合圍漳州。鮑超部將婁雲慶亦自江西至武平。敵氛逼近廣東。廣東大吏遣將防邊。四月。高連陞。黃少春會蘇軍。攻克漳州。李世賢開西門遁。於是蘇軍由漳州進攻漳浦。湘軍由南靖向平和。與粵軍聯絡。并分兵永定。上杭一帶截之。而屬粵軍嚴守。由汀趨潮之路。旋漳浦雲霄詔安皆下。敵衆多降。五月。劉典擊破李世賢於永安。丁太陽亦詣劉典。乞撫。敵兵被逼。盡入廣東境。福建肅清。

汪海洋之入粵也。首破粵軍於鎮平。先是。四月間。鮑超假還夔州。所部霆軍。行次湖北金口。聞將有關隴之行。軍大譁。潰卒遁江西。入廣東。與汪海洋合。敵燄復張。海洋思迴走江西。清軍扼之。不得逞。先是。李世賢敗於永定。不知所之。海洋歸咎於王宗。李元茂。殺之以立威。其黨漸攜。六月。陪王譚福等降。七月。世賢間行至鎮平。海洋郊迎入城。乘世賢夜臥。刺殺之。敵糧漸匱。霆營叛卒與敵爭糧相殺。多降於粵軍。方耀。八月。康國器克鎮平。海洋走平遠。爲清軍所迫。輾轉入龍南。設伏敗清軍。時左宗棠出境駐廣東之大埔。九月。江西軍席寶田破敵於贛南。矛傷海洋背。殲其兵萬人。海洋復由江西走廣

結論

東繞道疾趨。十月，突破嘉應州。高連陞等還軍赴援，皆不及。宗棠促鮑超率軍入粵。時宗棠部下諸軍環州城東南，鮑超當其西面，粵軍方耀等當其西北，惟南面爲敵營。海洋傾寨出戰，清軍失利，尋復出攻黃少春、王德榜、劉典營，清軍復卻。乃選火槍逼敵前隊，敵反走。諸軍乘之，敵兵大奔，海洋中礮死。其黨推偕王譚體元，主城守事。敵知城圍將合，尋自南面出走。清軍覺，追之，至黃沙嶂，路絕險，清軍四面蹙之，敵兵膽落，環跪乞降。降者十餘萬人，體元及諸魁皆被誅。太平軍至是始盡滅。時同治四年十二月也。

太平軍之事實，既詳述如右，今更撮舉其要論列之。自滿清入主中原，漢族徧受蹂躪，於是思祕密結社，以覆滿清政府者甚衆。前此白蓮、天理，皆其儔也。而洪氏異軍特起，其初以宗教之說動人，其所往來，大率潯州一隅地。會清軍將帥不和，失機僨事，秀全遂獲永安，建號稱王。厥後北趨湖南，長沙雖以堅守未下，而岳州失守，長江之險，太平已占有之。自是順流東下，而武漢，而九江，而安慶，而金陵，僅三閱月。（武漢之失，在咸豐二年十二月，次年二月，遂破金陵。）而江南北數千里要害之地，盡爲所有。則以清軍無舟師角逐故也。都城既建，分軍爲三，一出沒金陵近旁，向榮當之。一渡江北上，由

江北繞出安徽河南山西而至直隸。（所以繞道者以江北駐大營故。）僧格林沁當之。（此股以五年四月滅於山東境內故下不復及。）一溯江西上至岳州。曾國藩當之。及國藩創辦團練。注重舟師。漸得破敵要領。當是時。士大夫之意見俱以既仕清廷。宜守尊王主義。而太平所提倡之宗教法制。又多不便。且不能無虜殺。遂認爲公敵。故一時人物從國藩者頗衆。岳州既克。連下武漢黃州。勢如破竹。則水陸依護之明效。亦人才吸集之大驗也。（陸軍將塔羅。水軍將楊彭）及攻九江。舟師陷入鄱陽。而事機一頓。乃堅守江西。回援武漢。卒賴克復武漢之師。以爲肅清江西之地。湘軍圖皖。師覆三河。而事機又一頓。卒之曾胡同心。多鮑協力。小池驛一戰。陳玉成喪膽。至是而圖皖之局始定。江南大營屏蔽蘇常。分援旁近。聲威遠出。謀略未優。向榮挫退於前。和春張國樑覆亡於後。自利張死。而蘇常連陷。浙江亦危。則正湘軍力攻安慶之際也。（湘軍圖皖始於九年八月。江南大營再潰。在十年閏三月。）逮國藩受任江督。兼膺經略。圍攻皖北之事。以弟國荃任之。而已則駐南岸之祁門。有請直搗金陵。與進規蘇常者。以阻於敵。勿能應。敵謀解安慶之圍。益分道逼祁門。力持至八閱月之久。（自十年八月至

次年三月。左鮑連戰破之。始轉危爲安。國藩移駐東流。而安慶卒爲國荃所復。於是國荃偕水師沿江直下。進雨花臺。多隆阿大捷廬州。英王授首。而軍務乃大有起色矣。然是時事勢彌迫。清廷倚任彌專。蓋始信滿之無才。而以漢攻漢之策。大可用也。故浙省破。舉左宗棠任浙撫。自皖南進師。蘇事急。舉李鴻章任蘇撫。自滬北進師。三方並進。自此敵軍之誤我以多方者。則且自疲於奔命。卒之蘇先下。同治二年十月。浙繼之。二年二月。而水師九洑州之捷。在一年五月。長江一律肅清。北渡路絕。則金陵大功之所由成。太平滅亡之所由兆也。論國藩軍略。務規全局。不急近功。初似迂緩。卒底於成。至其知人之明。亦非他人所能及。不可謂非清廷之得人。是以太平卒不能勝。而況太平軍自得金陵後。頗有驕色。又不注意北伐。及韋楊內鬩。達開遠颺。諸洪用事。秀成束手。敗滅之由。亦可謂自取之也。平心論之。太平軍中多英傑。而政治知識。與道德思想皆薄弱。其不鑒於一時人心。豈不以此哉。其他如石達開之於西南各省。陳德才之於陝西湖北。金陵克後。李世賢汪海洋之於江西福建廣東。以非全局所係。皆不暇

論焉。

第三編終

清史講義

第四編 改革時期

第二十七章 日俄之動機

中日臺灣之交涉

當太平軍及捻回衰亡之際，乃有日俄之患。因利乘便，浸淫漸入。是則繼英法而起之後勁也。先是日本航海商人，常往來於中國之東海南海各島，及港灣內，因緣貿易，而琉球人者，在乾隆朝時，其王曾受清廷冊封，稱中國屬國。日本久有謀奪之志。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十一年其人航海來閩粵，爲颶風漂入臺灣。凡五十四人，盡爲牡丹社生番所殺。臺灣自施琅征定後，久爲中國管轄地。日本人自以琉球爲其保護國，欲詰責清廷。乃遣參議副島種臣爲特使，因其國公使，訴於清政府。清政府則答以臺灣東部爲化外，置不問。日人不肯已，乃自遣西鄉從道，率兵至臺灣，討生番。清政府聞警，遂以臺灣屬己統治，不許擅討爲辭，令日本撤兵。於是日本復遣專使大久保利通來中國，與清廷諸臣議，幾致決裂。英國公使威妥瑪調停其間，卒成和議。大率所償如下。

(甲) 撫卹銀十萬兩

(乙)軍費賠款銀四十萬兩

自是而日本經營琉球益見進步。卒以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緒五年廢琉球王。設沖繩縣。駸駸乎有窺伺海疆之勢矣。

伊犁收
回條約

同時因西域回部之變。而俄人遂占伊犁。先是俄人侵略中亞細亞。既占有伊犁河外諸部地。建爲塞彌巴拉敦斯克等省。乘西域有回部割據之隙。遂入伊犁而據之。及光緒初。回酋已滅亡。清廷欲俄軍撤退。還我伊犁。俄人不允。清廷乃於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緒五年遣使臣崇厚至俄。議是事。崇厚以翌年秋達俄都。又轉而至羅覺。Tiratis 謁俄皇。達使命。遂與俄委員開議伊犁事。俄要索過奢。久之不得要領。崇厚不得已。屈意就之。據條約十八條。大略言『以伊犁一部地還清國。而南部之天臆須河流域歸俄。且償軍費銀五百萬盧布。』及崇厚還京。朝議譁然。左宗棠方主征回軍事。亦言俄人止願得二百五十萬。今驟增其數。不可許。於是下崇厚於獄。欲取消前約。俄人乃增兵伊犁。而遣軍艦游弋海上。聲言決裂。以爲要挾地。尋清政府釋崇厚。而別遣駐英使臣曾紀澤。就近往俄。締結新約。以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緒八年二月十二日。簽約於俄都。約中

重要之條件如左。

- 一清俄二國之境界。從白奇脫嶺 *Bedjin-Jaon* (中俄界約作別珍島山) 沿克爾俄斯河 *Korgos* (中俄界約作霍爾果斯河) 自此河而進。至注入伊犁河之處。更進至橫斷伊犁河。而達於南方之烏森脫嶺 *Dzoon Jaon* (中俄界約作烏宗島山)
- 二清國償還俄國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以來。占領伊犁之費用九百萬盧布。
- 三俄國於清國各地。得有設置領事之權。且俄國人民。於伊犁得有土地權。與各種貿易上所有特權。

以上新約訂定。伊犁條件得一結束。實則伊犁南部。仍未退還。而伊犁地方及蒙邊等之權利。損失甚多。俄人於是爲蒙新大患矣。

第二十八章 回亂平定及新疆之建行省

先是太平既亡。捻兵尙盛於山東。河南。及陝西等處。凡分二大股。在山東河南者爲東捻。任柱。賴文光主之。在陝西者爲西捻。張總愚主之。而陝甘之回民。與捻兵聲勢遙應。兩省大恐怖。於是清廷乃遣左宗棠爲陝甘總督。專辦陝甘境內之捻回。宗棠計分師

捻兵之
殲滅及
陝甘回
平定之

爲二提督劉松山領萬餘人。總兵郭寶昌、劉厚基各領三千人。主勦擒提督高連陞。京卿劉典各領五千人。主勦回。絕擒回合併以分其勢。屢戰克捷。而張總愚自延州南走。渡河入山西。清廷召宗棠援山西。於是擒兵趨衛輝。北擾直隸。京城戒嚴。宗棠奉旨切責。既而大破擒兵於獻。擒走山東。復殲之於荏平。擒既滅亡。始得專力於回。先是回擾陝。以任五爲首。戕殺團練大臣張芾。遣勝保往討。不敢進。回勢大盛。遂蔓延甘肅境。多隆阿陣亡。總督楊岳斌無功。清廷乃遣左宗棠還陝甘總督任。代岳斌。一意辦回。遂與高連陞、劉松山、劉典等定三路平回之策。劉松山由綏德取道花馬池。直搗金積堡。爲北路。周開錫由秦州趨鞏昌。攻鞏昌河狄之回。爲南路。宗棠自與劉典督諸軍。盡驅陝回入甘。爲中路。遂破回堡數百。斬馘數萬。同治八年二月。破董志原回寨。四月。陝西平。進兵甘肅。劉松山已趨定邊花馬池。而魏光燾、周紹濂、劉端冕出合水。寧州。正寧向環慶。雷正綰、黃鼎由董志原。涇州趨鎮原。崇信、華亭固原。李耀南、吳士邁由隴州。寶雞趨秦州。宗棠自領親兵馬步四千。道永壽。邠州。長武以赴涇。令馬德順屯靈台之上。長日里鎮。策應南北。且開賑卹。集流亡。勸民種秋糧。兵燹之地。漸有生意。於是諸路屢報捷。

天山南路
南回
亂之平
定

蘭州道始通。八月，劉松山克靈州。十一月，宗棠移駐平涼。松山因攻金積堡陣亡，命從子錦棠代領其軍。是時東自吳忠至靈州，堡寨四百五十餘。西自洪樂至峽口，堡寨一百二十餘，盡平。九年冬，遂克金積堡，首領馬化隆出降。凌遲處死。十年三月，寧夏平。宗棠令諸將進攻河州，自移駐靜寧。又移安定。十一年二月，河州平。三月，循化撤納降。夏，諸軍攻肅州西南堡壘皆下。七月，宗棠進駐蘭州省城，奏調宋慶由神木赴甘助戰。以張曜軍屯金積堡，移劉錦棠軍赴西寧。陶生林、金慶元、戴宏勝、馬步軍赴肅州。十一月，劉錦棠大破回兵於西寧大通。明年，金順、宋慶、徐占彪合攻肅州。八月，宗棠自往督攻。九月，克之，殺回民六千餘人，斬其魁馬文祿等，惟白彥虎走關外。自是甘境胥平，而新疆之兵事方始。

當進兵新疆之初，廷議以東南海防急，不如暫棄關外地。宗棠上奏力持不可，願餉糈無所出，乃借外債及商民之財千數百萬以充之。是時同治帝崩，無嗣，那拉太后與諸臣定策禁中，立醇王奕譞之子載湉。是謂德宗景皇帝。仍命宗棠督辦新疆軍務。遂於明年春，領軍出關。宗棠駐肅州調度，而烏魯木齊都統金順及提督張曜軍先駐哈密。

令京卿劉錦棠辦理營務。提督譚上連譚拔萃余虎恩等率湘軍二萬人分道由戈壁進。秋攻拔古木地克復烏魯木齊迪化州暨瑪納斯城。天山北路皆平。於是專力南路。南路城凡八。曰阿克蘇。曰烏什。曰庫車。曰喀喇沙爾。曰英吉沙爾。曰喀什噶爾。曰葉爾羌。曰和闐。而吐魯番別爲一部。實爲八城門戶。宗棠乃令劉錦棠率軍自北而南。提督張曜徐占彪率軍自東而西。增調包頭防軍五千。隸錦棠麾下。軍勢益盛。明年春。三道進攻。吐魯番達坂諸堅城皆下。旋克託克遜。至秋間。連克喀喇沙爾。庫爾勒。庫車。阿克蘇。烏什。一月之中。行三千餘里。兵威大振。蓋自白彥虎遁關外。而安集延酋阿克勃汗（帕夏）乘機自浩罕入據天山南路。與之聯合。卽南路八城是也。至託克遜城既下。阿克勃汗失衆心。遂仰藥死。時劉錦棠遣將湯仁和董福祥張俊等會軍曲惠。錦棠自趨開都河。白彥虎壅開都河水。溢百餘里。以遏清軍。錦棠率軍繞淖行。出其東。白彥虎遂走庫車。錦棠收復喀喇沙爾城。同時余虎恩亦收庫爾勒城。錦棠偵白彥虎踪跡而躡之。又收庫車。彥虎遁拜城。錦棠復擊敗之於上銅廠。遂西渡戈壁。由札木臺進薄阿克蘇。則白彥虎等已去。錦棠收復其城。是時彥虎喉安集延兵奪葉爾羌。而自走烏什。錦

棠追之。令黃萬鵬張俊等圍烏什。克其城。俘馬有才等。於是南路東四城皆下。

東四城既定。而西四城者。仍爲阿克勃汗長子伯克胡里所據。白彥虎亦助之。初。和闐會呢牙斯納款清軍。圍葉爾羌。伯克胡里大憤。與之戰。呢牙斯敗。降於清。伯克胡里遂兼據和闐。而喀什噶爾則爲其根據地。乃合葉城安酋及白彥虎。自走英吉沙爾。錦棠欲擊之。分軍三路。由烏什取道布魯特邊爲奇兵。黃萬鵬等統之。由阿克蘇取道巴爾楚克爲晉兵。均聽進止於余虎恩。以取喀什噶爾。錦棠自駐巴爾楚克瑪納爾巴什。扼葉爾羌和闐衝要。回軍知之。自相震駭。不戰而潰。安酋及伯克胡里白彥虎力鎮攝之。不能止。清軍夜攻之。入其城。余虎恩軍遂由喀什噶爾西追伯克胡里。伯克已遁俄境。殺安集延百餘騎而止。由是葉爾羌。英吉沙爾。和闐三城皆克。而西四城全復矣。俘故阿克勃汗妻女及幼子三孫戮之。又殺千餘人。於是天山南北路。一律爲清所有。

新疆改
建行省

是役也。因伊犁爲俄占領。用兩次繁重之交涉。僅得收回曲城。(卽伊犁城)訂約既定。劉錦棠建言『臣自出關辦賊。七載於茲。熟度關外形勢。固舍設郡縣。易舊制。別鮮良圖。惟將新疆另爲一省。竊不謂然。不如添設甘肅巡撫。駐烏魯木齊爲省治。改名迪化。

府。舊有參贊辦事領隊各大臣一律裁去。』詔從之。即授錦棠爲甘肅新疆巡撫。責以改建行省各事務。自光緒十年至十一年九月。而新疆南北郡縣之制大定。

凡府二直隸州四直

隸十一縣十

第二十九章 雲南回亂及教黨之平定

陝甘新疆回亂方張之際。雲南回人杜文秀者。本居永昌。後糾合蒙化之國埂回。曾起兵。衆萬餘。自下關襲大理府城。於是大理以東各回民。相率戕官以應之。全省大震。總督恆春知不敵。自縊死。而布政使鄧爾恆已擢陝西巡撫。將之任。羣回豔其輜重。劫而殺之。巡撫徐之銘不敢問。劉源灝。福濟。先後由朝命爲雲貴總督。皆不至。卒乃使潘鐸代之。時回將馬榮者。率數千人入省城。駐五華山。潘鐸自往諭之。竟被害。自是羣情洶洶。無敢言辦回亂者。

先是岑毓英以縣丞帶勇入滇。曾克趙州。湯池。南州。澂江。等地。積功至代理布政使。加按察使銜。羣回既戕潘鐸。居民大驚亂。毓英乃督兵死戰。馬榮懼。請和。毓英約巡撫徐之銘。臬使范詠春。糧道張同壽。鹽道宋延春等誓死破敵。歃血爲盟。而召降回將馬如

雲南蒙
化回起
兵

諸軍攻
克回兵

龍入援。如龍至。與城中團兵合擊馬榮。榮敗。走南寧。省城始安。毓英乃率師而東。連克
霑益。平夷。復西攻楚雄。十月。克之。又克大姚。雲南。趙州。賓川。鄧川。浪穹。鶴慶。分道進攻
大理。上下關。同治三年。春。克定遠。七月。大破回弁馬聯陞於天生關。進攻曲靖。八月。復
馬龍。九月。克尋甸。擒馬榮。磔之。迤東悉平。毓英以曲靖爲東南重鎮。養兵積糧。賴此根
據地。爲西征預備。凡二年。及勞崇光來督雲南。始定策以毓英勦豬拱箐。海馬姑之寇。
而以馬如龍專辦迤西事。以圖杜酋。會崇光卒。張凱嵩代之。稱疾不赴任。詔以劉嶽昭
爲總督。岑毓英爲巡撫。時毓英已平豬拱箐等之土寇。而杜酋引兵號三十萬。連破二
十餘城。進攻省垣。全城震動。毓英乘勝入援。連破石虎關堡壘。克呈貢。武定。元謀。祿勸。
羅次。晉寧。澂江等城。會楊玉科由四川以援兵至。毓英善馭之。玉科雅受指揮。遂遣之
引兵直搗迤西。而自督軍攻附省敵壘。悉平之。迤西軍旋克麗江。劍川。浪穹。趙州。雲南。
永平。蒙化各城。惟大理。騰越。順寧。未下。十一月。毓英督玉科等軍直薄大理城下。用地
道破之。杜酋服毒乞降。仍斬首以徇。而令各回繳械自投。各回期半年。毓英陽許之。而
令玉科選死士數百。入城受降。嚴布重兵於城外。突起來擊。凡阬死數萬。弁目二百數

十人。順寧騰越皆下。杜曾據滇西凡十八載。占領五十三城。西及四川會理。東及貴州興義。建築禁城。自擬王制。是時中原多事。清廷方有危亡之慮。雲南邊徼地。非所注意。故杜曾得久據其間。而毓英專力主勦。又得楊玉科之勁旅。卒以奏功。

杜曾既平。毓英署雲貴總督。武弁蘇開先率兵叛。據騰越。與教黨王道士考合兵。道士有幻術。自言能禦槍礮。徒黨至萬人。脅從者尤衆。先踞蓋達土司地。愚民多信其教。及蘇開先叛。互相犄角。而順寧雲州之士豪。又復響應。於是迤西大擾。永昌降人李朝。亦戕官據城以應之。時毓英入朝。遣劉長佑代之。檄楊玉科進兵。明年而事平。擒殺蘇開先等。

第二十章 安南邊事與中法戰爭

安南自乾隆朝用兵後。清廷久藩屬之。然自阮光平占領東京。謂之新阮。而廣南舊阮後裔名福映者。求法教士保護。奔暹羅。時法王路易十六世。國中方便革命軍事。未暇相助。法教士乃游說暹羅王法亞查克利。助福映爭復位。約事成則割讓化南島。且許通商自由。福映允之。及復位。既許法教士傳教。而法人責前約。且藉口安南虐待教士。

安南與
法人齟
齟之原
因

蘇開先
之起事
及滅亡

志在排外。會法帝拿破崙三世。因歐洲均勢局定。大有經略東方之野心。乃與安南啟齟齬。派軍艦至南洋。奪順化府沿岸礮台。轉破南方之西貢埠。略取交趾支那。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交趾支那之知事奇白。Duple。欲吞併東京。又因越南君民。時殺害法人。遂逼越南王以公布耶穌教。及紅河通航二事。使承允。未決。奇白遣家那 Carnier 奪據河內海防諸府。以兵守之。且開放紅河。要求上流之鑛山開採權。時法既以自由行動手段。狂擾越南。越南人不願承受。以向爲中國藩屬。可乞援助。於是中兵禍起矣。會有太平餘黨劉永福者。太平敗後走東京。徒黨尙衆。號黑旗兵。方法人之自由進行於河內也。永福大不平。東京人資之以擊法人。法人敗。是時法國政府亦頗以家那行事過恣暴。譴責之。遂於翌年三月。與越南締和約。大旨如下。

- (一) 法國公認越南爲獨立國。
- (二) 河內及其他兩地爲貿易場。
- (三) 溯紅河而上。至河內。得自由航行之權利。
- (四) 安國既爲獨立國。不得與他國有聯屬之關係。

此條約之意純然欲使越南斷絕我國之關係而漸收爲法國之保護國。當時清廷外交家不知注意。浸淫聽之。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越邊有吳終及蘇幟漢等。迭起亂事。越南王求助於清廷。清廷遣滇督劉長佑提督馮子材等。由龍州進攻。討平之。法人尙未之知。及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法人忽遣林兒 Riviere 來越南。攻黑旗兵。責越南負約。遂突破順化。清軍不能制。翌年。復與越南訂約。其大綱如左。

(一) 以東京割讓法國。

(二) 嗣後越南爲法之保護國。非法國許可。不得與他國交通。

清廷聞法越之新締約也。大反對之。一面使劉永福盡力擊法。又遣岑毓英等進擊諒山。宣光。一面使駐法公使曾紀澤與法政府交涉。不認法越條約。一千八百八十四年。

光緒十一年

李鴻章與法國艦隊長富原毅氏 Fournier 成和議。允清軍盡退出東京。讓與

法國。是年六月。法將突勒 Dyballe 至諒山鎮。時清軍諸將之守越邊者。正磨厲以須。遂突起擊之。法軍大損失。而清勇將楊玉科亦殉焉。於是法人大怒。索償金一千萬磅。清廷嚴拒之。法遂派軍艦出南洋。襲奪臺灣之基隆。分攻滬尾。清廷遣將劉銘傳拒

緬甸受
英人保
護之原
由

守基隆。擊却法軍。法將孤拔 *Courbe* 以軍艦攻福州海口。時學士張佩綸率黃超羣等駐防馬尾。相持匝月。及大戰。清兵輪燬其七。海軍艦隊幾殲焉。於是法軍破福州礮臺。燬船廠。且占領澎湖島。會法政府有和戰兩派相爭。國是不定。法軍大沮喪。而清軍方盛。劉銘傳已爲臺灣巡撫。岑毓英馮子材等亦復諒山。蘇元春敗法軍於陸岸。法軍僅守紅河口。及孤拔坐困於澎湖島而已。孤拔又傷發死。法勢大衰。法政府尙未之知。而李鴻章之和議忽成。以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六月。締約於天津。大旨承認法人占領東京。此後越南所有外交等事。悉憑法人主持。惟不賠償兵費。而於雲南邊地之蒙自等處。開通商場焉。時光緒十二年也。是謂法越天津條約。

第二十一章 中英緬甸暹羅之交涉

緬甸自乾隆朝。其主孟雲遣使入貢。後久爲臣屬。十年一貢。載在禮部。道光初。英併印度。與緬甸接壤。會緬甸侵阿拉根地。有逃人入印度。緬索之。遂與印度有戰事。英軍偪京城阿瓦。乃割阿拉根一帶地。償金二百萬磅。始定和議。及咸豐時。戰事再起。英人佔白古地。緬甸蓋駁駁入英。清廷以中原多故。不暇顧及。及法取越南。與中國激戰之際。英

滇緬界務

暹羅受英之保護得獨立

人索緬之寶石木場等廠。緬人不從。遂由印度進兵。占領緬都。滇督岑毓英奏聞。清政府遣使曾紀澤就英廷抗議。僅得英人許代入貢之約。事遂寢。而滇緬之界務始起。當曾紀澤使英國時。提議滇緬分界事。英外部曾言。英願以潞江以東地。自雲南南界外起。南抵暹羅北界。西濱潞江。東抵瀾滄江下游。其間北有南掌國。南有撣人各種。或爲屬國。或作屬地。悉聽中國之便。又爭八募商埠。略有端緒。然未及訂約。而紀澤已解職。其後延宕日久。迄未勘定。使臣薛福成又上疏言之。英人漸不肯踐前言。自光緒十七年至十九年。薛使往返力爭。僅得滇邊外土司地曰科干。又野人山毗連處一地。又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領土權。然不久即棄之。蓋清廷之統治權。向不能徧及也。暹羅亦清廷朝貢國。自法亞查克利逐鄭氏而復位。及英法既據緬越。暹羅介居其間。與英法殖民地相接。法人屢侵湄公河兩岸。以擴張越南之形勢。英亦沿湄公河上游。窺雲南邊境。勢力觸接。屢起衝突。至光緒十九年。英法始成協約。劃分暹羅所轄南掌地。而許暹羅獨立。廢止入貢中國之例。兩國均不得派兵入境。或謀特別之權利。自是法人雖屢思侵畧。卒以英人箝制。不獲逞。暹羅乃得幸存。亦銳意變法。一改舊習。至今

光緒初
當局諸
公之政
見

稱爲獨立國。實陰受英之保護也。

第三十二章 光緒初年之政府態度

那拉太后既定策立德宗。遂得第二次垂簾聽政權。時咸豐正后鈕祜祿氏尙在。名雖兩宮同聽政。實則那拉太后獨握實權也。及光緒七年。慈安太后崩。諡曰孝貞顯皇后。於是慈禧后那拉氏益專恣。時太平捻回等兵。雖迭就滅亡。而外患日迫。琉球附於日本。安南割於法。緬甸暹羅入英人之手。所謂藩封者。日削日蹙。國勢危險。情已大見。於是京外諸臣。條陳新法。力謀補救。而當時見解。俱誤以外人所恃者。船堅礮利。製造精巧而已。若學術政治。固萬萬不及中國。因此政界所主張者。大約爲左數事。一選派出洋學生。而以年幼警敏者爲及格。往往國文舊學。絕無根柢。卽貿然跋涉重洋。及歸而純然歐化。不知祖國之政治學術爲何物。蓋當時執政諸公之心理。固爲使才計。爲藝師計。爲繙譯通事計。而以爲定國是。參大政者。自有吾黨在。不勞彼輩也。故其結果。終於不得人才。且其後用非所學。益失求材之本旨矣。一經營海軍船廠。自光緒五六年間。李鴻章等全力注重海軍。購辦鐵甲兵輪。糜款甚巨。而沈葆楨等奏辦福建船廠。逮

法越事起。法兵攻馬尾。兵輪盡燬。船廠亦被焚。和議既成。仍并力修復。於是而南北洋艦隊。大致楚楚。當時識者皆謂徒具外觀。卽鴻章亦自恐不足恃。甲午之役。中東搆釁。其弊立顯。遂致一蹶不振。一設製造局。習西法操練。議者以爲西人之強。恃鎗礮而已。今設製造局以成鎗械藥彈。改練洋操。謂之新軍。則富強且立致。於是上海。山東。福建等。次第請設製造局。而以同治六年。江南上海之建立製造局爲最早。成效尙有可觀。湖北新軍亦占先着。以上數事。一時有風靡之勢。而政體更變。教育改良。種種根本上之解決。則茫乎未之有見。是以政法雜糅愈甚。積弊亦愈深。至中東戰敗。而覺悟者始漸多矣。（事詳後篇）故當時國中社會之態度亦有迷誤可嘆者。

社會之
迷誤

當時社會中自尊自大之見解方熾。雖屢經戰敗。僅詈執政之無良。措施之不當而已。絕不知社會組織之如何不完備。學業政治等之思想能力。如何薄弱。但妄冀排外功成。一戰而勝。此風腹地數省爲尤甚。實歷次教案及拳亂發生之原因也。然自五口通商以來。洋貨之輸入。已如怒潮之不可遏禦。內地居民。無不樂洋貨之價廉物美者。於是土貨日滯。而工藝損失。大受影響。轉不思有所補救。此二十年中之迷誤現狀。後此

因朝鮮
事與日
本交涉
之原因

貧弱腐敗之惡果。蓋胥造端於是耳。

第二十三章 朝鮮交涉及中日戰爭

朝鮮王李熙於同治初年卽位。其生父大院君李昞應當國。性喜保守。不與各國交通。日本不允以兵船自由駛入江華島。朝鮮開礮擊之。旣而日本遣特使黑田井上詰責江華之礮擊。與前使之拒絕事。時大院君因王妃有才幹。握政權已退隱。左議政朴圭壽等遂倡開國議。而閔氏公卿亦多主平和。翌年二月。乃謝前事。締結盟約。有朝鮮爲自主國之條。清廷固未之知也。其後西洋諸國如英法俄美等俱援日本例通商。時朝鮮多反對開放政策者。而以大院君爲之魁。國內遂分二黨。獨立黨者主持維新變法。納外國之文物。編制新軍。多贊成日本人。事大黨者務守舊法。臣事中國。而大院君欲藉此推翻閔氏。繼而以鎮兵突入王宮。欲殺閔妃。未獲。遂襲日本使館。殺兵官數人。清廷遣兵至朝。執大院君歸。日本亦遣軍隊至。要以誅首謀出償金。駐軍隊於京城。持執照遊歷內地。朝鮮均許之。清亦遣吳長慶率兵久駐朝鮮。時朴詠孝等因謝罪至日本。歸而謀變法。貴族閔詠駿以外戚主國事。不悅其說。國內又分二黨。朴詠孝金玉均等

中日開
戰情形

爲維新黨。維新黨急欲變法。謀挾外援爲助。悉殺閔族貴官。而協王行新政。乞援於日本使館。日使竹添進一郎出兵。清亦助舊黨。卒破維新黨。日軍護其公使至濟物浦。金朴等從之。是謂甲申之亂。旣而日使井上馨詰責朝鮮償金十一萬圓。日又遣特使伊藤博文至天津。與李鴻章議朝鮮事。約俱撤駐兵。以後如有不得已而派兵之事。必互相照會。此光緒十一年事。蓋中日嚴重之交涉始此也。

光緒二十年。東學黨起事。黨魁曰崔時亨。自號緯大夫。稱兵於全羅道之古阜。韓軍不能克。又告急於清。清遣海軍赴仁川。而葉志超率陸軍向牙山。然清廷於五月初一日發兵。朝鮮於初十日已有亂黨悉平之報。於是清軍將返旆而還。惟派兵之日。曾據約照會日本。日本已調遣重兵。有進無退。清軍方請兩國一律撤兵。日本忽以改革朝鮮內政爲辭。不之允。是時李鴻章頗主和議。意存觀望。日軍乘其不備。突擊清軍於牙山。是時清廷急派衛汝貴營平壤。馬玉崑營義州。而另派兵乘輪渡海。益牙山兵。僅至豐島。爲日本艦隊擊沈。死兵士七百餘人。濟遠艦管帶曰方伯謙。途遇日軍。避回旅順。而同時牙山兵亦失利於成歡。葉志超退駐平壤。然諸將反節。敗爲勝。得賞給銀二萬兩。

清陸軍
平壤之
敗

清海軍
黃海之
敗

保獎將弁數十員。海陸軍之聲威於茲喪盡矣。

日本軍進窺平壤。而清軍之在平壤者。有葉志超。聶桂林。豐陞阿。左寶貴。衛汝貴。馬玉崑之六將焉。其職位不相上下。既無節制。兵權號令。又不能統一。有紀律未諳者。有器械不備者。有臨敵恐懼者。有統兵觀望者。且有剋扣軍餉。不顧大局者。大敵乘之。焉得不敗。時日將野津由三道進攻。惟左寶貴督前陣力禦。戰歿。而衛汝貴率全營遁逃。葉志超亦懸旗罷戰。俱退出朝鮮境。初。淮軍奉軍者。俱經李鴻章訓練。日人頗憚其威名。及戰勝後。日將皆言始願不及此云。

陸軍既無立足地。而海軍之在黃海者。同時被日本進攻。提督丁汝昌率定遠。鎮遠。經遠。來遠。靖遠。致遠。揚威。超勇。平遠。廣甲。廣丙。濟遠。十二艘。及水雷艇六艘。游弋鴨綠江口。日軍亦以本艦隊及游擊艦隊十一艘。向大同江進迫。丁汝昌卽列陣以待之。遙望日艦將至。突開巨礮以攻敵。然相距尙九里。礮力實不能及也。敵軍並不應礮。而游擊艦忽從清軍左側抄襲於後。與本隊前後夾攻。黑煙蔽天。清軍節節分離。彼此不能相應。致遠艦管帶鄧世昌。見船身疊受重傷。度勢不支。然猶奮勇前進。誓死不退。開足汽

機擬與所遇之敵艦同沈。不幸遭覆溺。遂陣亡。經遠艦孤立無援。管帶曰林永升亦敢戰不卻。已擊破敵艦名赤城者。而忽遇水雷擊中。全船殲焉。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卽前逃回旅順者。當致遠經遠兩艦遇攻時。該艦亦受重傷。倉皇遁走。反自撞沈擱淺之揚威艦。卽廣甲艦亦因逃而撞沈於島石。定遠鎮遠雖能力戰。因敵艦勢猛。步步退還。於是黃海海權。遂以一戰入日人之手。而丁汝昌仰藥以殉。經營二十年之海軍。所存者。敗鱗殘甲。在在成爲痛史矣。

清海陸
軍敗後
之情形

清陸軍既退出朝鮮境。自謂可扼守邊圉。豈知敵燄方張。已渡鴨綠江。窺中國第一重門戶。則九連城是也。統帥宋慶。力不能支。九連城失守。鳳凰城繼之。日軍遂度摩天嶺。而金州大連灣。岫巖海城。又繼之。宋慶雖出萬死不顧之力。終不能挫敵軍常勝之威。於是旅順天險。有礮臺二十餘座者。亦不戰自潰。旅順既失。蓋平營口已在囊中。而對峽之榮城登州。兵烽相接。亦在敵軍之掌握。是時負傷狼狽之丁汝昌。方困守威海衛。外劉公島。又被敵擊沈定遠來遠威遠三艘。劉公島遂萬不能守。丁汝昌不得已。乃懸降旗。致書敵將。約不得傷害地方民命。仰藥死。而日軍遂入威海衛。

清政府疊接警報。知事不可爲。主戰者爲之奪氣。於是亟亟言和。先命張蔭桓邵友濂。往日人不納。乃以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日本專使伊藤博文陸奧宗光會議於馬關。始訂和約。其大綱分爲四款如下。

(一) 以朝鮮爲自主之國

(二) 償軍費二百兆兩

(三) 割讓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島

(四) 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長沙爲通商場

兩國使臣遂於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簽約。張之洞等諫阻和議。無效。及日軍收領臺灣。台民大駭。懇請收回成命。不報。乃奉巡撫唐景崧爲總統。已而撫署兵叛。焚署劫庫。景崧知事不可爲。倉皇內渡。時劉永福駐臺南。亦厲兵秣馬。謀所以拒日。兵敗遁歸。而臺灣遂永爲日人所占領矣。

當馬關約成。割讓遼東半島之事將實行。有第三國起而仗義責言。代清廷索還遼東者。則俄之糾合德法是也。初。俄人既據黑龍江。經營數歲。以爲遼東之優先利權。舍我

其誰及日人一戰有之。大恐不利於己。遂糾合德法兩國。脅日人以遼東歸我。時日人方罷兵。慮力不敵。不得已而允之。惟增索賠款一百兆。後減至三十兆。兩成議。約贖價。畢後三月撤兵。事既成。而三國以代索得地之故。市德於清。咸欲索地爲謝。清國無以拒。於是俄與李鴻章密約。得滿洲政權。並借膠州灣爲軍港。約定未宣布。德人知之。適山東膠州教案起。殺傷德之教士二。德人遂藉是爲名。突率軍艦入膠州灣。占據礮臺。兵官倉猝讓避。德遂以要求約款六條開議。大致膠澳開作租界。以九十九年爲期。而膠濟鐵路之建築權。路旁百里內之礦山開採權。悉當讓與。清廷不敢再啟兵端。一一允之。俄聞此舉。大失所望。乃變計迫清廷訂新約。租旅順大連灣二港。爲西伯利亞鐵路通過滿洲之尾閘。以二十五年爲期。凡鐵路經行處。並許俄兵保護。於是英人見德之各償所欲也。遂亦索租威海衛以均海權。租期如旅大。法在中日交涉之後。已得滇邊陸地。及鎮南關至龍州路權。今又索廣州灣。以爲南方之根據地。其時英方迫開珠江一帶商埠。法見事急。遂效德故智。突以兵艦入廣州灣。迫清廷允租。期如膠州灣。英見法之亦鑿所欲也。又藉口均勢。索租香港對岸地。廣其舊佔九龍界。期亦如廣州

灣並索九龍路權。未幾意大利亦索浙江之三門灣。清政府拒之。因自開直隸之秦皇島。江蘇之吳淞。福建之三都澳等爲商埠。以杜各國之要求。

是役也。海陸軍之虛實。一旦盡情揭露。朝野排外之氣燄。大爲之奮。雖有起而阻撓和議者。亦徒爲囂囂之論。迄無實力以爲之後盾。一般變計者。且駸駸成媚外風氣。反對之人。絕無意識。與彼不良政府。糅雜昏昧。已伏拳匪之亂階。其象至爲危險。而最可痛者。自此戰罷。各國確知清廷之情見勢拙。計無復之。於是紛紛逼索軍港。海疆要隘。頃刻殆盡。其勢正如風掃殘葉。不可收拾。此實中日戰爭前所不及料者也。

第三十四章 光緒親政及戊戌之變

那拉太后聽政。自乙亥至己丑。凡十六年間。日漸荒怠。不復如同治朝之精核。政以賄成。寵宦官。任羣小。摧士氣。剝民權。釀亂源。辱國體。種種腐敗。已不可殫述。及光緒親政。會中日戰事起。大爲奪氣。於是漸有變法之意。特太后意不欲遲遲未發。及馬關約成。各國要索軍港。國勢大挫。光緒帝乃決計變政。適主事康有爲書屢上。遂擢用之。其徒梁啓超譚嗣同等聯袂而起。光緒帝特設勤政殿。與論變法事宜。銳意革新。

戊戌之變

自戊戌春夏間維新之詔月數十下。廢時文。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親貴大臣多不悅之。而那拉太后尤甚。日遣人密偵殿廷之舉動。因是反對新政者得從而讒搆之。已積不相能。時榮祿督北洋。新建陸軍統領袁世凱能治兵。光緒帝與康梁密詔。患無權。欲聯袁世凱以抵制榮祿。藉除那拉太后之羽翼。而伸張帝權。舊臣微聞其事。乃與那拉太后謀廢立。賴恭親王力爭。事得寢。而帝與太后之感情日惡。八月。那拉太后遂聲言帝有疾。自臨朝訓政。急捕康梁等。康梁預得警信遁去。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及康有爲之弟廣仁六人被殺。其餘漢大臣自翁同龢以下。禁錮謫戍降革者凡數十人。所施新政悉反其舊。那拉太后遂幽禁光緒帝於瀛臺。而以廢立意密詢各督撫。江督劉坤一首先反對。各省紳商亦聯電力爭。議始寢。而帝權則盡剝奪云。廢立之事既沮。而那拉太后意終不慊。乃以皇上無嗣爲名。取端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以紹穆宗遺緒。載漪等於是得大用事。思有所樹立。以間執變法維新者之口。自是而提倡拳亂之禍機大動矣。

載漪等
用事

第二十五章 拳匪亂事及八國聯軍入京

拳亂前
清廷態

拳亂緣
起

那拉太后既盡反新政。於是頑固陋劣之徒。羣趨蝟集。而端王載漪等。絕無意識。又踞要津。每挾仇視外人之意。且常謂排外功成。則變法之說。無所藉口。新進少年不敢肆。而舊臣之祿位益固矣。於是載漪徐桐等。乃有倡助拳匪仇教排外之舉。

拳匪者。附和者美其名曰義和團。本白蓮教之餘派。一不軌之祕密社會也。同光之際。公行於山東境內。所至假習拳棒爲名。自言槍礮不入。巡撫毓賢者。殘忍暴戾人也。始獎助之。繼而直督裕祿。又親自崇拜。爲之設壇。至光緒二十六年。習拳之壇。已自山東蔓延京畿。毓賢裕祿爲之言於政府。載漪大韙之。那拉太后亦以爲然。於是拳匪之大師兄二師兄者。所至燬教堂。殺教民。焚鐵路電線。燒西式屋宇。四五月間。匪勢已集北京。山西境內。亦所在多有。時袁世凱代毓賢爲山東巡撫。親試拳匪妖術。破其奸以解愚民之惑。因而痛勦之。故拳匪俱北徙。恃京津爲淵藪。兆禍旣多。各國公使羣起而詰責總理衙門。時廷臣多太后載漪黨。互懷觀望。僅依違答之。而榮祿剛毅等。陰爲太后謀。欲倚義和團逐外人。以孤帝勢。而翼太后。五月初。宗室王大臣議撫勦。派剛毅趙舒翹調查情勢。歸而以此等均義民奏聞。拳匪知朝廷且獎勵已。遂益猖獗。日以殺人放

火毀損新設之路線等爲事。載漪等以爲快，或犒贈焉。拳匪遂攻外國使館，各國公使懼，急調兵入北京。許景澄、袁昶等力諫，爲載漪等矯命戕殺之。各公使聯牘詰總理衙門，支吾答復，迄無成議。而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德公使克林德先後被害矣。於是各公使以衛兵保護使館，而待援軍之大至。

聯軍破
天津

初，各國軍艦已雲集大沽口，合英、俄、日、法、德、美、奧、意八國。凡四十七艘。英將西摩爲之長，聯署投書於清將，索大沽礮臺。清總兵羅榮光不應。五月二十一日，遂開戰。大沽陷，八國兵逼天津，而西摩復於聯軍中簡輕軍自率之，急趨北京，以援使館。未至，董福祥之甘軍及載漪等統拳匪，拒擊甚猛。西摩不得達，中途折回。載漪等大得志，殺反對黨，或所睚眦，相繼就死。又矯詔徵集勤王軍，李秉衡、鹿傳霖、錫良應之。又傳檄各省，促殺逐外人。而南方各督撫不奉詔。是時各國援軍集於天津，西摩之折回軍與之夾攻。聶士成、馬玉崑苦戰二十餘日，漸以敗退。六月十七日，天津全陷。裕祿節節退守，聶士成本深惡拳匪，力主開戰，非計。因是見惡於政府，其在前敵。裕祿等每掣其肘，拳匪知之，亦戕其家屬。士成大憤，天津之敗，陷陣死之。是役也，兩軍死傷各以千計。大沽與天津

聯軍入
北京

那拉太
后挾帝
西奔

俄軍大
擾東三
省

之苦戰。實中日戰事所未有云。

天津既陷。聯軍大振。時各國兵以日本爲多。計萬二千人。俄八千人。英美各二千五百人。法一千人。德二百五十人。奧一百五十人。意五十人。外尚有陸續調往。又聯軍總統華德西之德奧美軍。不與此數。於是聯軍乘勝長驅。陷北倉。裕祿死。繼陷楊村。黃村。通州。李秉衡死。遂直逼北京。七月二十日。聯軍攻北京。二十一日。陷之。力援各公使。搜剿拳匪餘黨。畫界駐營。而一面仍調發軍隊。前往保定。攻擊以窮拳匪之窟。是時內府數百年之珍寶。盡入外人之手。而拳匪與各王大臣。亦如鳥獸散。

方聯軍之逼通州也。那拉太后知勢不支。大懼。七月十九日清晨。微服率帝后大阿哥。及宗室王大臣等出宮。由西北懷來縣向宣化府。復由宣化走太原。乃下罪己詔。遣慶王奕劻。及大學士李鴻章與各國議和。時聯軍方攻保定。守臣開門納之。布政使廷雍。爲聯軍所殺。那拉太后遂挾帝由太原走西安。假撫署駐蹕焉。至明年和議成。十一月。始歸北京。

載漪之擅權也。排外之檄。徧馳東三省。黑龍江將軍壽山首應之。時東清鐵路旁保護

之俄兵。正戒嚴以待。壽山攻哈爾賓。并由愛琿攻入俄境。俄人乃大舉敵之。分兵爲三路進發。東路由琿春。阿格司託夫將之。中路由三姓。薩哈陸夫將之。西路由愛琿。克楷哥夫將之。東路中路。長驅至哈爾賓。西路則取道墨爾根。節節進攻。七月中旬。遂陷齊齊哈爾。壽山自殺。俄軍乃大肆殘虐。驅土人盡入黑龍江。焚殺之慘。幾無子遺。既克齊齊哈爾。乃合兵入吉林。轉向奉天。所過無不劫掠。哥薩克騎兵尤殘忍。清兵及官吏。莫敢不奉命。時英德軍已於七月中旬破山海關。而關以外。悉入俄人手。乃置十八萬兵以鎮之。且挾盛京吉林兩將軍。以號令其所屬。

李鴻章銜議和全權之命至北京。俄美兩國。首先允和。次詢各國。德人要以先誅罪魁。餘亦各有要挾。各公使乃先自會議。定大綱十三條。待清政府之承諾。

(一)懲辦罪魁。

(二)公禁輸入製造軍火之物料。

(三)公私損失一律賠償。

(四)列國使館駐戍兵。其界內不准支那人雜居。

(五)大沽礮臺及北京天津間之軍備悉數撤去。

(六)有事之時，列國可任指一地屯軍，以爲北京天津間之通路。

(七)清國當特派專使赴德，唁克林德之喪，并爲立碑於北京。

(八)清國當派專使赴日本，謝殺害杉山彬之罪。

(九)改正現行之條約。

(十)整理清廷之財政，以籌措賠款。

(十一)改正總理衙門之事權。

(十二)地方官之保護外人不力者，悉革職永不敘用。

(十三)改公使入覲之儀節，務從簡易。

議既定，清政府不得已，一一諾之。於是李鴻章與慶王同爲欽差全權大臣，與各公使逐項商權。約未簽定，而李鴻章卒，以王文韶代之。至二十七年，遂成和約。維時清政府之對付此條約，與所實施者可記如下。

(一)除徐桐、剛毅先死外，毓賢、啓秀、徐承煜、斬決，莊親王載勛、英年、趙舒翹賜死，端

郡王載漪與其弟載瀾發邊外永禁。其餘處禁錮革職。永不敘用者。凡百餘人。及回鑾而大阿哥亦廢。

(三) 賠款凡四萬五千萬兩。其各地所焚毀之教堂。就地籌償者。不在此數。

(七) 以醇親王爲全權特使赴德謝罪。

(八) 以那桐爲全權特使赴日本謝罪。

(十) 以常關歸稅務司辦理。准洋鹽進口。復特派大臣先與英國改訂商約。乃裁釐金而加海關稅。

(十一) 改總理衙門爲外務部。設尙書侍郎等職。位在六部上。

其餘各款。則悉數照行。各國始交通如故。時有議卽遷都西安者。劉坤一等力持不可。略言『京師根本重地。棄之可惜。陝西自宋元明以來。屢經兵火。商稀民瘠。古稱天府。今非雄都。又與新疆甘肅爲隣。新疆近迫強俄。甘肅尤爲回藪。內訌外患。在在堪虞。』云云。事遂寢。是年十月。聯軍退出北京。那拉太后乃率帝后王大臣發西安。取道潼關。至開封暫駐。十一月。始由保定至北京。沿途供億。以數千萬金計。拳匪之亂。結局蓋如

南省未
遭拳禍

和議後
撤兵情
形

拳亂中
之秘密
會黨

是云。

方戰事甫起。南省各督撫。推江督劉坤一領銜。與商約大臣盛宣懷。合請諸國領事。互訂保護之約。各國允之。置戍兵於上海。而山東巡撫袁世凱。痛斫拳匪。不令入境。由是東南各省。得不遭拳禍。與各國生衅焉。

聯軍既以十月退出北京。而聯軍之在直隸省內者。關內則京津蘆保之路。英法實轄之。關外則俄人司之。而天津爲軍隊公管之區。時猶未撤退也。清命袁世凱爲直隸總督。與之議。二十八年春。始次第收回。是曰交路還津案。俄之據東三省也。脅盛京將軍增祺與之訂約。陰聽俄人節制。列國方守天津。亦暗相扶助。天津既還。俄亦撤兵。然保路權與轄制權。較前倍大。是曰交還東三省案。上海戍兵和議成時。江督卽請撤回。各國藉詞防亂未允。二十八年秋。始定撤回。是曰東南撤兵案。此皆拳禍之餘波也。

方是時。更有秘密會黨。因之起事者。如山西。河南。浙江。湖南。福建等處。所在焚教堂。仇殺外人。與拳匪遙應。此皆無意識之秘密會黨也。其最有勢力。而事類乎革命軍者。則變法黨人唐才常等。舉事於漢口。不成。被殺是也。才常本湖南知名士。自戊戌政變後。

憤政府舊黨之無狀。哀光緒帝之不得行其志。乃聯結同志。糾合江湖祕密會黨。密布長江上下游。將以勤王爲詞。舉事於漢口。事覺被執。不屈死。同時死者以十數。

第二十六章 日俄激戰與清廷中立

日俄有
違言

當馬關約成。俄糾德法索還遼東。卽與清廷訂立密約。有滿洲敷設鐵道。及駐兵轄地之特別權。是約李鴻章實主之。日人雖怨甚。而無如何。及拳亂議和。俄獨倡異議。藉口中俄有特別關係。欲另訂約章。日人大憤。乃合英美力阻。仍立公共條約。事既定。各國按約撤兵。而俄兵之據關東者。獨遲延不撤。日人屢促之。俄人不聽。陰主用兵。日人遂爲嚴重之交涉。折衝往返。卒不得要領。於是日人決意主戰。兩國公使俱退還本國。顧其戰線在中國及朝鮮界內。苟戰端一啓。於清廷不能無關係矣。

清韓中
立

日俄旣以爭執不下。而出於激戰。其地點則中國之關東。而朝鮮迤西南邊界也。然朝鮮自中日馬關約訂定後。號雖獨立帝國。實處俄日兩虎之蹊。於兩國戰爭。本不敢過問。而清政府則新受聯軍之創。亦不敢更問境內主權。門庭之內。聽人鬭爭。遂守局外之例。宣告中立。先是日人以交戰地域。屬於清國領土。應使清國執守嚴正之中立。是

爲最要。是不可無以勸告之。乃通電駐各國公使。畧謂『日俄紛爭。關於日本利害。未嘗不關於清國利害。然使爲我所用。則必使清國財政。愈陷於紊亂。而各國在該國貿易。亦生不良結果。或至復起排外之感情。大爲不可。因此日政府當勸之嚴守中立。且爲維時國內之秩序及靜謐。當勸之盡十分手段。且日俄俱宜尊保之。確保之。』云云。於是清廷亦通牒答覆。略謂『上諭准依局外中立之例。通飭各省。一體遵照。且命各地方嚴行彈壓。保護商民教徒。』(中略)但東三省之疆土權利。兩國不論勝負。仍歸清國自主。不得占據。』嗣日人又因聞清廷有脫離中立之風說。且以馬玉崑之行動。惹起注意。遂申第二次之勸告。清廷乃確實宣言。保無脫離中立之意。於是中立之局乃大定。

日俄既各爲軍事戰爭之準備。而日人欲爲機敏之舉動。遂於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以聯合艦隊出佐世堡港。二十二日夜半。突襲擊旅順。二十三日正午。又擊滅仁川之俄艦。至二十四日。始發宣戰之詔。俄人既經第一次之失敗。乃宣言日人違法。於是海軍之力。厚集旅順。分駐海參崴。陸軍則厚集奉天。分布朝鮮北境。及關東南部。

然日軍屢戰大捷。先以東鄉大將艦隊。全力封鎖旅順口。凡爲七次之攻擊。始克奏效。於是陸軍迭入遼東半島。九連。鳳凰。寬甸。全州。以斷俄之後援。以次海城。牛莊。遼陽。俱爲日人佔領。俄勢不支。於是大發波羅的海艦隊。爲一萬八千裡之大遠征。鼓行而東。日人邀截之於朝鮮海峽。一戰卽撲滅之。於是俄將尼來委區所統之滿洲軍亦坐困。旅順旣失。海權盡喪。而美國勸和之聲大起。因以阻日人之深入。而俄亦得速了結其戰事焉。

議和始末

日人旣承受美總統之勸告。遂爲和議之發端。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兩國允定會議地點。在美國華盛頓。乃派遣外務大臣小村氏爲全權專使。俄亦命槐脫爲全權首席。旣而改會議地點於朴子茅。日本提出議案如左。

(一) 戰費之償還。

(二) 承認韓國之主權。

(三) 樺太島之割讓。

(四) 旅順大連灣租借權之讓與。

(五)俄國撤退滿洲兵。

(六)承認保全清國之領土及開放其門戶。

(七)哈爾濱以南之鐵道讓與。

(八)海參崴幹線作爲非軍事的鐵道俄國保管之。

(九)竄入中立港之軍艦交與日本。

(十)限制東洋之俄國海軍。

(十一)沿海州漁業權之許與及其他項。

此十一款中惹俄人之抗議者爲軍費償還樺太割讓中立港竄入軍艦之交與及俄國海軍限制四問題。其後兩全權再四磋商遂撤回中立港竄入軍艦交與及限制海軍兩條而割讓樺太一節亦須日本以北半部售於俄國代價作十二億圓。先是俄帝密諭槐脫雖一錢償金決不承諾。於是售樺太北半一條又歸撤消。卒以樺太島南半讓與爲結局。而北半部以無代價還俄國和議遂成。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公布全約。是謂朴子茅條約。是役始於癸卯之十二月迄乙巳之八月。凡歷二十一月餘而戰局始

定。同時兩國雖如約撤兵。關東主權仍歸我。而路鑛森林漁業邊地各項交涉。日以棘手。蓋名爲設官統治。實同守府矣。

第二十七章 考察政治後之預備立憲及改革態度

自日俄戰爭。俄敗於日。而世界專制政體國無立足地之說。益以明確。於是清廷受種種激刺。全國人民之思想言論。俱爲之一變。反對專制之風潮。日益湧現。於是那拉太后迫於衆議。不得已。與王公大臣商定粉飾之策。乃簡命載澤。紹英。戴鴻慈。徐世昌。端方。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旋因瀕行之際。爲民黨吳懋以炸彈暗殺。徐世昌紹英不果行。遂改派尙其亨。李盛鐸二人。以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至日本東京。

先是拳亂之和約既定。卽改總理衙門爲外務部。以軍機大臣兼領之。既而又設農工商部。辦京師大學堂。改設學部巡警部。（後改民政部）官制漸有變更。又廢八股時文。試策論。且定逐科遞減之法。注重學堂。考試出洋學生。予以出身。訓練新軍。停止武科。修正法律。停止刑訊。似駸駸大有作爲。然深知內幕者。則謂有名無實。外觀徒爲紛更。內容益復腐敗。蓋粉飾之誤也。

派五大臣出洋考察

改革之始

考察五大臣自日本東京出橫濱。至美洲。以達英德。乃於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奏請宣布立憲。略言「憲法所以安國內。禦外侮。固邦基。保人民。濫觴英倫。踵行法美。今則環球君主國。無不次第舉行。如俄羅斯最強。亦以遼東戰敗。遂從民衆之請求。立布憲法。且立憲政體。利君利民。獨不便於庶官也。各國憲法。皆有君位尊嚴無對。君統萬世不易。君權神聖。不可侵犯諸條。而民間之利。則租稅得平均。訟獄得控訴。下情得上達。身命財產得保護。地方政事得參預補救。獨官吏聽上下之監督。或特簡。或公推。有一定責成。設貪墨疲冗。非上罷斥。卽下攻退。無少依違。憲法之可行如此。保邦致治。非此末由。惟開風氣之先。肅紀綱之始。有萬不可不舉行者三事。一曰宣示宗旨。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三曰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伏願特降諭旨。期以五年改行立憲政體。」云云。奏上。未決行。但一方面修律。定學校章程。從事敷衍而已。至是年七月。考察政治大臣載澤等回國。奏請宣布立憲宗旨。乃於十三日。特降諭旨。「朕奉皇太后懿旨。自開國以來。列聖相承。無不因時損益。著爲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阡危。憂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制。上無以承祖宗

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現載澤等回國陳奏。皆以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朦。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行憲法。取決公論。軍民一體。呼吸相通。博采衆長。明定權限。以及籌備財用。經畫政務。無不公之黎庶。又兼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今我國亦惟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布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章程。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釐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晰國政。以備立憲基礎。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遲速。定期限遠近。著各省將軍督撫。曉諭士庶人等。發憤爲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合羣進化之理。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儲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此諭旨在清廷以爲空前之舉動。頑固黨且譁然以爲朝廷輕信新法矣。實則紙上空言。并實行期限。渺乎未之有也。於是派載澤等編纂新官

制停止捐例。禁鴉片。改軍制。試遊學生。設政務處及編制館等。而總核大臣奕劻奏改內閣部院官制。各省官制。亦次第編訂。紛紛議憲政矣。

當時所改之官制。略可言之。(甲)內閣。有總理大臣。(此時軍機大臣名目。並未撤消。內閣責任。絕不分明。)統屬各部大臣。故各部尚書。亦稱內閣政務大臣。(乙)各部。有尚書一。侍郎二。承政廳丞二。參議廳參議二。郎中。員外郎。主事。缺額多寡不等。凡爲部十一。首外務部。次吏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禮部。次學部。次陸軍部。次法部。次農工商部。次郵傳部。次理藩部。(嗣以宣統二年。吏禮兩部方裁撤。)(丙)資政院。(丁)都察院。意以國會未開。此二者以代表輿論。監督閣臣也。(戊)軍諮府。以陸軍部之軍令司升改。(己)大理院。意以平反刑案。乃審判之最高級機關也。(庚)審計院。查京外各衙門之出入款項者也。(辛)行政裁判院。意以處理行政裁判事宜也。此外宗人內務等。實未變更。外官制則惟東三省次第實行。督撫設行省公署。署內設左右參贊。左參贊領承宣廳。右參贊領諮議廳。此外交涉。旗務。民政。提學。度支。勸業。蒙務七司。均設司使一員。至承宣廳及各司。均就所管事務。以類相從。分設各科。每科設僉事一員。其下爲

一二三等科員。交涉提學。蒙務各司。別設一二等譯官。民政司別設一二等醫官。提學司別設一二等編校官。度支司別設一二等庫官。勸業司別設一二等藝士。外府州縣則定爲三級。而以道監督之。凡府不設屬縣。與廳州皆隸於道。提法使下有各級審判廳。此光緒三十三年實行於東省者也。各省則亦漸設提法。交涉等使。勸業。巡警等道。而裁撤佐貳雜職教職等冗員。兼裁綠營兵弁。又府縣同城。或兩縣分治者。亦多裁併。至各省司法獨立官制。因當時鄂督張之洞首先反對。各省抗議者亦多。至宣統間始漸次設立。然西北邊省。則至今未能徧設也。

徐錫麟
暗殺
銘恩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督臣岑春煊等奏請預備立憲認真事。諭旨有云。『直省官制。已據王大臣議擬飭行試辦。立憲之道。全在上下一心。應如何切實預備。乃不徒託空言。宜如何逐漸施行。乃能確有成效。准各官民條舉以聞。除原許專摺奏事外。在京呈由都察院衙門。在外呈由各地地方大吏。詳加甄核。取其切實正大者。送錄代奏。此事官民既各有責任。卽官民均應講求。務使事事悉合辦法。以馴致富強。』是時清廷於預備立憲等事。雖極意鋪張。而民黨之見解。則深知宮廷積弊已重。一切更張。萬不能出於

預備九年立
憲期限之
頒定

至誠卽萬不能獲良效果。是以革命暗潮日益涌激。而孫文等之興中會。尤爲秘密社會之有力者。其宗旨專在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於是徒黨徧布。悉以排滿爲惟一手段。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安徽巡撫恩銘。滿人也。會巡警學堂畢業。洩考。道員徐錫麟。遽以手鎗猛擊。同黨陳伯平。馬子畦。助之。恩銘立斃。惜徐等未經預備。旋爲官軍所擒。被殺。清廷聞警。滿朝震悚。有因此搖動新政者。然那拉太后等甚憂排滿暗殺之行爲。諸王大臣。更人人自危。遂有七月均平滿漢之諭。略云『開國以來二百餘年。滿漢臣民。從無歧視。近年將軍都統。已不分滿漢。當爲天下所共信。現在滿漢畛域。應如何全行化除。著內外衙門。各抒所見。』在清廷之意。此諭足以羈縻天下矣。復速辦資政院。以通民情。籌教育普及。以慰民望。然徒事紛更。粉飾愈甚。而革命黨之進行。固未嘗因之少懈也。

先是六月間。派侍郎于式枚等分赴英德日三國考察憲法。先後由于式枚達壽等奏陳。宮廷知不能更事顛預。始飭憲政編查館擬定開設議院。實行憲法之年限。編查館仰承意旨。遂有公同商酌。擬自光緒三十四年起。至光緒四十二止。限定九年。將預定

各事一律辦齊。分別年限列表上陳之說。表既上。奉諭『該王大臣所擬憲法。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諭。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之宗旨。至單開逐年應行籌備事宜。均屬立憲國之要政。必須秉公認真。次第推行』云云。當時雖有一般輿論。非難期限之過久者。而政府沾沾自喜。以爲君主立憲。邦基永固。不可蹈欲速之弊也。

當時之
外交

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三年間。有外交上之紀念數事。如抵制美約。蘇杭甬路拒款。廣東有日輪二辰丸私運軍火案是也。初美人苛待華工。旋立嚴禁。於登岸時施種種侮辱。留難。國民聞之。大憤。相約不購美貨。以爲文明抵制。滬粵各埠。民氣頗盛。尋清廷諭『送經出使大臣梁誠及外務部與美政府商議。美政府已允優待華商及教習學生遊歷人等。並允於議院開時。盡力公平妥辦在案。昨據御史奏稱公憤既興。人衆言龐。難保無宵小生心。乘機竊發。恐誤大局等語。亟應明白宣示。以免誤會而釋羣疑』云云。未幾民間之團體亦漸懈弛矣。蘇杭甬者。英人要求借款代築五路之一。光緒二十四年由督辦大臣盛宣懷與之訂草合同。及二十九年。寧滬合同簽約時。曾聲明逾時已久。應請作廢。至三十一年。由朱錫恩等奏請廢約商辦。經商部奏准。業歸自辦。忽三十

三年七八月間。英使提出借款舊案。志在實行。蘇浙兩省士民聞之。憤甚。力爭拒絕。外款。外務部以交涉困難。英人堅執。幾至與國民宣戰。旋蘇浙各派代表至京。卒用轉圜之法。將英款作爲存項。部借部還。聽商辦公司用否自便。風潮始就平息。逮三十四年春間。復有日本二辰凡事。其事蓋與祕密黨頗有關係。先是署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於三十三年十二月間。接駐日偵探員密電。謂匪黨在日購運大宗軍火。請卽截拿等語。卽派寶璧兵輪管帶吳敬榮等前往。至是年正月初四日。果有日本船名二辰丸者。在九洲洋海面停泊。起卸貨物。形迹可疑。卽鼓輪駛近盤詰。並預假龍靖兵輪爲助。知恰係起卸軍火。卽喝放梯。舟人不答。且突有葡國兵輪至。往來梭巡。似將與寶璧兵輪爲難。吳管帶不稍却。率水兵以鈎攀船。一躍而過。卽向船主查問。船主頗崛強。嗣有王委員及洋員羣向駁詰。船主猶不肯稍讓。及吳管帶以海圖示之。確係中國海面。不應闖入。旣入我界。又無准單。卽爲私運。照約當船貨充公。船主始無言。而葡艦往來。似有開釁之意。於是吳管帶請船主將日旗撤換龍旗。免使葡人疑與日人破壞和約。船主允之。葡艦駭而去。吳管帶遂以二辰丸帶回虎門內。一面電告外務部。一面按照海關會

當時之
學務

審章程第二條。照請駐粵日領事前來會審。日領事不允。由外部駁難往返。日使更強硬。幾致決裂。英使調停亦無效。於是外部大餒。遽以五款了結。(一)允將卸下日旗之員懲處。并允謝罪。(二)二辰丸立即釋放。(三)扣留軍火。由備價買回。共日金二萬一千四百圓。(四)拘獲二辰丸之官員懲罰。(五)二辰丸拘留後之損失。允爲賠償。又因日本允將來如有日商裝運軍火來華。必加防範。且表明感謝之意。是役也。粵督張人駿頗有強項名。然以國勢萎靡故。外部大臣又畏事無能。其結果乃如是。可哀也已。自京師學堂開辦後。明學務者競言應從普通各學辦起。清廷不得已。乃命管學大臣張百熙。榮慶。張之洞。會議奏定學堂新章。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新章成。凡初高等小學。中學。高等學。大學附通儒院。各爲章程一冊。又蒙養院及家庭教育法一冊。又進士館仕學館等不規則之學校。亦各備章程。此外初等農商實業。附實業補習普通。及藝徒各學堂章程。中等高等實業各學堂章程。實業教員講習所章程。實業學堂通則。又以禮教政俗種種之關係。別訂學堂管理通則一冊。其奏疏論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爲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爲基。俾學生心術。一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滄

其知識。練其藝能。務使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云云。是當時辦學。仍參雜舊法。至強初等小學兒童。讀高深之經史。與私塾相去者幾希。實管學大臣等成見未融之誤也。且其時科舉與學堂並行。無論教員學生。均挾有徼倖之思想。爲害滋甚。至三十一年八月。始由直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鄂督張之洞。江督周馥。粵督岑春煊。鄂撫端方。會奏請立停科舉。以杜徼倖。諭旨允之。學校之制由是定。而考試遊學生。獎勵畢業生。出身及實官。至宣統三年方罷。是亦學校之阻力也。且出身科舉之官僚。恐舊日舉貢生員。一旦無出路也。於是三十二年二月。政務處有量予出路之辦法。而考試仍紛紛矣。四月。學部政務處會議。裁學政。設提學使。本以整飭學務。而考試優拔之事。又擾擾其強半之光陰矣。至於通飭各省。統籌教育普及辦法。亦皆以有名無實了事。貴胄學堂。尤爲虛誕。及徐錫麟事起。宮廷大僚。益猜忌學生。遂有三十三年十月。飭各學堂敦品勵行之諭。詞甚嚴厲。然督學之防閑益苛。辦學之精神亦益懈。究其弊。至於剽竊文憑。苟圖獎勵而已。故自光緒興學。至宣統間。獲效者殊鮮也。

自辛丑和約大賠款後。國帑支絀。已達極點。民間實業。亦一落千丈。商店工廠。倒閉頻仍。而清廷苛政。橫征暴斂之釐金。仍不肯撤。時停捐禁煙。歲入又減數千萬。於是議行印花稅而未果。乃仿各國公債法。而爲昭信股票。終以此失信用。由是庚癸之呼。計無復之。不得不一出於借外債。凡大借款二。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間。因甲午賠款。故。向法俄借四萬萬佛郎。又迭向英德借共三千二百萬磅。利息四釐至五釐。償還期自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以海關稅及湖北江蘇浙江各省釐金進款作抵。是謂賠款大借款。宣統三年。郵傳部因粵川漢鐵路收歸官辦。大學士張之洞簽定合同。借英金六百萬磅。利息五釐。由滙豐德華花旗東方四銀行承辦。即英德美法四國資本。而郵傳部復以改定幣制。及振興東三省實業。另借一千萬磅。於三月十七日訂定合同。是謂前四國借款。與後四國借款。此外借款甚多。第就光緒三十四年爲止言之。其額已逾華幣十四萬五千萬圓。茲列簡表以明之。

中國外債一覽簡表

內光緒十四年之俄法金款及二十二二十年之英德金款即前節之大借款也

外債種類

年度

借額

擔任

利息

償還

怡和洋行借款

光緒十四年

五十萬磅

七釐

匯豐銀行借款

光緒二十年

一百五十萬磅

海關稅

七釐

十年

瑞記洋行金款

光緒十一年

一百萬磅

海關稅

六釐

十五年

俄法金款

光緒十一年

四萬萬佛郎

海關稅

四釐

三十六年

匯豐銀行金款

光緒十一年

三百萬磅

海關稅

六釐

十五年

怡和洋行金款

光緒十一年

一百萬磅

海關稅

六釐

十五年

英德金款

光緒十二年

一百萬磅

海關稅與
關稅書

五釐

三十六年

英德續借金款

光緒十四年

一百萬磅

蘇浙鄂
皖金

四釐半

四十五年

甲公債
(庚子賠款)

光緒十七年

一千一百二十五萬零九百二十

四釐

三十九年

乙公債

光緒十七年

九百萬磅

四釐

三十九年

丙公債

光緒十七年

二千二百五十萬磅

四釐

三十九年

丁公債

光緒十七年

七百五十萬磅

四釐

三十九年

戊公債

光緒十七年

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磅

四釐

三十九年

鎊虧金款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四百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磅

山西釐金

五釐 二十年

英法金款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 五百萬磅

直隸各租稅

五釐 二十年

關內外鐵路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 二百三十萬磅

車輛收入

五釐 四十年

華俄東清鐵路借款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 七十五萬磅

本路收入

六釐 二十年

華俄正太鐵路借款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 一百一十萬磅

本路收入

五釐 二十年

比公司汴洛路借款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 一百萬磅

本路收入

五釐 二十年

英公司滬寧鐵路借款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 二百九十萬磅

吳淞路收入

五釐 二十年

福公司道清路借款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 七十萬磅

本路收入

五釐 二十年

日本新奉路借款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 三萬二千磅

他收入

五釐 二十年

京漢路借款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 四百四十萬磅

本路收入

五釐 二十年

英法銀行郵部公債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 五百萬磅

本路收入

五釐 二十年

日本吉長鐵路借款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 八萬磅

本路收入

五釐 二十年

中英公司九廣路借款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 一百一十萬磅

本路收入

五釐 二十年

粵漢路借款

光緒三十三年

一百萬磅

五釐

中英公司滬杭甬路借款

光緒三十三年

一百萬磅

五釐

英國九江鐵路借款

光緒三十三年

一百萬磅

五釐半

津浦鐵路借款

宣統元年

五百萬磅

三省及本路

五釐

我國改練陸軍發端於庚子前後。其最初改練之地。則南京直隸湖北三省是也。至光緒三十年。乃立全國陸軍統一之計畫。雖訓練日淺。然三十一年在河間府舉行北洋軍大操。三十二年在河南舉行北洋湖北兩軍大操。三十四年在安慶舉行兩江兩湖軍大操。成效頗著。外人參觀者。亦驚成就之速。故革命軍起。新軍多有力焉。又設立軍諮府。以濤貝勒管理之。而舊式陸軍。漸歸淘汰。如三十三年下裁撤八旗之詔。明年設變通旗制處。為八旗子弟籌生計。綠營兵則光緒十一年。即下裁汰之諭。然一旦遣散。安插甚難。故光緒二十七年。復有許精選若干營。教以新法之諭。於是巡防隊成立焉。此種兵隊。長江一帶為多。營勇亦漸淘汰。與綠營同。至團練兵自太平捻回等平後。更就消滅。以上四者既就老敗。乃不得不注全力於新軍。光緒三十年。練兵處奏定新軍

營制餉章。全國定三十六鎮。凡近畿四鎮。直隸。江蘇。湖北。廣東。西雲南。甘肅。各二鎮。四川三鎮。山東。江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浙江。福建。貴州。山西。陝西。新疆。熱河。奉天。吉林。黑龍江各一鎮。其每鎮軍制。大概如左表。

步隊二協——一協二標——一標三營——一營四隊——一隊三排——一隊二排——一隊三棚

砲隊一標——一標三營——一營三隊以下與步隊同

鎮

馬隊一標——一標三營——一營四隊——一隊二排——一隊二棚

工程隊一營——一營四隊以下與步隊同

輜重隊一營——一營四隊——一隊二排——一隊三棚

合兩鎮爲一軍。總計一軍。以萬二千五百十二名爲定員。戰時可每排增加三棚。惟馬隊工程隊。不得臨時增加。謂之常備軍。常備三年期滿。退居各州縣。謂之續備軍。役期亦限三年。續備退伍。謂之後備軍。加四年爲限。續備後備。俱年中演習兩次。至餉額則常備軍月四兩餘。續備減四之一。後備又較續備減半。此陸軍之大略情形也。海軍則甲午敗後。殘輪餘艦。不復成隊。光緒之季。朝議興復海軍。卒以實力不足。未能舉行。宣統元年。乃設海軍處。命貝勒載洵總其事。載洵曾出游歐西。考察一切。然亦虛糜帑項。

於實際上殊無進步也。

設海軍處於北京。設事務處於上海。凡大臣副大臣正使提督各一。又參謀官。副官。守備。機關監。主計長。主計官。祕書官。祕書官。補軍醫等。而海軍營則廣東黃浦有魚雷營。南京亦然。煙臺芝罘有海軍練習營。造船製械所則上海有江南機器局。福州有馬尾船廠。廣東有兵械廠。有火藥製造所。漢陽有槍礮局。學校則江南南京有水師學堂。煙臺芝罘廣東黃浦有海軍學堂。船渠則廣東之黃浦。江南之上海。福州之馬尾。皆有船塢。礮臺多不適用。此光宣之際。海軍大畧情形也。

第三十八章 革命軍起及清帝退位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德宗崩。二十二日。孝欽太后亦崩。德宗無嗣。遂立德宗弟醇王載灃之子溥儀爲帝。改元宣統。尊德宗后爲隆裕太后。載灃爲攝政王監國。是時廷議仍本光緒朝九年預備憲政之說。頒布遵行。而各省輿論。以日俄英法諸祕密協約既定。日本又併朝鮮。俄人增兵蒙古。英窺西藏。法伺滇邊。時局危迫。要求速開國會。縮短憲政實行期限。各省督撫亦以爲言。於是宣統二年十月初三日。下詔。許宣統

預備立
憲縮短
年限

五年召集國會。實行憲政。各省請願代表。亦遂滿意而返云。實則中朝對於憲政。徒爲粉飾之計。而慶親王奕劻執政。賄賂公行。不喜新政。屢爲言路所排擊。攝政王優柔寡斷。曲意下之。及內閣組織之議定。奕劻儼然爲總理。那桐徐世昌副之。輿論大譁。通國皆知無實行憲政之望。而革命風潮乃益急。

清自世祖入關。至宣統三年。凡二百六十八年。其覆亡原因。至爲複雜。而最初之惡感。則在滿漢待遇之不平等。私厚己族。虐使漢族。實爲總因。加以前此諸帝之極端專制。最近數載之塗飾立憲。且現今世界最大公例。專制政體。已無容足之地。凡此皆革命之良好機會。而清之所以必亡者也。若其最近之導火線。則爲鐵路國有問題。實不過借此爲動機耳。蓋革命之祕密運動。蓄積已久。自太平以來。未嘗絕迹。雖一時皆未有所成。而此仆彼興。革命潮流每激愈甚。識者皆知專制之必不可久延矣。

革命告成。肇建民國。實以武漢起義爲其首功。先是宣統三年八月初旬。湖北省垣有龍神宮搜獲鎗械之事。風聲益緊。初九日。鄂督瑞澂。迭接內外各電。僉稱革黨潛伏長江一帶。將聚鄂起事。瑞澂卽飭軍警各界。妥爲查防。十八日在漢口破獲機關數處。搜

革命緣起

武漢大舉

清軍北
來之大
戰爭

議和能
度

出名冊。多係各營新軍。勢成騎虎。乃於十九夜起事。以工程第八營左隊爲先。咸擊下肩章。袖纏白布。暗號曰同心戮力。步隊二十九三十兩標。亦相繼起事。統制以下長官均逃散。黨人直撲督署。瑞澂遂棄城遁。衆議推混成協統黎元洪爲鄂軍大都督。舉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爲民政總長。於是武昌省城全爲民軍所領。二十日。卽遣軍渡江收漢陽漢口。

清廷聞變。二十二日。詔遣陸軍大臣廕昌率兵。乘京漢專車進發。二十五日廕昌抵信陽。軍隊陸續到漢。海軍提督薩鎮冰乘楚有兵輪亦至。民軍與清軍旣相遇。連日交戰。互有死傷。會清廷詔各軍停止進攻。袁世凱請派專使唐紹儀。民軍亦公推伍廷芳。議和於上海。而共和告成矣。

南北旣議和。清之議和使唐紹儀。由鄂抵滬。與伍代表廷芳於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爲第一次開議。伍提出民黨意見四條。(甲)廢除滿洲政府。(乙)建立共和政府。(丙)清帝優給歲俸。(丁)滿人除在新政府効力有事者外。其年老貧苦者。均優給養贍。磋商再四。不能就緒。唐使乃辭職。由伍廷芳與袁世凱直接電商。同時南京政府成

立兩方均以同胞鬩牆爲非計。遂商立優待清帝遜位後之條件。(一)清帝遜位後尊號不廢。以待外國君主禮相待。(二)歲用四百萬元。(三)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四)宗廟陵寢。永遠奉祀。(五)清德宗崇陵工程。所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六)宮人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再用閩人。(七)清帝原有私產。民國特別保護。(八)禁衛軍歸民國編制。又清之皇族待遇條件。亦商權訂定。此時南北軍民。俱傾向共和矣。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時。先是南京既克。民軍亟謀統一政府。乃公推孫文爲臨時大總統。以十一月十三日。受任南京。改行陽曆。是日卽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也。遂訂臨時政府約法。及各部官職令通則。是謂南京臨時政府之成立。

優待條件既商定。清帝遂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下詔。稱奉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尙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

清帝退位及南北統一

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人之好惡。

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爲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卽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保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余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到治之告成。豈不懿歟。』由是袁世凱電告南京政府。協商統一組織法。孫文辭職。袁世凱受推爲臨時大總統。以三月十日（卽舊曆正月二十三日）受職北京。至二年四月。國會告成。袁世凱復受推爲正式大總統。東西友邦。遂一致呈遞承認民國之國書焉。

霜 猿 集 校 訂

補 註

一 冊 二 角

是集爲胡庭刻琳瑯秘室叢書之一。詠明末崇

禎時事。而於亡國之痛。尤再三致意。誠詩史也。

心史爲之補註。搜博采。引證詳贍。研究史事者不可不讀。

武 孟 編
進 森 輯

心 史 叢 刊

一 集 二 角 五 分
三 集 各 三 角

本書網羅有清一代軼事。條列舊說。詳其源委。折衷

至當。雖非犖犖大端。爲史家所必取。要於談清故者

輒有所辨正。瀏覽及之。庶劈積野史者。可無傳信傳

疑之弊。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清 稗 類 鈔

三 百 餘 萬 言

萬 三 千 餘 條

計 八 千 餘 面

訂 四 十 八 冊

分 九 十 二 類

時 宮 帝 朝 禮 考 獄 薦 箴 宗 工 稱 義 謙 才 容 師 經 方 音 胥 乞 物
 令 苑 德 貢 制 試 訟 舉 規 教 謂 藝 俠 謹 辯 止 友 術 術 伎 樂 役 巧 品
 氣 第 恩 外 度 兵 吏 知 譏 婦 風 孝 廉 情 明 會 文 迷 戲 奴 動 舟
 候 宅 遇 藩 支 刑 治 遇 諷 姻 俗 友 勇 儉 智 感 黨 學 信 劇 婢 物 車
 地 園 巡 閣 屯 戰 爵 隱 詼 門 方 燕 正 狷 雅 疾 著 藝 方 優 盜 植 服
 理 林 幸 寺 漕 事 秩 逸 諧 閥 言 忠 直 介 量 病 述 術 外 伶 賤 物 飾
 名 祠 宮 外 教 武 幕 諫 種 姓 農 敬 貞 豪 異 喪 性 驗 賭 娼 棍 礦 飲
 勝 廟 閣 交 育 略 僚 諍 族 名 商 信 烈 修 稟 祭 理 賞 博 妓 騙 物 食

每 部 定 價

洋 十 四 元

得 此 一

書 勝 讀

筆 記 數

百 部

另 製 木 箱

一 只 九 角